藝文洋海

11

1977

孤山雪景（攝影）

葉賜振作

海洋文藝　第四卷　第十一期　目錄

封面設計：夏　果

詩人外交官黃遵憲（評論）　姚　芳　二四
史湘雲（古典小說論叢）　雙　翼　四
日本今日的小說家（譯文）　何達譯　一四
（日本）坂上弘著
印度的「平行文學」（世界文學思潮）　柳玲依　三
格林兄弟——偉大的民間文學工作者（作家與作品）　杜　漸　三五
一個獨幕劇的構成（編劇經驗談）　李援華　四二
《牛》的演出體會（訪問）　丁　文　二九
建安七子與竹林七賢（文學講座）　思　嚴　八
沙洲港度假記（遊記）　錢歌川　九
柳州訪柳侯祠（訪問）　阿　凝　五
日落日出（散文）　余　盈　六四
綵燈會中（散文）　過千帆　三三

三人小品
在森林裏吃的果子　張茅　九七
秋天的高度　阮妮妮　九七
得書所想　林楓偉　九八
傾訴（詩）　何達　六三
我們的詩死了（詩）　原甸　六六
從紐約到愛荷華（詩）　秦松　七〇
友情一萬二千里（詩）　韓牧　八〇
詩二首　夏樺　七三
避風塘　外一（詩）　羅普　四四
舞蹈的孩子（譯詩）　舒巷城譯　七〇
（美）安格爾作
牛皮棠（中篇小說）　金依　七三
瘋人院前（短篇小說）　瞿明　一〇九
三婆的黑色的日子（短篇小說）　竹紫君　一一五
樑上有雙燕（翻譯小說）　杜漸譯　一五五
（古巴）吉列爾莫・卡夫雷拉・因方特作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APR 29 2026

選美（翻譯小說）（千里達）西華乃保羅作　李昕譯　九
偷（話劇）　大白　二一〇
洋行女手記（報告文學）　凌亦倩　二三五
電影與功夫（委內瑞拉通訊）　唐民　二四三

外國文訊

岡恩小說集《突破點》　寒濤　六一
英國兒童歡迎的文學讀物　秦教　六六
《薩維爾》獲去年布克獎　明華　五四
丹麥青年女詩人的新作　柳玲依　二三〇
美擬出版《二十世紀傑作》叢書　明華　二四九
坦桑尼亞出版長篇小說《血染我國大地》　柳玲依　二四四
西班牙詩人獲今年諾貝爾文學獎　艾常曼　二三四
尼泊爾短篇小說選集出版　童曼　公六

畫頁

孤山雪景（攝影）　葉賜振　封二
弓弦巷（速寫）　歐陽乃霑　插頁
馬六甲小景（速寫）　育杉　封三

*

文藝書訊　本刊　九七
文藝書訊　本刊　一〇八

雙翼

史湘雲

——命運吞噬了她爽朗的笑聲

一

《紅樓夢》所寫的女孩子中，史湘雲是一個很受注意的人物。人們談論史湘雲，主要又圍繞着兩個重點：其一，史湘雲後來是不是與賈寶玉成爲夫妻？其二，史湘雲那特出的爽朗性格。

二

史湘雲成爲寶玉妻子一說，來自有關另一種續書的傳聞。

蔣瑞藻編的《小說考證》卷七，錄有關《紅樓夢》的材料甚多。其中引自《續閱微草堂筆記》的一條：

「紅樓夢一書，膾炙人口，吾輩尤喜閱之，然自百回以後，脫枝失節，終非一人手筆。戴君誠夫，曾見一舊時真本，八十回之後，皆不與今同，榮寧籍沒後，皆極蕭條。寶釵亦早卒，寶玉無以作家，至淪於擊柝之流。史湘雲則爲乞丐，後乃與寶玉仍成夫婦。故書中回目，有因麒麟伏白首雙星之言也。聞吳澗生中丞家，尚藏有其本，惜在京邸時，未曾談及。竢再踏軟紅，定當假而閱之，以擴所未見也。」

這一條材料，魯迅先生也引用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明《紅樓夢》八十回以後的續書非只一種。除高鶚的續書外，已知者有一種是三十回本，又一種是上引的「舊時眞本」。魯迅先生說：「二書所補，或俱未契於作者本懷，然長夜無晨，則與前書之伏線亦不背。」（《中國小說史略》：《清之人情小說》）。

魯迅先生並沒有同意戴誠夫所見的本子確是「舊時眞本」，只認爲是續書的一種，這是很踏實的結論。事實上這個本子既然至今未得見，只傳聞個大概，是無從斷定它的可靠性的。這個本子雖然「與前書之伏線亦不背」，疑點却還是有的。「不背」的有二大根據：

其一，第三十一回的回目：「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因麒麟伏白首雙星」。這回書裏面，史湘雲和婢女翠縷解釋甚麼是「陰」，甚麼是「陽」。正說時，發現薔薇架下金晃晃的一件東西，翠縷拾起來一看，笑說：「可分出陰陽來了。」原來是一隻金麒麟，與史湘雲常日佩的恰好能成一對。也就在這時候，寶玉來找尋丟失的金麒麟，從他口中得知，是「前日得的」，那是清虛觀張道士送來討好賈母與寶玉的。

《紅樓夢》中，生動的細節描寫甚多，但這一個細節顯然爲作者重視，特地給予一個回目。從這回書的內容看，第一個推論應該是寶玉與湘雲日後成了「白首雙星」。

其二，《紅樓夢》裏面，可以成爲賈寶玉的婚姻對象的，除了林黛玉和薛寶釵以外，就是史湘雲。她是侯門之女，史太君娘家的人，寶玉的表妹。在小說中，明顯地寫出黛玉心中也把她算作一名可能的情敵。「金麒麟」的事，引起她心頭老大的不快，第三十二回，黛玉與寶玉嘔氣，拿話諷他道：

「死了倒不值什麼，只是丟下了什麼『金』，又是什麼『麒麟』，又怎麼好呢！」

這些，都說明在小說裏面，已經有了一些伏線，不過，伏線究竟是伏線，後來的發展怎樣，還是要看別的「線」又怎樣發展，怎樣交織而成一幅圖畫。

要是考慮到各方面的線索，就不能夠僅僅看有關史湘雲的一些線索，就作推斷的。至少，還要看看林黛玉與薛寶釵二人的線索，相互比較。

三

《紅樓夢》第五回，賈寶玉遊太虛幻境，看了冊子，聽了歌詞。這些幻境中的材料，是作者把構思好了的內容，作一預示。這一點，是沒有什麼異議的。其中有許多材料，已經在八十回中有了印證。用這些冊子中的歌詞和仙女們唱的曲子，來窺測小說的發展，應當是可靠的根據。

在這裏面，我們可以注意到幾點：

一、賈寶玉的婚姻，始終是以林、薛兩人爲主。曲子《終身誤》中明白說：

「都道是金玉良緣，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對着，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

「山中高士晶瑩雪」句，雪，諧「薛」。可見第一句的「金玉良緣」句中的「金」，專指薛寶釵。

二、關於史湘雲的曲子，（《樂中悲》），倒是特別詳細的，寫了她的身世，她的性格。也寫她的婚姻：

「厮配得才貌仙郎，博得個地久天長。」

「才貌仙郎」不能由賈寶玉專有，別人同樣可以得此評語。可注意的是「地久天長」四字，如果《紅樓夢》預定的

結局是史湘雲與賈寶玉得有「地久天長」的結局，則賈寶玉出家的定局要推翻，「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眞乾淨」的總佈局也要重新安排了。

三、冊子中史湘雲的一頁，畫面特別虛渺：

「畫着幾縷飛雲，一灣逝水」。題詞中有「湘江水逝」，後面的曲子又有「水涸湘江」，看來不是無意的重複。此畫面，此題語曲詞，都很難猜出指的是什麼，要把它聯系到與寶玉成爲夫婦，也很難。

第一點，若果成立，則史、賈的婚姻便被排斥。第二點，說明史湘雲雖然終於也要遇着「水涸湘江」的命運（至少這應是暗示不如意的生活），但在婚姻上是比較滿意的，如果「姑爺」是寶玉，這又與寶玉的發展有了矛盾。第三點，看來作者對史湘雲後來的生活經歷，心中是有了譜子的，而且可能比較曲折奇幻，所以畫面以象徵意味很濃的「雲」「逝水」來概括。可惜，曹雪芹筆底的史湘雲結局到底如何，也許是永遠解不開的謎了。

若果承認，局部應當服從全局，那麼，史湘雲的結局，作上面的推論應是可以成立的。「舊時眞本」發展了「因麒麟伏白首雙星」的線索，不知道如何處理全局的關係。

四

高鶚的續書，在處理史湘雲結局上，看來比較全面揣摸了前八十回中的各項預示，所以沒有寫寶玉與湘雲成爲「白首雙星」，不過，他也沒有猜得透「幾縷飛雲，一灣逝水」的畫謎，所以他採取的是避重就輕的寫法，這個做法是很明顯的。看，第四十九回，史鼎遷任了外省大員，要帶家眷去上任。史太君捨不得湘雲，就把她接到賈府住。自此，史湘雲在書中很活躍。可是九十四回上，高鶚一句「史湘雲因他叔叔調任回京，接了家去」，就把史湘雲送出賈府去了，此後關於史湘雲的筆墨就很少。第一百零八回出現時，已是出嫁回門了。可以說，八十回以後有關史湘雲的文字，已不是描寫，只是好歹給個交代。

高鶚筆下的史湘雲，另外有個人品不錯的丈夫。第一百六回，借婆子的口從旁說明：

「（姑爺）家計倒不怎麼着，只是姑爺長的很好，爲人又和平。我們見過好幾次，看來和這裏的寶二爺差不多兒，還聽見說，文才也好。」

這樣的處理也不能說沒有根據。第三十二回，即緊接着金麒麟的事，本就提到史湘雲的婚事定了。襲人倒茶給湘雲吃，一面笑說：

「大姑娘，我前日聽見你大喜呀。」

這話說得豪放的史湘雲也臉紅了，忸怩了，沒做聲。

高鶚的處理，欠缺的是圓不了「因麒麟伏白首雙星」這句回目，特別是其中的「因」字和「伏」字，「因」是與麒麟有關，「伏」是有條隱伏的線索，此中當有曲折的故事。

此外，還有「脂硯齋」即史湘雲之一說。說者言之成理，並從脂評中找到了許多旁證；駁者也提出了充分的理由。這是小說以外的事。我想，即使生活中的賈寶玉與小說中史湘雲的原型人物結了婚，那也不能證明小說中的賈寶玉就要與史湘雲成爲夫婦。正如小說中的賈寶玉未必沒有曹雪芹自己的一些影子，但漂亮的賈寶玉公子和黑矮胖子的曹雪芹，到底是兩回事。這方面的問題不是不值得探討，但在這裏就不多談了。

五

史湘雲後來如果不是與寶玉成親，甚至也沒有參與這場婚姻的劇烈爭奪，那麼，爲什麼作者要用很多筆墨，塑造了這樣生動的一個形象？

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史湘雲一出現，常伴着爽朗的談話聲、說笑聲。「人未見形，先已聞聲。」（第五十二回）「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嘴快了。」（第三十二回，襲人語）她和香菱談論作詩，「沒晝沒夜，高談闊論」，引來了寶釵的評說：「我實在聒噪的受不得了。」「癡癡癲癲，那裏還像兩個女兒家呢？」（第四十九回）她的模樣也有點男子氣，「偏他只愛打扮成個小子的樣兒，原比他打扮女兒更俏麗了些。」（同第四十九回）

就憑着她這不像女兒家的性格，心直嘴快，在大觀園裏，有什麼活動，她總是非常惹人注目。給人印象很深刻的是燒鹿肉，爭聯詩（第四十九、第五十回）的那一次。

下雪，大家在蘆雪庭擁爐做詩。湘雲見有新鮮鹿肉，就和寶玉商量：

「有新鹿肉，不如咱們要一塊，自己拿了園裏弄着，又吃又玩。」

果然，說了就做，他們弄了一塊鹿肉進園去，「商議着要吃生肉」（黛玉聽了說：「這可是雲丫頭鬧的。我的卦再不錯。」史湘雲鬧起來時，比寶玉還要任性。），後來改爲燒烤着吃了。寶琴這個一塵不染的姑娘，站在那裏看着笑，湘雲就笑說：

「傻子！你來嘗嘗！」

林黛玉嘲笑說：「今日蘆雪庭遭劫，生生被雲丫頭作踐了，我爲蘆雪庭一大哭。」湘雲冷笑反擊：

「你知道什麼！『是真名士自風流』，你們都是假清高，最可厭的。我們這會子腥的膻的大吃大嚼，回來却是錦心綉口。」

回頭，衆人聯句，史湘雲興致高，才思本也敏捷，果然「錦心綉口」，佳句迭出，爭着接口。形成了寶琴、寶釵、黛玉三人共戰湘雲，湘雲一面聯句，一面笑彎了腰，笑軟了，伏在寶釵懷裏，笑個不住，自己也承認：「我也不是作詩，竟是搶命呢！」

能這樣盡情地樂，在大觀園裏，也就數史湘雲。類似的情景，不只一次。

寶玉生日，不免尋些熱鬧，大家聚在一塊，行令猜拳，又是史湘雲高興的時日了。行令未輪到她，「湘雲等不得，早和寶玉『三』『五』亂叫，猜起拳來。」該她行令時，又滑稽百出，引人發笑。一回兒，盡了興，忽然不見了她。原來是：

「……只見一個小丫頭笑嘻嘻的走來，說：『姑娘們快瞧，雲姑娘吃醉了，圖涼快，在山子後頭一塊青石板凳上睡着了！』眾人聽說，都笑道：『快別吵嚷。』說着，都走來看時，果見湘雲卧於山石僻處一個石凳子上，業經香夢沈酣，四面芍藥花飛了一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亂。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蜜蜂蝴蝶鬧嚷嚷的圍着。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着。眾人看了，又是愛，又是笑，……」（第六十二回）

「憨湘雲醉眠芍藥裀」，這是史湘雲出名的一次極瀟灑的行徑，也是《紅樓夢》中一處美麗生動的文字畫。活畫出了一個樂天不羈的史湘雲。

物質生活極豐富的賈府中，精神生活上却有着一股低氣壓。秦可卿早就向鳳姐托夢談到未來沒落的日子，有心人如探春憂心忡忡。但是有史湘雲的笑聲的地方，彷彿陰霾給衝開了，帶來了一片暫時的霽天。人們讀《紅樓夢》，每每不能不爲史湘雲的言談、笑聲、舉止吸引住，爲之精神一振。彷彿她代表着樂觀的出路，無邪的生趣。在藝術形象的塑造上，曹雪芹的筆墨達到了這樣的高度！

六

然而，史湘雲眞是無憂的樂觀者嗎？

事實上並不然。史湘雲並沒有什麼堅定超脫的人生觀，可以使她對人生保持有根有據的樂觀態度。她對於社會的秩序絲毫不懷疑，與世俗的人同樣認爲男子大了，就要去應考舉人進士，談講仕途經濟，（第三十二回）。她在自己家裏也很不得意，不過，她抱着一種只看眼前光景，能樂便樂的生活態度。有一回，她和黛玉一起賞月，忽然想到能坐船賞月更好，黛玉道：

「正是古人常說的：『事若求全何所樂？』據我說，這也罷了，何必偏要坐船？」（第七十六回）

其實，黛玉引用的這句古人的話，與其說是她自己心頭的座右銘，不如說是她與湘雲在一起，受了她的感染而想起這句話來。黛玉正是很執着地追求她的理想，才有那麼多的苦惱。而湘雲口雖說「得隴望蜀，人之常情」，心中倒是得不到也一樣的樂，「事若求全何所樂」是屬於她的人生觀，是她那樂天態度的根源。

史湘雲家裏顯赫（「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但她因爲自幼父母雙亡，由叔叔撫養，個人的處境很不如意。第三十二回寶釵說的一段話，很容易引起人們誤會，以爲史湘雲家裏窮到太太小姐都要動手做女紅。其實細看就知不然：

「我近來看着雲姑娘的神情兒，風裏言、風裏語的，聽起來，在家裏一點兒做不得主，他們家嫌費用大，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人，差不多兒的東西都是他們娘兒們動手……，看他的形景兒，自然從小兒沒了父母是苦的。我看見他也不覺的傷起心來。」

寶釵的話本來說得明白，史湘雲在家裏的苦，苦在「一點兒做不得主」，（這一點，以後小說中屢次提到，特別第三十七回，湘雲信口說要做東道，事後寶釵對她說，「你家裏你又做不得主，一個月統共那幾吊錢，你還不夠使，這會子又幹這沒要緊的事，你嬸娘聽見了越發抱怨你了」。）湘雲在家裏必須做點女活，說明家裏人對這個孤女的態度。同三十二回，寶釵又道：「上次他告訴我，說在家裏做活做到三更天，要是替別人做一點半點兒，那些奶奶太太們，還不受用呢。」這就很明白了，問題是出在「那些奶奶太太們」、她「嬸娘」，要湘雲做點活才受用。

四大家族在沒落，史家也不例外。但是那個過程也必定和賈家差不多，外頭看着還是轟轟烈烈，內裏漸漸枯竭，而不是窮到要靠史湘雲做女紅。史湘雲依然是個連當票子是什麼都不知道的「呆姑娘」（第五十七回），賞月想起坐船就說：「要是在家裏，我就立刻坐船了。」（第七十六回）南安太妃來到賈家賀賈母八十大壽，見到許多姑娘們，其中數史湘雲最熟，太妃還取笑：「你在這裏，聽見我來了還不出來，還等請去！我明兒和你叔叔算賬！」（第七十一回）在在都說明史湘雲家裏還有那麼好大的架勢，史湘雲的苦處是她個人在家裏事事做不了主，不能夠像她應有的那麼爽，那麼愜意。

在這方面，林黛玉與她相似，甚至比她好一點。林黛玉在賈家還不致受到表面化的冷遇（後來婚姻大事上的失敗是另一回事），史湘雲却分明是在家受着某些壓力。她一來賈府就高興，家裏派人接她回去，她也得「眼淚汪汪的」（第三十六回）。

這樣來了解史湘雲，就可以對她的樂天態度得到兩點認識。一是她的樂天，與個人的稟性有關；二是她一到賈府，就像頑皮的猴子出了籠，無拘無束，這性格也表現得格外突出，笑聲格外的爽朗了，言談格外的多了，淘氣的花樣兒也盡情任性地使出來了。就是針線上的事，她也會因襲人央她代爲寶玉做一點而發脾氣：「我成了你們奴才了！」（第三十二回）。

人有個性，史湘雲的個性很鮮明。不過，她的爽朗笑聲，並不能驅走她的不幸，也不可能因此得到一條光明的路子。在她個人來說，她始終只能在少年時代，在賈府姊妹羣中，有過那麼一些大笑大叫的辰光，以後，就又被捲入封建時代一般的少女的命運中去了。在她個人來說，命運吞噬了她爽朗的笑聲。

七

史湘雲的性格特徵和她的遭遇，《紅樓夢》第五回中的曲子《樂中悲》，寫得很全面：

「襁褓中，父母嘆雙亡。
縱居那綺羅叢，誰知嬌養？
幸生來，英豪闊大寬宏量，
從未將兒女私情，略縈心上。
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
所配得才貌仙郎，博得個地久天長。

准折得幼年時坎坷形狀。

終久是雲散高唐，水涸湘江：

這是塵寰中消長數應當，何必枉悲傷？」

這裏面，除了最後兩句無法猜得透之外，其他的句子都很具體。「幸生來，英豪闊大寬宏量」數句，特別點出了史湘雲的性格，甚至用了「霽月光風耀玉堂」這樣美好的字眼來做比方，曹雪芹對於塑造史湘雲這樣一個爽朗性格的女孩子，看來帶着頗濃烈的感情。

就全書來說，曹雪芹寫史湘雲，各個方面都是寫到了的。她的「坎坷形狀」，寫到了；她的「縱居那綺羅叢，誰知嬌養」，寫到了；她戀着給她溫情的賈府，不願回家的情狀，寫到了；……但是這些方面，都可以說是淡墨簡筆，不大觸目地帶過。但寫到她那樂天的性格時，史湘雲的聲音、形狀，却活躍得叫人沒有法子忽畧過去，帶有極大的藝術魅力，這說明了作者在這方面下筆時的用心，以及心裏面的感情。

這感情是什麼？相信有些人傾向於這樣的解釋，即生活中有一個眞實的史湘雲在曹雪芹的生命中佔着重要的位置。寫得活，是個人感情的表現。但我傾向於另一樣的解釋：這是曹雪芹對待他眼前社會的態度的一部分。他對那個社會有所不滿，也有所期望（他多少把希望寄托在「才自清明志自高」的探春身上），但他還是正視現實的，知道消長發展的結果，將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眞乾淨」。——不過，他到底是那個圈子裏打過滾的人，對這種徹底的崩潰還是不能不有感情上的扼腕。他盼望以樂天的態度來抵消悲頹的情緒，於是一個史湘雲的形象誕生了，這個形象代表着作者的心靈的某一側面。

這個形象，朗聲歡笑，這是作者刻劃出來的爽朗的笑聲。隨後，這笑聲，又淹沒在作者自己刻劃的、一個腐朽貴族長堤的崩潰聲裏。

只有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的筆，才能夠這樣寫，這樣生動地刻劃多種多樣的人物形象，而又不忘記面對現實的總趨勢。

日本今日的小說家

（日本）坂上弘著
何達譯

這是日本小說家坂上弘在「國際作家研討會」所作的報告。在報告的同時，曾放映了有關日本社會生活的幻燈片，使聽衆瞭然於日本戰後社會對日本現代文學的影響。或可作爲關心日本文藝情況的讀者的參攷。

——譯者

前言

在日本，每天都有無數的小說在寫作，在印刷。根據每月給我送來的書刊評介，每月有二十部到三十部精裝的小說，十五部到二十部平裝的小說出版。其中有的是嚴肅的小說，有的是通俗的小說。同時，我們還有十種嚴肅的文學的月刊和季刊。這些文藝雜誌，並非商業性的，每種銷數在一萬五千份之下。有五種通俗的文藝雜誌，它們的銷數有二十萬份。此外，在十種以上的週刊，和大約五十

種新聞紙上，每天都有一些小說刊出，或長或短。此外還有個別小說家的所謂「全集」，老作家的，新作家的，多得很。而且還有大量的兒童文學，以五、六歲到十四、五歲的男孩女孩爲對象。

請不要見笑。我相信，在世界上，恐怕沒有人像我們這樣愛看小說。

自然啦，我們國內每天消耗的這麼大量的小說，幾乎反映了現代社會的所有各方面。但是，我不認爲在寫作這方面的繁榮，是眞有什麼意義。這種寫作方面的繁榮被認爲是大衆傳播發展的成績。這種大衆傳播都集中在東京。這對於大型雜誌的作者是不幸的，因爲他無法直接面對他的讀者。

這些小說大致可以分做兩種：通俗文學和嚴肅文學。通俗文學包括色情小說、歷史故事、偵探小說、滑稽小說等等。大量的羣衆，都喜歡看。但是說實話，眞正的文學作品，並非由於讀者多少，也非是由於它們的素材而決定的。

嚴肅文學的讀者，比通俗文學的讀者少得多。但無論如何，嚴肅文學的壽命，又遠比通俗文學長得多，因此從長遠看來嚴肅文學的讀者也並不少。嚴肅文學的讀者，是指那些把小說當作藝術品來愛，並非當做每日的消遣娛樂。

幾乎所有作家的目標，都想以這批嚴肅文學的讀者爲對象。一個作家可能具有兩種才能。他能夠寫作消閑的作品，或者寫作嚴肅的小說。這要視乎他語言的風格。如果他語言的風格適宜寫消閑的作品，那麼，他就會去寫它。但是實際上，他不能夠同時兼寫兩種文藝，因爲他的風格只能被某一類的讀者所欣賞。眞誠的讀者，對於嚴肅的文學，經常有三種要求：風格的美，大自然與人生的美，以及生活本身的美。當一本小說兼具有這三種美時，日本的讀者就認爲它是現實的。現在讓我對於這三種因素略作解釋。

風格的美

日本的讀者覺得一種美的風格，無論它是簡單的或是複雜的都能夠表現作者獨特的人格。例如川端康成的風格，和其他的作者都不同。他的眞正的價值，在於他有他獨特的風格，去解釋他的世界，他的風格是富於想像的，但他也描述自然。另一個例子，是志賀直哉，他的句子很美、很簡潔。他的文句現在被採用在中學的語文課本中。

自然與人生的美

日本的讀者覺得一種美的描述中，大自然與人的心智是互相交融的。當他能看到一個人物的內心衝突時，他便覺得這樣的描述很美。換句話說，讀者看到一個人物在努力理解自然與人生的關係時，他們便覺得這個人物也很美。讀者在欣賞大自然與人的心智互相作用時，他們便說這部小說很美。在這方面，日本現代的文學是受了一種傳統詩體的影響的。

生活本身的美

在一部小說中，日本的讀者看到一個人物依照他對生活的堅定的信念而行動時，無論他是否合乎道德標準，他們便覺得這種生活是美的。自然啦，道德的標準也是因時而異的。這裏講的「生活」，我並非指「生活方式」。如果有人問我，這裏講的「生活」，究竟是指什麼，我就要說：「如此這般的人物，是道德的呢，還是不道德的呢？」而且，「他或她究竟有什麼問題，他或她怎樣解決這些問題？」

今日的日本讀者，基本上對這些問題都很關切。日本讀者的興趣，在於當人物行動時他是怎樣想。換句話說，讀者很關心書中人物是否會問他自己這樣的問題：「我是誰？」一個人物能夠這樣審視他自己，日本的讀者就認爲他是美的。如果讀者發現一部小說中，兼具上述的三種美，他就覺得這部小說是現實的，因而就把它當作是一部藝術品。

請設想這兒有一位典型的日本的讀者。在十歲到十三歲的時候，他閱讀兒童文學作品；在十四歲到二十歲的時候，他閱讀嚴肅的文學作品；在二十歲到三十歲的時候，他閱讀通俗的文學作品；三十歲以後，他或者專讀通俗的文學作品，或者專讀嚴肅的文學作品；但是他在年老的時候，總是要回到嚴肅的文學作品中。因爲一個人在年事漸長時，他就變得足夠的成熟來認識他自己。

當我們寫作時，我們要有我們自己的讀者的形象，我們是在爲着他們寫作；這就意味着這個作者能夠審查自己的作品。如果他的讀者忽視他的作品，他就要放棄寫作，或者開始更加仔細地去觀察他的讀者。我相信，當我寫作時，一個嚴肅的讀者羣對我是十分重要的。

一、今日的日本社會

山川方夫（一九三〇——一九六五）寫的短篇小說：《護符》，十二年前在《生活雜誌》發表，是介紹現代日本文化特輯中的一篇作品。這個特輯，介紹這個短篇小說，把它當作現代日本短篇小說的代表作。

《護符》這篇小說，有效地表現了日本白領階級的日常生活。小說的主人公跟他的妻子住在一種新型的公寓住宅中，這種住宅是日本在二十年前所未見的。他的生活，對於我們的中產階級來說，也是有代表性的。

可是，在他的現代化的公寓裏，他忽然失掉了他自己的本體。因爲在這樣的一個現代化的公寓裏，每一個人過的都是極端相似的生活。他發現在這公寓的同樣大小的空間，每個人吃着極其相似的飯餐，在同樣的時間做愛然後就到洗手間去。

有一天，他看到一個非常像他的陌生人，走進他自己的公寓。因爲這個陌生人的一切，跟主人公自己是如此地相似，他的妻子並沒有發覺這個「回家」的陌生人並不是她的丈夫。

她以爲那是她的丈夫，她仍然繼續在厨房中煮飯，甚至於也沒有回頭望一下這個陌生人的臉。最後，這個陌生人終於發現他走錯了房間，他住在E——三〇五號，小說中的主人公住在D——三〇五號；但是嚴重的是這個陌生者進入主人公的寓所之後居然並沒有發覺自己的錯誤。在主人公寓所之內，總有些事物跟他自己的生活不同吧。

這個喜劇式的事件，使主人公考慮到：「他的本體是什麼？」與「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它？」這是幾乎所有現代的日本人所面對的問題。

爲了避開這個難題，小說中的主人公爲他自己開始了一種特別設計的行動，他開始把一些炸藥放在他的公事包裏。他的想法是這樣：因爲在世界上，不會有人把這樣的東西放在公事包裏，這種特殊的行動可以使他成爲一個眞正的獨特的人。可是，有一天，他從收音機中聽到新聞報告，有一個人也是跟他一樣的「奇怪」，或者一樣的「獨特」。那個人，收音機說，在公事包中携帶着炸藥，因失誤而在公共場所爆炸。因此，主人公又失掉了他的本體，毫無所得。

由於他的日本式的詭異的風格，我們可以把山川方夫的作品，歸入於嚴肅的文學。主人公所受到的困擾的眞實

性，被日本的讀者非常滿意地接受了。這個主人公可能在智慧上和情緒上不大正常，但還是得到了讀者的同情。

《護符》這篇小說向我們提示了日本社會中每一個成員的逼迫性的問題：那就是標準化。很容易理解，這個故事看來可能很像通俗小說，但它的內容是嚴肅的。大約二十年前，我們的作家們已經意識到標準化的問題，而且開始尋找一個有意義的方式在這個世界中生存下去。

二、今日日本小說家略述

山川方夫，死的時候才三十五歲，是屬於戰後的一代——二次大戰之後的日本的「迷失的一代」。我們的「迷失的一代」，包括自野間宏到山川方夫一批作家。

在二次戰後第一批出現的作家，包括野間宏（一九一五——），梅崎春生（一九一五——一九六五），與大岡昇平（一九〇九——）等人。他們具有戰爭的共同經驗，他們被迫參加戰爭。在「迷失的一代」中較爲年青的包括三島由紀夫（一九二五——一九七〇）和安部公房（一九二四——）等人。在戰時，他們都在大學裏讀書，準備即將赴死。但是戰爭結束了，他們的生命失掉了意義。日本的讀者在這一批作者的作品中，深深感到一種無政府主義的情緒。

不管怎樣，有些別的小說家，堅持地認爲我們必須重新掌握我們的日常生活。自二十年代之後，在日本的文學界中，曾經有過許多小說家描述他們日常生活中的細小的事件。帶有這種强烈傾向的作品，被稱爲「私小說」。那些堅持要重新掌握我們失去的日常生活的人，都屬於「私小說」的傳統。這些小說家認爲無論二次世界大戰帶來了多麼巨大的改變，日常生活中的要素必須永不改變。因此，他們相信他們唯一可能的道路，就是描述那沒有改變的日常生活。

一批在戰後立即出現的「私小說」的作者，被稱爲「第三種新人」，其中包括安岡章太郎（一九二〇——），小島信夫（一九一五——），吉行淳之介（一九二四——），三浦朱門（一九二六——）。

在六十年代，另外一批出色的新作家出現了。他們包括大江健三郎（一九三五——）與開高健（一九三〇——）等人，經常被稱爲「內省的一代」。他們跟那些專寫那種傳統的「私小說」的「私小說家」不同，因爲他們生活在

現代的社會裏。最大的分別在這裏：以前那些「私小說」的作者像志賀直哉，認爲最好的寫作方法是去描述一個人的眞實生活，不加以任何改變。但是年青的一代，特別是在戰後成長的一代，並不相信像「私小說」作者們想的那麼簡單。即使他們通常也像「私小說家」那樣觀看人生。

他們跟我是屬於同一代。他們具有一種不尋常的經驗，都是被投入當前日本的社會潮流，一種熱衷於技術革新和經濟發展的潮流。他們幾乎全都曾經在大企業中工作過，因此，他們親眼看到一個急速改變的社會中的許多問題。我想這也許是有趣的事，所有我這一代的小說家，都曾經做過白領階級。在我這一代以前，幾乎沒有一個日本小說家除了長期寫作之外，還有另外的職業。和這相反，「內省的一代」的作者，因爲曾在工商業中工作，他們除了知道我們的比較狹窄的日常生活之外，也知道社會眞正是怎樣地發生作用。因此，不管他們也具有「私小說」的傳統，他們的眼界比「私小說家」們要寬闊得多。

但是由於他們所具有的傳統，他們在文學上的努力往往集中於內在的世界多於外在的世界。他們既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也不是實用主義者。他們並不是反社會的；但是他們也不依靠任何現成的社會思想。他們唯一相信的，是人類的內在的世界。像山川方夫所寫的，我們社會的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外在的部份實在都已標準化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實在都已破滅了。家庭的制度，被個人主義所代替。在目前的情況之下，重要的是去鞏固人的內在的世界。抱着這樣的信念，我這一代，「內省的一代」，嘗試着去描述那個內在的世界像去描述一些非常寬闊而又雄厚的事物。他們因而嘗試着去創作一幅人類美德復興的畫圖。

三、私小說和我的短篇故事

在現代日本小說中，「私小說」還是一個主要的潮流。要充分地解釋這種傳統的寫作方式，是很不容易的。而且「私小說」中的佳作還沒有向西方介紹過。甚至我們日本的近來的批評家們，也說這種寫作方式，是日本小說所特有的，而且還是有害的，因爲他們拒絕進入現代小說的發展階段。不管這樣的評論如何地不利，仍有許多「私小說」在寫作，在刊行。

自從明治時代以來，「私小說」接受了許多歐洲文學與哲學運動的影響，成爲我們日本現代文學中的一部份。

現在年青的作家們在寫現代的小說，用現代的方式，跟美國的與歐洲的小說一樣。但是年青的作者們也不能避免「私小說」所提出的問題，因爲他們也全都面對着西方作家們同樣的的問題。那就是：「什麼是自我？」

我認爲「私小說」並不像批評家所說的那樣特別，因爲所有工業化的國家，現在都生活在同樣的處境中，在那種處境中，一個人的自我經常遇到消失的危險。

而且日本人民過去在歷史中的處境，也不見得怎樣特別。從明治時代到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我們曾經想盡辦法要趕上西方的列强，而且保護我們自己，對抗他們的經濟的與政治的進攻。現在我們仍然面對着這個巨大的問題：怎樣可以在電腦時代和平地生活着，承認這種事實，我們沒有原料來製造工業品。今日的作家們不能不去思考我們社會在過去一百年的變遷。這些變遷影響了作家們的生活方式，而他們就寫那些有關他們的被毀壞的生活。

但是，確實地，也有另外一種思想的方式，一種傳統的方式，就是：一個人怎樣可以生存（或死亡）像一個自然界的物體。這個傳統的問題在日本的人民與日本的文學中，很容易找到的。年青的作者們包括我自己在內，經常思考他們「自我」的兩個方面：怎樣適應日本社會的變遷，同時怎樣在大自然中生活。

讓我講述我近來作品中的一個例子，它表現了現代生活中的一個問題。這是我最近發表在一個日本文學雜誌中的短篇小說。在去年晚秋的時候，我得到了一個意念。我忽然記起我祖母的悲哀的面孔。但仍然沒有故事，但這個形象越來越强烈越鮮明。我粗略地記了下來，放在我的抽屜裏。過了一年之後，我把它拿了出來。我想我要描述她的奇特的面孔。我想我可以給她的面孔一些意義。因此，我就開始寫作。

在這故事中的中年人，是我自己。我想表現我思想的某一方面。我想起我童年看到的我祖母的憂傷的面孔，並且回憶起很久以前的一些生活細節。我需要許多細節來表現她的感情。在我記憶中，我挑選了一些事實來解釋她的悲哀的面孔。我發現她的表情是她周圍的人們所造成的，她的家庭。我想這一定與家人對她的態度有關。他們跑到城市去，對她毫不關心，毫無幫助。他們背棄了他們的母親，把她拋棄在孤獨裏。唯一對她有感情並沒有背棄她的是我的一個最年青的叔叔，他是一個有精神病的人。

印度的「平行文學」

柳玲依

近幾年，印度文壇出現了一種「平行文學」，其倡導者是印度作家克默萊歇爾。「平行文學」的含義似乎在主張文學要與社會意識、社會生活、社會經濟「平行」。許多文藝評論家認爲：這是七十年代初出現的一種文學思潮，反映着生活在印度底層者對文學的要求。也有人認爲這不成一種思潮，而只是一些人標奇立異、別出心裁，或提倡「口號文學」的產物。但是，這種文學實際上還在發展。

「平行文學」的產生和形成，源自六十年代初。其時，印度文壇跑進了一些來自馬拉提語區落後鄉村和城鎮貧民窟的年青作家，他們寫出了反映「賤民」生活的文學作品，引起社會上有識之士的注目，有了不同的反應。這些作品從晨星若現到大量增多，逐漸形成獨具風格的流派。迄至一九七二年，克默萊歇爾寫了十幾篇同類的印地語短篇小說，滙集題爲《平行小說集》出版，這就是第一次提出了「平行文學」的口號。嗣後在他主編的文學雜誌《薩利卡》上陸續發表屬於「平行文學」的短篇小說；在印度時代出版社出版「平行文學」小說選。在克默萊歇爾的推動下，孟買、卡蒲耳、瑪都等各地相繼召開了「平行文學」作家會議。特別是一九七五年在喀拉拉邦和馬德拉斯舉行的第四次「平行文學」作家評論家會議，參加的不

僅有印地語作家，還有馬拉提語作家以及另外七種地方民族語言的作家數十人。會議討論了「平行文學」的創作思想、內容及作家的社會職責等。同年，克默萊歇爾還召開了一次電影創作會議，提倡「平行文學」的電影創作。

這樣，「平行文學」這一口號和所代表的思潮，已不再局限於印地語文學中，而在北部、西部、中部及南方各主要語種地區傳播着，不僅在短篇小說，而且在詩歌、電影和戲劇中也引起了反響。

「平行文學」的作品主要寫農村題材，反映印度農民受官吏財主們的奴役、殘踏、買賣和殺戮，以及由於天災人禍而破產，淪於赤貧的眞實情景。現將部份作品介紹如下：

《乾旱》，節·維勒地作。描寫雨季大旱，田地龜裂，莊稼枯萎，而城裏商人正做着雨的生意，搞人工降雨，或把城裏的髒水賣給地主老財們。窮苦的農民沒錢買水，孩子沒有水喝，更沒有奶喂，但財主却用牛奶在洗澡。一家自耕小農戶被逼得走頭無路，只好賣田，但做母親的不同意，因爲這將使他們下降到「低種性」的階層，女兒會嫁不出去的。最後，父親還是忍痛賣了田地，變成一個出賣勞力的僱農。

《兀鷹》，拉·蘇尼作。作者以第一人稱描寫目擊的旱災情景。在印度遼闊的原野上，一羣兀鷹正在啄食鮮血淋漓的人體。兇惡的兀鷹在呻吟的飢民上空盤旋着，不斷襲擊着奄奄一息的人們。一個小女孩呼天喚地搖動着快渴死的父親，她跪倒在拉·蘇尼面前，懇求幾滴水。一個快要分娩的婦女還沒有停止呼吸，但兀鷹已啄開她的肚子，把嬰兒叨出。拉·蘇尼想用棍棒驅走那羣兀鷹，但鷹羣向他襲擊，逼得他退走，眼睜睜地看着那個婦女被活生生啄死。作者以滿腔的悲憤控訴：總有一天要懲罰這些吃人的兀鷹！這裏的「兀鷹」是若有所指的。

《女人的尊嚴被剝奪》，馬拉提語作家般度·瑪特沃著。描寫一個村長鑽進一個「賤民」寡婦的房間，企圖强姦。婦女呼救，親屬聞聲趕來，這時村長恬不知恥地說：「你們是低種性，我給了她榮譽，她應該報答我，你們也應該給我榮譽，否則我將她拉去遊街。」過了幾天，那個寡婦去河邊打水，突然從灌木林中竄出幾個漢子，硬說她偷了他們的穀子，把她的衣服脫光，用鞭子抽打，並把她拖到村裏遊街。這時，村長正在家裏主持召開「維護眞理社會」的大會，參加大會的老爺先生們出來看熱鬧。一位老人看不過眼，責罵這羣喪盡天良的衣冠禽獸，後來才把

她放了。那天深夜，寡婦帶着兒子含淚離開了村子。

《第三次呼吸》，格姆達納培著。描寫由於城市發展，新杆橋落成，一個幹了二十多年的看守道口的鐵路工人將被逼失業。故事的尾聲是：一面在慶賀杆橋落成典禮，人聲喧鬧，一面這個老鐵路工人癱瘓在床上，眼睜睜地聽着一列列火車在轟鳴聲中奔馳過去。

《最後一塊土地》，印地語青年作家依・什利夫作。描寫一家農戶兄弟三人商議賣掉父親留下的最後一塊土地。兩年前大哥因母病借錢買藥，負債一千六百盧比，利上滾利，現在已達四千七十二盧比。結果那塊地賣了四千八百五十盧比，還清債務，扣掉手續費，僅剩下一百四十盧比。大哥拿着這點錢，凄慘地說：「我們必須把父親的地再買回來……這全靠你們兄弟倆啦！」小弟憤慨地叫道：「除非大哥掏出債主的心，二哥把惡霸的脖子扭斷，我把他們撕成碎片……那時我們才能把田地掙回來！」故事在遠方傳來的雄鷄高唱聲中結束。

以上介紹的「平行文學」作品，遠不能概括它的全貌，但可以看出這些作品的基調是對現實的不滿、憤慨、呻吟、控訴。可以說是一種暴露文學，它若干地反映出印度現實的一定側面。一位泰盧固語作家說，他們要創造反映現實的作品，生活是他們的創作源泉。但也有人說，「平行文學」只是一種改良派的文學。說法不一。

不管印度文藝評論家對「平行文學」持有種種不同的意見和不同的看法，但「平行文學」在印度文壇中已佔有一定的位置，擁有一定的讀者，並反映出印度文壇的一種新動態，則是無可置疑的。

下期部分篇目預告

幼年殘迹（散文）　黃東平
行囊（詩）　原甸
甘草演員（小說）　海辛
老詩人阿歷山大（作家與作品）　錢歌川
不眠者的獨語（詩）　韓牧
委內瑞拉遊札（散文）　唐民
隨筆三題　陳浮
阿叔（小說）　陳不諱
哀鳴的漂鳥（詩）　秦松
依利雅斯的故事（翻譯小說）　李昕
夏戀餘情（散文）　江映瀾
買樓記（小說）　東瑞
日本文訊　岑春草

詩人外交官黃遵憲

姚芳

梁啓超的《飲冰室詩話》，是通過文藝評論的形式，以談詩論人的手法，宣傳維新派的觀點。因爲有其明確的立場與意圖，評論只是一種手段，從主觀出發而揄揚過當，在所難免。但就當時而言，作用還是好的。其中着意推許黃遵憲，不但佔的份量很多，而且評價很高。黃遵憲以詩知名海內外，和梁啓超的大力介紹不無關係。在《飲冰室詩話》中說到黃遵憲的，如第四條：

> 近世詩人能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當推黃公度。丙申、丁酉間，其《人境廬詩》稿本，留余家者兩月餘，余讀之數過；然當時不解詩，故繙法淺薄，至今無一首能舉其全文者，殊可惜也。

這大概是他初接觸黃遵憲詩的事。丙申、丁酉，即戊戌政變前，當時黃遵憲已五十歲（丁酉），梁啓超才二十四歲，他是對黃詩很傾倒的。「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可說是很有見地的說法。當時還沒有新詩，只能是舊詩的形式，而黃遵憲不論在造意上或語言上都衝破了傳統的樊籬，發揮了較大的作用，遠遠超過了同代的詩家。《詩話》第八

條介紹二千多字的長詩《錫蘭島臥佛》，說：

> 中國結習，薄今愛古，無論學問文章事業，皆以古人爲不可幾及。余生平最惡聞此言。竊謂自今以往，其進步之遠軼前代，固不待蓍龜，即並世人物，亦何遽讓於古所云哉？生平論詩，最傾倒黃公度，恨未能寫其全集。頃南洋某報錄其舊作一章，乃煌煌二千餘言，真可謂空前之奇構矣。荷、莎、彌、田諸家之作，余未能讀，不敢妄下比騭。若在震旦，吾敢謂有詩以來所未有也。

《錫蘭島臥佛》作於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當時薛福成奉使爲英、法、意、比四國大臣，黃遵憲以駐英使館二等參贊隨行。這一年的正月十六日，他在香港登舟，二十七日到錫蘭島（現斯里蘭卡），停留了一天，登岸遊開來南廓，其中有如來臥佛像，其後在舟中寫了這首詩。梁啓超認爲我國古詩《孔雀東南飛》有一千七百餘字，已經是「古今第一長詩」，而且「詩雖奇絕，亦只兒女子語，於世運無影響也」，因此對這首詩倍加推崇，又非正式地拿來與荷馬、莎士比亞、彌兒敦、田尼遜（註一）的作品相提並論。如果從今天的標準來看，這樣的比喻未免過高了一點，但當時還沒有人寫過這種詩，便難怪梁啓超爲之傾服了。

第二十九條說：

> 黃公度集中，名篇不少。至其《今別離》四章，度曾請黃集者，無不首記誦之；陳伯嚴推爲千年絕作，殆公論矣。余嚮者每章能舉其數聯，顧迄不能全體成誦，憤恨無任。季廉不知從何處得其副本，寫以見寄，開緘不自知其距躍三百也。

陳伯嚴即陳三立，號散原，清末著名的詩人和古文辭家。按，袁祖光《綠天香雪簃詩話》有云：「黃公度遵憲作《今別離》四章，分詠汽船、汽車、電信、照相及東西兩半球晝夜相反，古意沈麗。陳伯嚴吏部推爲千年絕作。」由此可知，以西方的新知識、新技術入詩，現在看來自然很平常，當時的老先生們難免瞠目結舌。如高旭《願無盡廬詩話》中就說：「黃公度詩獨闢異境，不愧中國詩界之哥倫布矣，近世洵無第二人。然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之詞，終不若守國粹者用陳舊語句爲愈有味也。」這樣看來，陳散原對新事物的接受比多烘們好得多了。

梁啓超對於以新事物入詩，自然是十分贊成的。《詩話》第四十條說：

> 自唐人，喜以佛語入詩。至於蘇（東坡）王（半山），其高雅之作，大半爲禪悅語。然如「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之類，不過弄口頭禪，無當於理也。《人境廬集》中有一詩，題爲《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參以西人植物學、化學、生理學諸說，實足爲詩界開一新壁壘。

其實這首詩也沒有說出許多科學道理，只是摭拾一些新的詞語和意念，不見得有很深刻的理解。如：「化工造物先造質，控搏衆質亦多術；安知奪胎換骨無金丹，不使此蓮此菊此桃萬億化身合爲一？衆生後果本前因，汝花未必原花身；動物植物輪迴作生死，安知人不變花花不變爲人？」這裏既有莊周化蝶的老莊思想，也有佛家的輪迴觀念，新鮮的是用上了「動物」「植物」這些新名詞。

從上述的例子，可見梁啓超他們激賞黃遵憲的地方，首先是他敢於「新」，而衝決了舊詩人「無一字無出處」的陋習，這是與維新派的求「新」相適應的，這正是梁啓超作詩話的目的。《詩話》第一百二十八則說：

> （一九〇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忽得噩電，嘉應黃公度先生遵憲既歸道山。嗚呼痛哉！今日時局，遽失斯人，普天同恨，非特鄙人私痛云爾。吾友某君者論先生云：「有加富爾之才，乃僅於詩界開一新國土，天乎？人乎？」深知先生者，必能信此言之非阿好也。

這位某君，極大可能正是梁啓超自己。看來他很想把黃遵憲拉進由維新派演變而成的保皇黨之中。黃遵憲在政治上也有這個傾向，但實際上不願意介入，這在《甲辰冬病中紀夢述記梁任甫三章》中可以見到。其第三章有句：「將來立憲詔，太阿知在誰？我慚加富爾，子慕瑪志尼；與子平生願，終難償所期。」（註二）這說明黃遵憲對於康有爲、梁啓超鼓吹的「君主立憲」不存奢望。康梁以爲通過君憲制可以使光緒掌握權力，也就是他們保皇黨掌握權力；而在官場久經歷練的黃遵憲却對滿清的政局多少看出了西太后必然死抓政權不放的實質。這三首詩在《人境廬詩草》是終卷之作，可說是黃氏最後的觀點。

梁啓超對黃遵憲的另一點激賞，是認爲他的詩反映了時代的重大事件，即所謂「詩史」。《詩話》第七十九條云：

公度之詩，詩史也。

按《人境廬詩草》中的《越南篇》記中法戰爭；《悲平壤》、《東溝行》、《哀旅順》、《哭威海》，記甲午之戰；《馬關紀事》四首記《馬關條約》的簽訂；《臺灣行》記台灣人民抵抗日本佔領軍事；《書憤》寫列强紛佔中國領土；《感事》述戊戌政變；《初聞京師義和團事感賦》、《述聞》、《再述》、《七月二十一日外國聯軍入犯京師》等篇記義和團及八國聯軍事。其中對義和團的看法是不正確的，反映了一般官僚的觀點。但其他篇章，突出了詩人對祖國的熱愛，對侵略者的痛恨，也强烈地譴責賣國的投降派。這一部份應該是他作品中最可貴的一部份。近人常熟錢仲聯蓴孫是《人境廬詩草》的箋註者，著有《夢苕盦詩話》，他所作出的評價，可說是公允的：

人境廬詩，論者毀譽參半。如梁任公、胡適之輩，則推之爲大家；如胡步曾及吾友徐澄宇，則以爲疵累百出，謬庋乖張；錢鍾書則又以卑格俗艷少之。予以爲論公度詩，當着眼於其人民性現實性之深度如何，其反帝愛國精神，能反映出近百年來中國史上之主要矛盾，公度詩之真價即在此，不當於小節處作吹毛之求。即就其詩之形式論，天骨開張，大氣包舉，亦能於古人外獨闢町畦。撫時感事之作，悲壯激越，傳之他年，足當詩史。至論功力之深淺，則晚清倣宋人一派，儘有勝之者，公度之長處，固不在此也。

錢蓴孫可謂黃遵憲的知己。

黃遵憲，字公度，廣東嘉應州（梅縣）人，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出生在一個官僚家庭。他的父親黃鴻藻，是分省廣西的知府。出生後不久，便發生了太平天国洪秀全在廣西金田村的起義，當時他才三歲；十七歲時，清軍攻陷天京，天王洪秀全殉國。可以相信這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對他有一定的影響。由於出身的局限，他對太平天国運動的認識是不正確的。《人境廬詩草》的第一篇《感懷》即作於這一年，有「邇者盜潢池，神州汚腥羶」，「惟念大亂

平，正當補弊偏」之句。他的高祖樸泉以高利貸起家，開設當舖凡四、五所，所以數代均稱殷富。但經過太平軍的兩次打到嘉應州（一八五九年石鎮吉攻下州城，一八六五年康王汪海洋在天京陷落後南下廣東，佔領嘉應州），家業自然大受打擊。他在十九歲時有《送女弟》詩，說到：「吾家本富饒，頻歲遭亂離，累葉積珠翠，歷劫無一遺。舊時典衣庫，爛漫堆人衣，今日將衣質，庫主知是誰？」說出家道中落的情況。農民起義，矛頭自然指向地主官僚，黃家自然不能例外。

黃遵憲二十歲入嘉應州州學，同年往廣州應本省鄉試，未能中式。這個時期，他已經表現出對詩的寫作有濃厚興趣。據說他幼年時因弟妹多，三歲即由曾祖母李氏提携照料，口授千家詩，能全部成誦，可說是爲他打下了重要的基礎。十歲時，塾師以「一路春鳩啼落花」命題，他有「春從何處去？鳩亦盡情啼」之句；以「一覽衆山小」爲題，又有「天下猶爲小，何論眼底山」之句，反映了他自小有寫詩的練習。這位塾師也許是指導黃遵憲爲詩的第一人，可惜不傳其名。到了二十一歲，開始對詩的語言有比較新穎的見解，見於《雜感》詩中，說：

>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紙研，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古人棄糟粕，見之口流涎。……我手寫吾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爾編，五千年後人，驚爲古斕斑。

在一般的知識分子中，黃遵憲的這種主張，可說是迥異流俗。到底是因爲不肯追隨俗儒而鄉試落第，還是由於鄉試不酬才更不慊於俗儒？這便弄不清楚了。大概自小多讀詩，胸中境界，自和只在制藝中打滾的童生們頗有不同罷。《雜感》詩又說：

> 謂開明經科，所得學究耳！謂開制策科，亦祇策士氣。謂開詞賦科，浮華益無恥。持較今世文，未易遽軒輊。……彼此互是非，是非均一鄙。茫茫宇宙間，萬事等兒戲。作詩一長吟，聊用自娛喜。

明顯地有些不得志的牢騷。二十三歲，再應廣州鄉試，仍然沒有中舉，於是漫遊嶺嶠，到香港，有《香港感懷》十首。其第一首云：

彈指樓台現，飛來何處峯？爲誰刈蓁蓁，遍地出芙蓉。方丈三神地，諸侯百里封。居然成重鎮，高壘矗狼烽。（自注：以雅片肇禍，開港後進口益多。）

知道一點中國近代史的人，都知道這首詩是紀實之作。今天在世界上若干地區的毒氛未能盡戢，推源究始，是有禍首在焉的。而「高壘矗狼烽」之句，正說明了黃遵憲對於外國侵略的將會繼續發生，深有憂慮。接觸面廣了，關心的範圍也自然開闊。《年譜》說：「先生本年因研究天津教案事，取萬國公報及製造局所出之書盡讀之。先生之究心時務自此始。」這是黃遵憲在思想發展上的一個重要轉捩點。

光緒二年（一八七六），黃遵憲二十九歲，以拔貢生去北京應順天鄉試，中舉人。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要繼續考取進士，入翰林，所謂「玉堂金馬」爲榮。但他大概急於見用，出錢捐了個知府銜的揀選知縣。這時，他的世伯廣東大埔人翰林院侍講何如璋被任爲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認爲黃遵憲通曉時務，請他做參贊。次年成行。這是黃遵憲進入外交界的開端。有詩《由上海啓行至長崎》兩章，其二是：

滿城旭影曜紅旗，神武當年此肇基。竿木纔平秦世亂，衣冠創見漢官儀。中原舊族流傳遠，四海同家聚會奇。此土此民成此國，有人盡日倚欄思。

第三句指西鄉隆盛事。西鄉隆盛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元勛，以反對幕府知名，後來與朝臣產生矛盾，下野後發動了內戰，兵敗被殺。黃遵憲對西鄉隆盛是很欽佩的，主要還是認爲他公忠爲國，有胆識。長詩《西鄉星歌》即爲此而作，其小序說：「西鄉隆盛既滅，適有彗星見於日本西南境，國人遂名之爲西鄉星。」開頭是：「人不能容此嶔崎磊落之身，天尚與之發揚蹈厲之精神，除舊布新識君意，爛爛一星光照人。」這大抵是寄寓自己的理想。第四句自注云：「長崎多有勝朝遺老後裔。」據說明亡之後，一部分遺民跑到了日本，成爲華裔日人。黃遵憲注意到這個情況，是和他外交官的職責相適應的。

由於黃遵憲是詩人，而日本受漢文化的薰陶，喜歡寫中國詩的人不少，紛紛與他往來。其中有伊藤博文、樠本武

揚、大山巖、重野安繹、宮本小一等人。《年譜》說：「日本人士，仰之如泰山北斗。執贄求見者，戶外屨滿。而先生爲之提倡風雅，於所呈詩文，率悉心指其疵謬所在。每一篇出，羣奉爲金科玉律，日本開國以來所未有也。」這是以天南遯臾王韜的《日本雜事詩序》爲根據的，相信大致符合事實。

在日本做了四年參贊，光緒八年（一八八二）他調任爲駐美國三藩市總領事，日本友人紛紛餞行，有《奉命爲美國三富蘭西士果總領事留別日本諸君子》七律五首，其五云：

滄溟此去浩無垠，回首江城意更親。昔日同舟多敵國，而今四海總比鄰。更行二萬三千里，等是東南西北人。獨有與亞一腔血，爲君戶戶染紅輪。

當時是甲午中日戰爭之前，日本軍國主義面目還未暴露，而日本國民中的多數又是對中國友好的，所以黃遵憲在詩中表現了對中日友好的希望。其實這也應該是主流，縱使其中有過巨大波折，迄仍是衝破困難前進。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現在的事實證明，前人的良好願望是完全可以通過兩國人民的努力得到實現的。

到美國後，黃遵憲立刻碰上了美國立例禁止華工，這是對華僑工人的重大迫害。黃遵憲曾經向清廷建議採取主動制止，但顢頇的滿清官員置之不理。事件發生，他極力維護僑工利益。《年譜》說：「（一八八二年）三月，美國議院設例禁止華工。先生既以先事禦之之謀告其上而不用，乃盡其力所能及以爲捍衛。美吏嘗藉口衛生，逮華僑滿獄。先生徑詣獄中，令從者度其容積曰：此處衛生，顧右於僑居耶？美吏謝，遽釋之。蓋先生爲中國歷來駐美外交官中唯一能做保護華僑工作之人。」這說明黃遵憲確實是少數能夠不尸位素餐的外交官之一。他有《逐客篇》記其事，開頭的小序說：「華人往美利堅，始於道、咸間。初由招工，踵往者多，數至二十萬衆。土人以爭食故，譁然議逐之。光緒六年，合衆國乃遣使三人，來商訂限制華工之約。約成。至八年三月，議院遂藉約設例，禁止華工，感而賦此。」詩中有云：「驟下逐客令，此事恐倍約。萬國互通商，將以何辭却？姑遣三人行，藉免衆口鑠。擲梟倘成盧，聊一試蒲萡。誰知糊塗相，公然閉眼喏！噫嘻六州鐵，誰實鑄大錯？」對清廷的斥責，是完全正確的。而敢說這樣的話，應說難能可貴。其實

華工之去美國，是因爲美國在開發時期，嚴重缺乏勞動力，利用遠渡重洋，離鄉別井的華工爲他們賣命，客死異邦的不知有多少。可是到了認爲不那麼需要的時候，便想突如其來地一腳踢開，正是典型的資本家手法。

在美國，黃遵憲對於西方的假民主頗有體會。他的《紀事》詩乃記美國選舉總統事，把那種烏烟瘴氣的情況寫得很生動有趣，如說到總統競選時的互相攻訐時，有這麼一段：

> 彼黨訐此黨，黨魁乃下流，少作無賴賊，曾鬧盜人牛。又鬧挾某妓，好作狹邪游，聚賭葉子戲，巧術妙竊鉤。面目如鬼蜮，衣冠如沐猴。隱慝數不盡，如衆能知不？是誰承餘寇，竟欲糞佛頭，顏重十重鐵，亦恐難遮羞。此黨訐彼黨，衆口同一咻。

讀這段詩，我們想起了馬克・吐溫所作的《競選州長》，情況如出一轍。直到今天，美式民主的這種惡劣現象並沒有什麼根本變化。以黃遵憲當時的認識水平，還不可能從本質上進行分析，所以在結束時還表示了幻想：「至公反成私，大利亦生弊。究竟所舉賢，無愧大寶位，倘能無黨爭，尙想太平世。」但後來的革命者如孫中山先生在早期也曾爲西方假民主的外衣所惑，對黃遵憲我們更難以苛求。他能夠尖銳地揭出事實，已經難能可貴了。

在美國任職三年之後，黃遵憲請假回國，其後辭職。大概久離鄉井，不免蓴鱸之思；同時他也利用這段時間，回到嘉應州，完成了在日本參贊任內開始著作的《日本國志》。這是一件首創的工作，在他之前，還沒有中國人爲外國寫過志書。

一八八九年四月，奉命任駐英使館參贊，次年起程，與出使英、法、意、比四國大臣薛福成一起從上海出發，經安南（現越南）、新嘉坡、錫蘭（現斯里蘭卡）、紅海、法國，在巴黎略作逗留，然後到達英倫。《年譜》說：「使館中凡上行之文、奏疏，薛使自任之。下行之文批劄及例行公牘，皆先生任之。平行之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南北洋沿海督撫書函公牘，則許靜山任之。海外公事大抵平行者多，故當時先生筆墨最簡。」看來黃遵憲有些被投閒置散的感覺，還可能有些人事上的不愉快。在此期間，有述懷詩《鬱鬱》，說：

> 鬱鬱久居此，依依長傍人。梨花今夜雨，燕子隔年春。門掩官何冷，燈孤僕亦親。車聲震牆外，滾滾盡紅塵。

也許是空閒時間較多，他開始輯錄詩稿。梁啓超《飲冰室詩話》第三十二則說：「黃公度嘗語余云：『四十以前所作詩多隨手散佚。庚辛之交，隨使歐洲，憤時勢之不可爲，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薈萃成編，藉以自娛。』」便是說這期間的事。同時自撰《人境廬詩草序》，其中有云：

> 其取材，自羣經三史，遡於周秦諸子之書，許鄭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於今者，皆採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舉今日之官書、會典、方言、俗諺，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耳目所歷，皆筆而書之。其鍊格也，自曹鮑陶謝李杜韓蘇詭於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專一體，要不失爲我之詩。誠如是，未必遽躋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

口氣充滿了自信，但不能說他狂妄自大，因爲他用古而不泥古，確實有創新的精神，這正是不同於「晚近小家」的地方。

一八九一年七月，清政府設立新嘉坡總領事，調黃遵憲出任，十月初到達。但十二月，父親黃硯賓在鄉逝世，他照例請假百天，回國奔喪，次年四月才假滿回任。

在新嘉坡期間，黃遵憲因患瘧疾久病，先後得到華僑照顧，在新嘉坡的章園、檳榔嶼的竹士居及麻六甲、北賴等處的華人山莊休養憩息。這時的著名作品有長詩《番客篇》（按《嘉應州志》：「俗謂往南洋者爲番客。」），述華人生活、風俗、習慣甚詳。其中說到他們不敢回鄉的痛苦，很深刻動人：

> 豈不念家山，無奈鄉人薄，一聞番客歸，探囊直啓鑰。西鄰方責言，東市又相訴，親戚恣欺凌，鬼神助咀嚼。曾有和蘭客，攜歸百囊橐，耽耽虎視者，伸手不能攫，誣以通番罪，公然論首惡。國初海禁嚴，立意比驅鱷，借端累無辜，此事實大錯，事隔百餘年，聞之尚駭愕。誰肯跨海歸，走就烹人鑊？

在那個時候，往南洋謀生的華僑，在當地沒有什麼保障，想回鄉也難，處在無告的狀態。黃遵憲曾盡他的職責，做了一些有利於華僑的事情，如奏請在大小白蠟共設副領事一員，在吉隆（吉隆坡）設副領事一員等。但以個人力量要改變現狀，當然難以辦到。

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戰爭發生。當時張之洞受任兩江總督，調黃遵憲回國。黃見了張，大概自負才華，若干地表現了傲氣，「昂首足加膝，搖頭而大語」（《年譜》），這也可以說是他不屈於權貴的氣質。然而他對張之洞的估計太高了，這位「香督」（張之洞字香濤）着實不高興，不加重用，給了個閒職。

這年，康有爲在北京舉辦維新派的宣傳機構强學會，後來又再設立於上海，黃遵憲是上海强學會的會員。可是不久之後，清廷下令把强學會廢除了。黃遵憲很不高興。一八九六年和梁啓超等一同創辦《時務報》。

九月，奉旨入覲光緒皇帝。《年譜》說：「召見時，載湉問泰西政治何以勝中國？先生奏：泰西之强，悉由變法。臣在倫敦聞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華。載湉初甚驚訝，旋笑頷之。二十一日，見戶部尚書常熟翁（同龢）叔平尚書，稱其詩文皆佳。」同時派他做出使德國大臣，但由於德國當局有意爲難，表示反對。這其實完全不是針對黃遵憲個人，可是他的這個職務便告吹了。在此之前，清廷又曾打算任命他爲駐日本大臣，亦因有人反對而罷。這兩件事，對於黃遵憲都是相當大的打擊。次年，補湖南長寶鹽法道，又曾署湖南按察使。這時湖南巡撫陳寶箴是個維新派，實行「新政」，黃遵憲是積極支持者。梁啓超應邀到長沙，倡辦南學會，成爲一個學術的又是政治的機構；譚嗣同也回湖南協助。《年譜》說：「先生首倡民治於衆曰：『亦自治其身，自治其鄉而已。由一鄉推之一縣一府一省，以迄全國，可以成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軌。』於是略仿西國巡警之制，設保衛局，凡與民利民瘼相麗，而爲一方民力能舉者，悉統焉。」這是典型的改良主義政治主張。問題在於不懂得也不可能接觸封建統治的實質，所以當封建統治者還容忍的時候，似乎大有可爲，但一旦採取打擊措施，便只能垮掉。當時湖南的局面確實很使他們興奮。《年譜》說：「先生又銳意整頓裁判監獄之事，刪洛刑之陋俗，定工作之罰規，民甚感之。嘗出示禁女子纏足，比之劉輿嗜殺，涎蛟而下酒；鬱林取樂，聚蝎以螫人。反復千餘言，詞旨朗然可誦。……當是時……其士紳負才有志者，復慷慨奮發，迭起相應和，風氣幾大變。外人至引日本薩摩、長門諸藩以相比，湖南之治稱天下。」黃遵憲稱道西鄉隆盛，而外人又拿他們和西鄉隆盛相比，這說明了其中思想確實有些淵源。但明治維新可以成功，而清末的維新終告失敗，這就是時移勢易，改良主義的道路對中國來說是再也走不通了。

次年，戊戌，載湉在康、梁的支持下，宣佈變法。黃遵憲在六月命以三品京堂出任使日本大臣，出發時經上海，因患脾洩病，日瀉數次，因而滯留，病未癒而政變已發生。黃遵憲先則辭職，後來又被解職，他也被那拉氏列入新黨之內了。謠傳康、梁藏在他的寓所，兩江總督派上海道蔡鈞率兵搜查，還打算把他拘捕。上海的外國人有不少認識黃遵憲，而日本前任首相伊藤博文又是他在日本時的詩文之交，立刻打電報給駐中國公使林權助出面向清廷抗議，說此舉「有礙中日友誼」。負責外交的慶親王奕劻不得不答應，把黃遵憲釋放。從這件事看來，黃遵憲固然因日本的干涉而免禍，但日本對中國內政的肆意干涉，也是國際罕見的。

自此之後，黃遵憲便南回原籍，講學著書，不問世事。他的雄心壯志，經過這些波折，已經挫敗無餘了。一九〇〇年李鴻章出任兩廣總督，一再邀他出山協助。黃遵憲對李鴻章本來就沒有好感，辭而不就。從廣州經香港回鄉，曾到《華字日報》館訪番禺潘飛聲（蘭史）。潘是一時名士，晤談三日，爲題《獨立圖》詩，云：

四億萬人黃種貴，二千餘歲黑甜濃。君看獨立山人側，多少他人卧榻容。

這反映了他的愛國思想還是一貫的。此後在家鄉興賑辦學，做了一些好事。與梁啓超、嚴復等書信往來，但是對康梁的保皇活動已不感興趣了。一九〇五年以肺病逝世，終年五十八歲。死前有信給梁啓超說：「余之生死觀略異於公，謂一死則泯然澌滅耳，然一息尚存，尚有生人應盡之義務。於此而不能自盡其職，無益於羣，則頑然七尺，雖軀殼猶存，亦無異於死人。無辟死之法，而有不虛生之責。」他的想法，還是相當積極的。

黃遵憲脫離不了封建士大夫的本色，對太平天国、義和團的看法都有不正確的地方；然而他熱愛國家民族，又受泰西影響，政治、思想、文學都有不同程度的求新，一生中還是做了好事。其詩可誦，其人也是可稱的。

註一：彌兒敦、田尼遜，今譯密爾頓、丁尼生，都是英國著名詩人。

註二：加富爾、瑪志尼，十九世紀時意大利的政治家、革命家。

格林兄弟

——偉大的民間文學工作者

（右，戴帽者：雅各·格林；左：威廉·格林）

杜漸

《格林兄弟童話集》是一本有趣的書，經歷百年，仍然吸引着世界各國的讀者，包括兒童讀者和成年讀者，像《灰姑娘》、《睡美人》一類的童話故事，確實是老幼咸宜，不因歲月而褪色的。

《格林兄弟童話集》原名是《兒童家庭故事集》(Kinder und Hausmärchen)，後人因爲這一民間文學作品，是格林兄弟畢生精力所萃的傑構，故冠以「格林兄弟」的名字於書名，以作紀念，這正說明了格林兄弟

對於世界民間文學所作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格林兄弟，哥哥名叫雅各（Jacob Grimm），弟弟名叫威廉（Wilhelm Grimm），他們一生都在一起工作和生活，從不分離，手足之情甚深，在文壇上傳爲佳話。他們父母一共生了九個孩子，這兩兄弟是長子和次子，兩人相差只有一歲：雅各·路德維希·卡爾出生於一七八五年一月四日，威廉·卡爾出生於一七八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他們在童年時代，兩人共睡一張床，共用一張書桌，進大學後也同住一個宿舍房間，房內有兩張床兩張書桌，甚至弟弟威廉結婚之後，哥哥雅各仍跟他住在同一座房屋，兩人分享金錢，衣物，共用藏書，他們是無法分得開來的。

雅各才十一歲時，父親就去世了，家庭的經濟發生困難，他們的姨媽是個女官，就把這家人接到卡塞爾去，供這兩兄弟進學校讀書。雅各十七歲離開了家庭，進馬爾堡大學攻讀法律，他在大學中受一個著名的法學教授費德利克·卡爾·戴沙維尼的影響很深。威廉自幼身體不好，十二歲得過腥紅熱，一生都有心臟病和哮喘症，後來他也入了大學，跟雅各一起讀書。

雅各二十歲跟隨戴沙維尼教授到巴黎去，協助教授完成一本中世紀羅馬法律史的研究和寫作，但由於他是長子，不久他就得回到卡塞爾去，當一個公務員，以維持家庭，供養母親和弟妹。他並不喜歡在國防部過呆板的文員生活，尤其不喜歡穿公務員制服和戴假髮。當拿破侖在一八〇六年佔領卡塞爾後，格林兄弟開始從事古日爾曼語的研究，以研究工作來逃避外國佔領的壓迫。

在法軍佔領期間，雅各被指派爲拿破侖的傀儡國王私人圖書館的管理員，薪水有四千法郎，這樣就使他的家庭不用担心經濟上的困難了。

格林兄弟的第一本著作出現於一八一一年，那是雅各一本分析十四世紀德國主要城市中由勞動者組成以培養詩歌、音樂能力爲目的的音樂協會的書籍；威廉則發表了一首早期丹麥史詩的譯稿。他們還合作翻譯了兩首中世紀以前德國的古詩。

拿破侖在莫斯科敗退的那一年，他們終於將辛勤勞動了六年的成果公諸於世，第一卷《格林童話》出版了。可是這本書出版後，評論不多，有也是極不友好的，維也納的評論更以宣傳迷信爲理由，把這本優美的童話列爲禁書，禁止發行。不過這本民間文學合集很快受到廣大讀者歡迎。

在學術界的圈子裏，這本童話當時確是一次突破，因

1882年版《格林童話》的封面扉頁插圖
《睡美人》，作畫者是華爾德・克拉尼。

爲它是眞實的民間文學，是大衆口頭創作的準確記錄。過去作家也曾把民間故事當作創作的原料，但一經寫成作品，就全被改成文縐縐地。格林兄弟却忠實記錄了民間的口頭文學，直接把群衆的語言見諸書籍，包括多至十種方言口語，這確是打破清規戒律的大胆著作。

到十二年後，《格林童話》已被翻譯成丹麥語、瑞典語、法語和英語，後來更譯成俄語、西班牙語、希伯來語，甚至非洲和南美洲也廣泛流傳，幾乎世界各種語言都有了譯本。

威廉於一八一五年完成了第二卷，從第二卷起，是他個人的著述了。一八一九年出了增訂的第二版，一八二二年出版了第三卷，包括評註和筆記，一八三七年出版了第三版。

格林兄弟故鄉省份希斯的當局極力勸告雅各留在巴黎，從事編寫國家書籍目錄的繁瑣工作，雅各拒絕了這一要求，回到卡塞爾，同弟弟威廉會合，在市立圖書館中工作，他以後十三年都從事這一業務，而且獲得豐富的收獲。他們兩兄弟出版了一套兩卷本的有關日爾曼民族最古老傳統史詩的研究，還出版了一卷愛爾蘭童話故事集。

雅各著了一套四卷本的德語文法書。他早年還從事過法律學的業務，故對法律學很有興趣，寫了七卷德國地方法律及習俗的研究著作，這都說明這兩兄弟的興趣和知識是很廣博的。

威廉也獨立從事著述，其中《德意志傳說》一書，幾乎涉及遍從六世紀到十六世紀所有德國的英雄傳說，是研

究民間文學不可多得的成果。威廉在三十九歲時，同一個三十歲的女人陶洛賽・懷德結婚，他們是青梅竹馬的朋友，相愛了多年才結成夫婦。陶洛賽也很尊敬雅各，彼此相處得很好。她生下的第一胎孩子，就取名雅各，可惜這孩子夭折了。

雅各四十四歲那年，離開了卡塞爾，成爲漢諾威市戈丁根大學的教授和首席圖書館管理學專家，一年以後，威廉也當了副專家，並成爲教授，不過威廉的身體越來越差，經常生病，但他仍繼續從事搜集民間故事的工作，雅各則完成了一本《德意志神話學》(Deutsche Mythologie)，這本書是條頓神話歷史。

一八三七年，格林兄弟在漢諾威聲望最高時，毅然起來對統治者進行挑戰，抗議反對漢諾威的新國王廢除憲法，於是國王將他們和其他五個教授開除，而雅各是爲首之人，更被限令三天內離開該國，雅各這次反抗使他贏得更大聲譽，成千上萬的學生和市民，一直護送他到達邊境，以示支持他。

一八四一年，格林兄弟由於戴沙維尼的幫助，在柏林獲得教授銜，並被選進了科學院當院士，普魯士國王費德列・威廉四世親自迎接他們。

雅各在柏林又完成了一套兩卷本的《語源學》，並和威廉合編一套巨型的德文辭典，可惜他們未能最後完成，只寫了四分之三，死後由朋友爲他們完成的，至今還是德文中很有參考價值的大字典。雅各除了著述外，也參與政治活動，一八四八年他參加了國民大會，在法蘭克福召開會議，建立了統一的德國。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威廉背部得了炎症，這妨礙了他的活動，炎症尋且擴散發展成膿腫，陶洛賽十分驚慌，立即把當時在漢堡的雅各找回來，經過治療後，膿腫雖然消除，但威廉却得了壞血症，結果在十二月十六日與世長辭，享年七十三歲。

雅各在一八六一年曾寫信對一個朋友說：「我已經比我的曾祖父還要長命了。」兩年以後，他得了中風症，半身不遂，結果於一八六三年九月二十日夜晚去世，但他比所有弟妹都更長壽。

雅各是一個專心致意從事研究工作的人，人們都說他有「鐵的意志」，但他却認爲威廉有着「銀的閃光」，比他聰明得多。他們兩人合作的《格林童話》正說明他們兄弟之間的感情深篤。雅各的記憶力特强，兩萬五千行的舊手稿，他可以隻字不漏地背得出來，他能很容易記住任何

一篇文章，講課也不用作筆記。雅各對古代文學的造詣很深，連威廉也覺得難於駕御的古代史詩，他都能很容易就解讀出來。

威廉也知道自己的弱點，他不擅長於選擇、編排，故寫好的童話，是由雅各作這份工作的。威廉更愛社交，喜歡音樂，這是雅各唯一不能與他苟同的愛好。每晚晚餐後，他接待來拜訪的客人，而雅各則趕快回到書房裏去，從事研究工作。雅各也知道自己的生活過得很枯燥乏味，他終生不娶，從來沒有跟女人戀愛過，也沒有任何風流韻事。

格林兄弟和當時德國浪漫主義運動的其他人一樣，是民族主義者，他們把自己的工作描寫成「是同我們的祖國不可分離地聯系起來的，爲的是促進人們熱愛自己的祖國。」

《格林童話》不單是作爲民間口頭創作研究的成果，也是極好的兒童讀物。在有一些故事中，是描寫生活的苦難和殘酷的，有人對此加以責難，認爲不適於讓兒童閱讀。威廉對這種意見加以批評，嚴肅地指出，現實是殘酷的，兒童正需要對生活有所準備。他反對向兒童單純灌溉蜜糖，也要讓兒童吃吃苦茶。

舉例如《灰姑娘》的故事，格林的《灰姑娘》就跟其他的和早期的《灰姑娘》，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中世紀已廣泛流傳的「灰姑娘」故事，曾有過查理士·彼拉爾特寫成短篇，其中採用了仙母、南瓜馬車，而且是以大團圓結局的，灰姑娘不只同王子結婚，還爲那兩個殘酷的異母姐姐穿針引綫，使她們嫁給貴族。這樣的結局是善惡不分，界綫模糊的。

格林所搜集的《灰姑娘》，經過取捨和加工，同彼拉爾特就有很大的區別，異母姐姐爲了穿玻璃鞋，割掉了自己的脚趾，當她們參加灰姑娘婚禮後回家，嫉恨交雜，被兩隻白鴿把她們的眼睛啄瞎。這樣就善惡分明，善有善果，惡有惡報了。

《格林童話》第一卷是極艱苦的勞動成果，格林兄弟不是閉門造車編寫故事的，他們要跑很多路程去民間進行搜集。第一卷八十六個童話故事，大部份是在格林的故鄉希斯省內搜集，這是一個遠離公路的崎嶇的農業區。格林兄弟往往帶着乾糧，爬山越嶺，到農村去聽農民講故事。大約有四分之一的故事是陶洛賽的婦姆瑪利亞·穆勒講給他們聽的。格林還用舊服裝同一個居住在卡塞爾近郊農村的退休龍騎兵軍曹作交易，以舊衣服換故事。其他的故事則是從路德維希·哈辛普法魯格家收集，後來路德維希娶

了格林的妹妹夏洛蒂爲妻。

其中有十五個故事是一個裁縫的妻子喀德琳・魏爾曼太太講的，她能把每一個故事的細節都講得有聲有色。西法利亞的一個名叫哈克斯杜辛的家族，其中八個兒子和六個女兒都繼承祖業，專門講故事，格林兄弟經常在他們家作客，收集故事。

格林兄弟相信，所謂歐洲的民間故事大致相似，是因爲他們的祖宗都是日爾曼人；並把民間故事解釋爲「神話傳說的殘渣剩飯」，這兩種意見顯然是錯誤的。現代的學者對這兩種觀點也認爲是唯心而荒誕的。他們指出，很多歐洲的民間故事來自印度的《百喻經》，先是由梵文譯成波斯文，那是六世紀的事。以後才由波斯人傳入歐洲的。一個德國學者和一個捷克學者，花了三十四年光陰，將格林童話分別加以研究，以比較方法同其他民族的民間故事一一對照，結果出版了一套五卷本的《格林童話比較學》。

儘管格林兄弟的著作在今天看來，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們花畢生精力從事民間文學的研究，這種精神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而《格林童話》迄至今日，仍是兒童最喜愛的課外讀物之一。

避風塘

羅　普（外一首）

那時
防波堤從山邊伸出
像巨人張開手臂
擁抱滿塘如林的桅檣
黃昏　夕陽吻金黃的桅尖

而今
避風塘早已從山旁縫起
拋棄在幾百碼外的海邊
防波堤已折爲半臂
細細的縮作一團

黃昏呢
夕陽依舊
却戀偎山旁
日租幾百的新建酒店

公園的早晨

太陽　以
金黃色的觸鬚
輕輕柔撫
這片綠色的土地
於是
一切都甦醒了——
阿爺的太極拳
年青人的跑步
小孩的嘻笑追逐……
矇矓地晃漾移動
從晨霧裏
織出一幅
金色的絲絨畫

殘星
仍調皮地眨眼
偶而偷露
幾弦冷冷餘光
在霧的背後展示自己的存在

李援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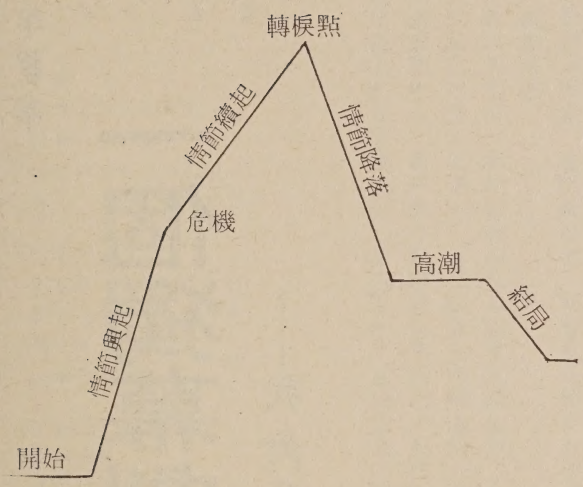
一個獨幕劇的構成

——我對《五奎橋》的分析

一個劇本，無論是多幕劇或獨幕劇，必有開始和結局，雖然結局不一定解決了開始時所提出的問題。劇本的開始是非常重要的。劇作者必須做到下列各點：其一，提出問題；其二，把與該問題有關的重要人物介紹給觀衆；其三，創造氣氛、情調；其四，盡快吸引觀衆興趣。

劇情開始後，情節便逐漸興起了。一個劇本的情節，通常由兩方或多方衝突的力量所推動。一般來說，衝突的某方具有强大的力量，而處於支配的地位；另一方的力量

是較弱的，不得不採取防禦的措施。複雜的劇情便由這衝突的兩方底矛盾、鬥爭所構成。爲了吸引觀衆，劇裏常會出現危機。危機到來的時候，支配的力量更向防禦的一方



進逼。防禦的一方通常是正面的；惡勢力向正面人物加强攻勢，觀衆便不得不爲正面人物担心。其後，經過轉捩點，衝突雙方的地位便掉轉過來了。防禦的力量突然或逐漸加大，支配的力量下降，這引起情節的降落，經過高潮，而達到結局。

上述的劇本結構，可以用上面的圖解來表示。當然，每個劇作者有不同的佈局手法，一個圖解並不可能代表一切劇本的構成。

上面的圖解，只是一般性的，不能看作劇本結構的金科玉律，只可作爲對初學者的一個參考而已。

根據上述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劇本的結構，不外乎起、承、轉、合。當然，劇本與其他文學——例如小說、散文、詩歌的構成，是有分別的；但亦有相同的地方。爲了具體地說明劇本的結構，我想把我對《五奎橋》的分析作爲舉例。當然，我底分析未必盡對，所提的結構也不該是一個獨幕劇非備足不可的必然規律。

情況開始

《五奎橋》的佈景：橫亙在舞台的是一座石橋，這座橋連接幾條要道。一方通向周鄉紳的祠堂，一方通向農民的小村莊，還有大道通向鄰村及縣城。

開幕時是一個炎熱的夏天晚上，夜已深，滿天星斗，但東方已放射熹微的曙光。有時輕風一陣吹過，帶來遠處的狗吠及人囂的聲音。橋上坐着兩個人——年約二十的長工甲及五十過外的長工乙。每人的身邊靠着一個燃點了的白紙燈籠。四週的路和田，在微弱的星光與燈光下模糊地呈現。橋旁石欄的裏外，都寫着紅色的字：《五奎橋》。

通過長工甲、乙的談話，劇作者洪深先生介紹了衝突的雙方。一方是殘餘的封建勢力，以周鄉紳及那座五奎橋爲代表。長工甲說：「這座五奎橋是周鄉紳家的橋，干係着周鄉紳家祖墳上的風水的。自從在上輩狀元公手裏造好了，直到現在，周家老是興興旺旺。」從這一段話，我們可以看到五奎橋是迷信及鄉紳勢力的象徵，一句話，它代表了封建殘餘的勢力。

衝突的另一方是農民。從長工甲、乙的談話，我們知道周鄉紳無論如何不肯讓農民們拆橋，而農民們却非拆橋不可。因爲天旱，鄉下人即使整天車水，車到腰痠背折，身上焦得退皮，田裏還是直乾下去。

劇情的開始，不只介紹了當前的情境，還介紹了過去發生的事情。鄉下人曾找到一條洋龍船，用以車水灌田，救活禾稻。可是五奎橋的橋洞太小，而洋龍船太大，搖不過去。鄉下人便不得不商量着拆橋，而且懇求過周鄉紳，但周鄉紳不答應。

劇本開始的一句話：「這是很熱的一個夏天的晚上。」夜深了，長工甲在打瞌睡；長工乙默默有思，仰望滿天的星斗。氣氛是沉重的。記得我在一九三五年看到洪深先生親自導演這個戲，有位同學說開始的一段戲非常沉悶，洪深先生說：「我就喜歡這個沉悶場面的開始。」我當時不明白他的意思，現在想起來，才知道沉悶的開始有助於讓觀衆們分沾到農民們的感受——苦悶和焦急；並且與其後高潮到來時的激昂場面作一對照。

開始的幾頁，只有長工二人的對話，但劇作者已介紹了過去發生的事，當前的規定情境與衝突的雙方，並且創造了沉重的、使人不耐煩的氣氛。衝突的雙方還未出場，周鄉紳的兇惡形象已先從台詞中表現出來了；而農民們處在無可奈何的境地，爲着生存而不得不與惡勢力周旋的情況，也同樣活現紙上。

情節的興起

遠處傳來脚步聲。

長工甲：（舉起燈籠照望，但看不清楚）好像有人來了。

長工乙：（張望了一下）是一個人來了。

長工甲：（仔細看）恐怕正是李全生。

長工乙：許是李全生回來了。（善意勸告）只讓他別拆橋就是了——你這毛頭小夥，動不動火星直冒。

長工甲：上一次是他先開口罵我，什麼「齯骨頭，做周家的看家狗。」——

長工乙：來了，來了！

脚步聲愈來愈近。兩個人都不做聲，等候着。

李全生出場之前，通過兩個長工的介紹，觀衆已感到這個人物的重要性。他是農民的代表，防禦一方的主力，愛恨分明，有時沉不着氣，那是因爲對封建勢力的敵視，正好說明他是一個正直的典型青年種田人。

全生上場後，招呼長工乙，提及他整天奔走，向鄰近各村借皮帶，希望利用皮帶注水灌田。他借不到，但台詞已暗示即使借到皮帶，機器的力量還不夠把水打到田裏。這說明農民們本不想冒犯鄉紳，祇是想盡辦法救活自己的禾稻。

長工乙勸告李全生不要出頭，他說周鄉紳親口說過會照應他。全生勃然變色，却按捺着性子，低聲和氣對長工乙說：「大叔，我曉得你是好意。可是——（怨極了，苦笑）大叔，這裏是我的一塊田，這裏就是一條河，河裏有的是水；只要水流到我的田裏，我就有生路了。幹什麼要人家可憐我，養活我！」接着，他反問：「村裏還有好些別的種田人，周鄉紳也都養活他們麼？」兩方台詞的衝擊，使全生沉不住氣，他揭穿周鄉紳專會玩弄手法，來刻薄鄉下人。他表示寧願做周鄉紳的窮家對頭，也不肯齯他吃剩下的骨頭，做他的狗。

全生提到「狗」字，長工甲便怒不可遏。他要把全生趕走，並且惡言罵他搗亂，挑撥鄉下人生事。全生滿腔悲憤：「我們不過是要拆橋，我們已經答應將來還替他做好的。這是我們不對麼！想法子弄水灌灌這幾百畝快要乾死的田，自己救活自己的性命，這是錯的麼！別以爲我一個人就能挑動這些鄉下人，這是鄉下人害怕，怕着那眼看快要到來的旱災、荒年、貧窮、困苦、餓死——逼得大家拚命的。」這段話引起衝突，長工甲上前把全生揪住，動手就打。全生着實捱了好幾拳，又一跤被推跌在橋下。全生

的捱打，暗示着防禦的一方還沒有力量還擊。

接着的一場，珠鳳的出現緩和了這場衝突。她與全生的談話進一步暴露了周鄉紳的奸險——他恐嚇全生那臥病床上的母親，想騙她來勸全生。全生在憤懣之餘，離開珠鳳，又到鄰村借皮帶去了。

接着的幾場戲：道士們的打醮求雨，使沉重的場面轉入輕鬆，並說明了當時農村的落後迷信——是另一股封建殘餘勢力；大保，替周家看守祠堂的謝先生的兒子，對着珠鳳及兩個長工批判迷信，使他們不時發生笑聲，更進一步使場面緩和，氣氛輕鬆愉快。

危機——延宕——衝突

天亮了。李全生借不到皮帶回來，抬頭望天，曉得不會下雨，發急：「太陽！又是大太陽！（其聲悽厲）滿天都是太陽！（轉身再看田裏萎倒、枯焦的稻，瘋狂似的嚷起來）爲什麼我們種的稻，會得死的！都因爲這座橋，這座五奎橋！我們還在這裏呆等、癡等、空等，等到我們田裏的稻，枯完死光，自己再餓死麼！拆橋呀！今天就拆，馬上就拆！鄉下人齊了心，大家來拆呀！我喊人去了。」

全生飛也似的奔去了。這引起危機，長工甲乙發急，忽忙走去報訊，和找人幫忙。

衝突快要發生了。在衝突來臨之前，劇作者加插兩場戲：大保與珠鳳的對話；打醮道士們的過場，與謝先生道別。這是一種延宕手法。

農民陸陸續續的來了，拿着鋤頭、釘鈀、木槓、鐵鏟、簸箕、竹筐、繩子、扁担等東西，預備來拆橋。謝先生帶領六七個長工來制止。爭吵、衝突隨起，幾個長工把全生包圍着；其餘的長工阻着鄉下人，撳住他們的鋤鈀、鏟槓。一片喧嚷：

「不要你們管！」

「不許你們拆橋！」

「鄉下人不幫鄉下人，倒去幫周鄉紳！」

「不許你們鬧！」

「做長工不要做昏了頭，連你們這羣惡狗一起打！」

「告訴周鄉紳，把他們捉到祠堂裏去！」

「周鄉紳有什麼兒！連他祠堂都燒掉！」

緩和——劇情繼續發展

在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長工甲氣急敗壞的奔來，高聲通報：「周鄉紳來了！」長工們停手，鄉下人也靜下來。場面緩和，衆人鵠候着，幕後傳來假咳嗽的聲音。

周鄉紳陪同地方法院承發吏王老爺上場了，他們帶來兩個僕人，一個司法警和幾個轎夫。狡猾的周鄉紳看到農民們帶着工具來拆橋，情況對己不利，便機智地裝作不知道，故意找出幾個老年人跟他們話家常，拉交情。年長的農民們不知不覺的對他客氣起來了。隨着，周鄉紳輕描淡寫的對衆人談到天旱，什麼「俛天意」，「盡人事」，「三年不雨，乃作桑林之舞。」他的妙論使農民們莫名其妙，面面相覷。接着他提到有人要拆橋讓洋龍船駛進打水，憤慨地說：「洋龍是洋人做出來的洋東西。難道洋人不來，中國的田都得乾死了麼！……凡是用洋龍打水的地方，夏天用不着車水，一羣年輕小夥子，都聚在茶館裏賭錢碰馬將，這就是洋人造出來的洋東西的好處了！」他做出憤世嫉俗的樣子，將手裏拿的洋人做出來的洋手杖用力敲地，贏得老年鄉民的同情。他們現在不要拆橋了。不少農民離開現場，李全生暗自發急。

珠鳳的上場使場面更趨和緩，却暴露了周鄉紳的淫邪；她的下場又使他爽然若失。

情節續起，李全生與周鄉紳的爭論引起雙方的對峙。王老爺突然站起談法律，威嚇農民。「我是一個法官，不能不維護法律的尊嚴。」「那一個犯法，我就拘辦那一個。——你們在橋上扳一塊磚，動一塊土，就是犯法的，你們拿拆橋的話恐嚇周先生也是犯法的。——」

農民們遲疑起來，李全生不肯就範；奸詐的周鄉紳造謠中傷李全生了。全生異常激動，要上前理論，却被別人制止。大保氣不過，發出「阿——呵」聲，引起他父親謝先生的懼怯，但周鄉紳的造謠生效，青年農民對全生懷疑起來了。

支配的力量佔盡上風

正當形勢對防禦的一方非常不利時，周鄉紳的佃農陳金福躊躇了半天，突然上前，胆怯地表示意見：「周老爺——我們並不是要聽李全生的話，沒有飯吃是眞的——到了眞荒的時候，不愁你老人家不周濟我些——別人呢，難說了——全生不過種七畝多田，別人却是幾十家人口——鄉下人不讀書，不過也未見得十分容易受騙，會上了全生的當——周老爺要明白，這是大家的事，不是全生一個人弄出來的——」

金福的發言，是轉榐點的前奏。周鄉紳動火了，舉起手杖，劈頭劈腦的向金福打去，並把他拖到祠堂綑起來。李全生跳上橋去理論，周鄉紳又提起手杖打他，全生奪過手杖，擲在河裏。周鄉紳拿着羽毛扇在他頭上亂敲，也被全生奪去，撕得粉碎。强烈的衝突並不對防禦的一方有利，全生終於被周家的僕人拖去。農民們氣極，上前幫忙；但人少力薄，被長工們攔住，敢怒而不敢言。

周鄉紳藉詞下場，但支配的力量仍佔上風。

轉榐點

劇情的發展是支配力量與防禦力量之間的撞擊，而轉榐點便是這兩種力量的最具決定性的衝突。在這一剎那，防禦力量建立了它的優越地位，變成了支配力量。

全生被拉去後，一個農民——桂升，愈想愈氣，上前質問王老爺。

桂：請問王老爺，爲什麼捉李全生？

王：他毀壞人家財產，……又撕了周鄉紳的羽毛扇。

桂：請問王老爺，爲什麼捉陳金福？

王：他——他——他說話說得不好。

桂：（怒極，不知那裏來的勇氣，什麼法院什麼老爺全都不管了。握起拳頭在王面上幌）請問王老爺，打人——動手打人——是不是犯法的？

王：（見他的拳頭有點怕）打人是犯法的，犯法的。

桂：周鄉紳動手打人，你爲什麼不捉周鄉紳？

這時候農民陸續來了不少，看着桂升羞辱王老爺。

桂：你做的是什麼官？——姓周的養一隻狗，也不會像你這樣聽話的。

情節降落——高潮——結局

忽然聽見祠堂那面珠鳳驚叫的聲音，衆人又漸漸地靜下來傾聽。珠鳳哭喊：「爹爹，他們打得你這樣厲害麼！」橋上的人聽了，毛骨悚然，四五十個人一點聲色也沒有，忽然不約而同的像暴雷似的，衆人大喊一聲，連長工們一起在內。

全劇的高潮到了。情勢掉轉，農民們成了支配的力量。周家的長工們也倒轉過來，站到農民那一邊。王老爺面如土色，不得不答應放人，倉皇逃走。桂升轉身大喊：「我們還等什麼，拆呀！拆呀！」衆農民齊聲響應，拿着傢伙動起手來。

一片鑼響，由遠而近，不少的男女老幼農民來了，大家動手拆橋。幾個人奔向祠堂救人，橋上磚石橫飛。

祠堂那邊鑼聲震天價響，全生奔回來，「好，我去把洋龍船撐過來。」他飛奔去了。

大保與珠鳳扶着陳金福回來，金福也忙着拾磚。大保說：「啊啊，這一下周鄉紳算是完全的完結了！」珠鳳接着說：「現在鄉下人有了活路了！」鑼聲又響起來，更多的人來拆橋。幕下。

從上述的描寫，可以看見：轉捩點過後，劇情便急劇降落。拆橋是這劇的高潮，而在幕落前大保和珠鳳的幾句話，明確地表示農民們戰勝代表封建勢力的周鄉紳，也就是這劇的結局。

結語

簡單說來，《五奎橋》的劇情是寫農民爲了要救活田裏的禾稻，因洋龍船撐不過橋，而不得不與周鄉紳對抗；經過幾度衝突，終於把橋拆去。《五奎橋》的主題是反迷信、反封建。那座橋是周家權力的象徵，也是封建與迷信的象徵。

根據以上的分析：開始是壓抑、沉悶的場面，而高潮與結局却是激昂、興奮。兩者互相對照，開始時給與觀衆的抑壓感，在結局時一掃而清；這加强了劇本的感應力，讓觀衆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期望《五奎橋》的演出，能使觀衆感受到三十年代的中國農民們在苦難中的沉悶與戰勝惡勢力後的歡欣。

在劇本裏，兩種力量的衝突對抗，非常顯明。開始時，封建勢力佔着支配的地位，而且非常强大。正面的一方採取防禦的措施，力量遠不及前者；其後爲了反抗求存，終於得到勝利。

值得注意的是：周鄉紳與李全生是鮮明的對照。前者奸詐而多計謀，談吐文雅，一團和氣；他的陰險在平時不易外露，只在動火時才現出猙獰的眞相。後者正直而善良，他的所作所爲，都是爲了大家；他在看到同伴抵受辱罵毒打時的激動，比自己被人造謠中傷時更爲强烈。前者使人憎恨，後者使人欽敬。飾演李全生的演員必須幾度沉着氣，使人同情，不能使觀衆誤認爲暴躁的青年。

《五奎橋》是一個良好的獨幕劇，它的結構很值得從事編導的青年朋友們參考。

（按：《五奎橋》與《香稻米》將於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在大會堂劇院重演。）

美國準備出版《二十世紀傑作》叢書

明華

美國準備出版一套二十卷的《二十世紀傑作》叢書。編委會已組成，包括有諾曼·柯申斯（《星期六評論》主編），扎克斯·巴申（前哥倫比亞大學某學院院長兼系主任）等等。具體負責編輯是莫蒂默·艾德勒，他已經提出一份七十三個作家一百三十一部著作的名單（包括文學、社會科學、哲學、自然科學），請編委會考慮，並徵求社會各界發表意見。

《時代》週刊公佈了艾德勒這套新的叢書的選目。他選的大部份都是西方學術界公認的代表作。其文學選目如下：

安東·契訶夫：《三姊妹》、《櫻桃園》

喬治·伯納·蕭：《人與超人》、《巴巴拉少校》、《傷心之家》、《聖胡安》

詹姆士·喬依斯：《青年藝術家的畫像》、《優里色斯》

馬賽爾·普洛斯特：《憶華年》

托馬斯·曼：《魔山》、《約瑟夫和他的兄弟們》

約瑟夫·康拉德：《諾斯特洛姆》、《共享秘密的人》、《黑暗的心臟》

威廉·福克納：《薩托里斯》、《喧囂與憤怒》、《八月之光》

D.H.勞倫斯：《兒子們與情人們》、《戀愛中的婦人》

T.S.艾略特：《大教堂謀殺案》、《鷄尾酒會》、《荒原》

弗郎茲·卡夫卡：《審判》、《城堡》

喬治·奧威爾：《動物農場》

亞力山大·索爾仁尼琴：《癌病房》、《第一層》

索爾·貝婁：《賽姆勒先生的星球》、《赫索》

薩繆爾·貝克特：《等待戈多》、《遊戲的結局》

歐納斯特·海明威：《老人與海》

阿爾貝·加繆：《瘟疫》、《墮落》、《局外人》、《叛逆者》

符拉基米爾·納布柯夫：《洛麗泰》

豪爾赫·路易斯·鮑爾赫斯：《想象的生物之書》、《布勞迪大夫的報告》、《夢虎》

亨利希·標爾：《小丑》

安德列·紀德：《僞幣製造者》

安德列·馬爾洛：《人的命運》、《人的希望》

尤金·奧尼爾：《漫漫長日進入黑夜》、《送冰人來了》、《哀悼》

阿爾杜斯·赫胥利：《光輝燦爛的新世界》

朱塞培·迪·蘭杜薩：《豹》

格雷厄姆·格林：《權力與榮耀》

讓——保爾·薩特：《厭惡》

威廉·勃特勒·葉芝、羅伯特、艾德溫·阿林敦·羅賓生、T.S.艾略特、賴納·馬利亞·里爾克等：《抒情詩選》

外國文訊

阿凝

柳州訪柳侯祠

柳州人對於唐代文學家、柳州刺史柳宗元，有一份特別深厚的感情。

在街上，你隨便向哪一位當地人請教去柳侯公園的道路，他們都會綻開笑臉，用親切的語調給你指點方向。

柳州人對柳宗元的感情似乎是世襲的，祖祖代代留傳下來，已經一千多年了。

柳侯公園是每個柳州人家史的一部分；是每個柳州人從童幼開始就凝注在心中的溫馨的記印。

我不是柳州人，只因種種機緣，也感染和體味了他們的那份摯情。

小時候，有兩位堂叔在柳州最熱鬧也最像樣的兩條街——小南路

和培新路開疋頭店。家人帶着我從家鄉到柳州玩，我們就住在小南路七叔的家裏。

小南路就在柳江的旁邊，這是柳州的「廣東街」，建築的式樣和廣州市帶騎樓的馬路一模一樣。街道兩旁的店子，賣的多是「省城」來的貨式和「蘇杭貨」；而店東十有八九是廣東人，羅定、肇慶、雲浮一帶的鄉親尤多，店夥之間完全粵語對白，一走進街口，便到處聽聞廣東鄉音。夏天這裏的櫃面伙計一件是半胸扣無領細紗白色線衫，下面穿黑膠綢、雲紗唐裝長褲，頭髮梳得油光可鑑，無論夏冬，脚上都穿襪和擦得光亮的皮拖鞋。跟本地人說柳州官話，穿老式唐裝布衫成鮮明的對比。

柳州人是很勤勞的，白天都不大上街。夜裏小南路、培新路一帶燈火通明，居民們吃過晚飯，便三三兩兩蹬着木屐或皮拖鞋，踢踢踏踏地到來趁夜市。要問起同鄉們和當地人，柳州什麼地方最值得去看看，他們幾乎一致向我們推薦柳侯公園，還對我們講述柳宗元在柳州的故事，如數家珍，熱情地一再建議說：我們從外地來到柳州，柳侯祠是不應該錯過的。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意識到柳宗元在柳州居民心目中的地位了。後來我因事幾次經過柳州，最近幾年因探親又去過兩次，發現柳州居民對柳宗元始終都那麼景仰和懷念，可見地方官對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他們是多麼看重啊！

同柳州的知識分子談起柳宗元，他們都會告訴你關於這位刺史先生的一些事迹。柳宗元是中唐時期的著名散文家與詩人，他在政治上有過一番抱負，唐順宗時曾參加了以王叔文爲首的主張革新政治的一派，被任命爲禮部員外郎。其後王叔文被殺，柳宗元也被從首都長安貶到永州（現在湖南省零陵縣）當司馬。唐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三月，又被貶柳州爲刺史，直到元和十四年（公元八一九年）十月，在柳州病逝，只活了四十七歲。因爲他的原籍在河東——現在山西省永濟縣，後人稱他「柳河東」。又因爲他在柳州做刺史，是柳州一位很好的地方官，於是又稱他「柳柳州」。

柳州，在唐代是屬於嶺南道的一個下等州，管轄馬平、龍城、象、洛容、洛潭五個縣，州治設在馬平，即現在的柳州市。這裏比起永州，不僅距離京城更遙遠，而且當時是經濟文化也更加落後的少數民族聚居的邊疆地區。柳宗元以一個地方長官的身份來到了柳州，他見到柳州附近不少地方還是遮天蓋地的原始森林，懸掛在樹上的毒蛇

像一串串的葡萄那樣，景象一片荒涼。而且偷盜殺人的事層出不窮，老百姓在這種情形下不能安居。而柳州的風俗和中原相比，也迥然不同；人們受迷信的影響很深，生了病，只曉得用鷄骨來問吉凶，而一般人的性格也比較剛烈、暴躁。柳宗元看到當地人這種迷信、貧困、不開化的情形，心裏很矛盾。經過再三的考慮，覺得不能因爲自己本身的遭遇不幸，而對老百姓的疾苦不聞不問；既然來到這個地方，就應該把這個地方治理好。因此，柳宗元在柳州做官雖然只有短短的四年多，但是爲柳州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最著名的是解放奴婢。

那時候，柳州地區「豪家婢妾百餘，男僕數百」。地方豪强、土地主所擁有的大量婢妾和男僕，很多都是由放高利貸騙來的。農民交不起地租，或還不了債務，就得把自己的子女抵押給債主，到期無力贖回，就利上加利，等到債款與利息相等，被抵押的子女就要終身淪爲奴婢。主人可以像對牲畜一樣地鞭打、苛待，甚至虐死他們。這種野蠻殘忍的作法不但違反人道，也嚴重破壞社會生產。柳宗元下令規定了奴婢贖身的辦法：特別貧苦的奴婢，可以把他們勞動所應得的工錢，按時間長短記下來，如果到了工錢與所欠債額相當，便可以得到釋放，回到自己家裏。後來，柳宗元的這個政令，還被桂管觀察史裴行推廣到柳州附近的幾個州縣，只一年，就使數以千計的奴婢得到釋放。

其次是改變殺牛馬祭鬼的惡俗。以後蘇東坡在海南時，還仿用他的辦法去改變黎族的同樣惡俗，這件事見之蘇氏所寫的《書柳子厚牛賦後》一文。這種改革，很有利於解放生產力。

第三件好事是開鑿水井。柳宗元看到柳州居民沒有水井，都是用水罐到柳江裏取水。柳江河岸又高又陡，天旱水位降低，取水路程更遠；雨天路滑，上下更加困難。他親自督工在城裏挖了幾口水井，給人們生活上帶來了便利。

此外，他又組織社會閒散勞動力，在柳州河南大佛寺種竹三萬竿，開荒地一百多塊和若干畝水田，種了不少樹木以保護農田和美化城市。又提倡種柳、種柑，防禦盜賊，興辦學校……等等。

像柳宗元這樣一位好的地方長官，在封建社會裏是不常見的，因而柳州人民對他都加以讚揚，一代復一代的傳頌。

當地人用來紀念柳宗元的柳侯公園，在柳州北岸的西

北，大門的牌坊後面鐫刻有「羅池勝迹」幾個大字。所謂「羅池」，是唐代時柳州人爲了紀念柳宗元而挖的一個池塘，附近樹木參天，綠蔭婆娑，是當年柳宗元經常遊覽的地方。每當月明之夜，樹影映入池內，影得分外的光亮，人們便到這裏來追思柳宗元從前開闢柳州作出的功德。柳侯祠就建在羅池的旁邊，也是柳州人集資興建的，初建於唐代長慶（公元八二二年），那時叫羅池廟，宋代才改名爲柳侯祠。「羅池夜月」是柳州名勝之一。

唐代柳州人在羅池廟旁還築了一座柳宗元衣冠塚，碑上刻着「唐刺史文惠侯柳公宗元墓」。據說柳宗元死時，當地人願意把他葬在柳州，但他是河東人，必須歸葬故鄉。柳州人只好把柳宗元的衣飾冠戴留下一些，代替遺體埋葬，供後人瞻仰。後來這裏建公園，就把它稱爲柳侯公園。一千多年來，這些紀念性的建築物，每代都稍有修葺。

抗日戰爭時，日本宣佈投降之後，潰敗的日軍曾陰謀把柳州毀滅，縱火把許多地方燒得稀爛，柳侯公園據說也遭到破壞，幸而日軍來不及放火，公園內的歷史文物才得保存。但公園已破爛不堪。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廣西軍閥們在公園內豎立自吹自捧的紀念碑，看來不倫不類，十分討厭。直到四九年以後，公園恢復原貌。這二十多年來，柳州人把柳侯公園內文物妥善保存，還把公園擴建修飾。

最近一次我到柳州去，發現柳侯公園比上次去又擴大了許多。大門口三層牌樓似的建築和那對光滑的座地石鼓，仍保持着古樸的風範。一進門，是偌大的一片花園，高大濃綠的古樹，遮住了烈日，帶來陣陣涼颼，古樹林的旁邊，花圃裏分植着七彩繽紛的奇花異卉，有許多似曾相識，但都叫不出名字來；再進去穿過一條小溪，右邊又是一個大花圃，種滿了各色的盆栽，四週用稀疏的竹籬圍繞，看來是個新闢的花卉實驗場。在它的右邊，一個園子裏擺了無數的石山盆景，也有大大小小的盆花，都是珍貴的品種，可惜這天展覽場休息，不得其門而入，只好在園子外面打打「花釘」了。

再往下去，是一彎流水，亭台，水榭，曲橋，佈置的宛如蘇州園林一般。但這裏的氣魄，要大得多了，彷彿來到一個無邊無際的山脚。路旁垂柳依依，一樹連接一樹的重瓣夾竹桃火紅的花朵像在燃燒，我從未看到這麼茂盛的夾竹桃花，它們把樹也壓彎了腰。

這裏還有一條白蘭路，柳州方言稱白蘭和玉蘭花，在這條長長的路上經過，頭髮衣衫都熏上了濃香，在小溪邊，各色美人蕉，拼命的往上長，又粗又壯，色彩是那樣

鮮絕艷絕。

來到羅池了，這裏種了許多柳樹和其他樹木，水是活的，綠波微盪，把一團團翠綠的樹影攪亂，就像蘇州刺綉出品的亂針綉名畫似的。從羅池過去，又有一個新闢的花圃，來這裏看花，眞有應接不暇之勢，是名副其實的百花園。

從柑干樓到柳侯祠中間，在原來「思柳軒」的舊址，設了茶座，憑窗小坐，可以飽覽園中的景色。這裏兼營攝影，水邊泊有小船，是提供給人們照相用的，堤邊小渡，的確比在室內或花園假山前拍呆照要生動有趣得多。

而最令人感到新鮮的是，在柳侯祠前面的地坪上，一群說本地話的，工人、幹部模樣的男女，在討論柳宗元的著作「封建論」。在舊社會，你幾時見過一大群工人集在一起討論起文史來呀！現在這裏的工人文化水平都比較高，他們不僅用全新觀點討論學習文史，還會寫文章在壁板上論爭某個問題。有一間拖拉機廠的工人理論小組，還跟柳州市博物館寫作小組合作，寫出研究柳宗元的專書了。像這樣的創舉，不但一千多年前立志改革柳州的柳宗元所沒法預料，對於我這個從海外回去的搖筆桿的人來說，也大感意外，不禁爲之頻呼失敬！慚愧！

小說《薩維爾》獲布克獎

明華

英作家戴維・斯托利（David Staley）的小說《薩維爾》（Saville）獲得一九七六年布克獎（Booker Prize）。布克獎是目前英國比較著名的小說獎，從一九六九年起每年評選一次。據《書商週刊》報導，布克獎的評選委員從六十六部長篇小說中預選出六部候選作品，再加以評選，最後中選的是斯托利的《薩維爾》。

評選委員會主席沃爾特・艾倫（Woart Allen）對這部小說的評語是：“是年提出的作品中，描寫工人的小說很少，惟《薩維爾》以煤礦生活爲描寫對象。這部作品，可與二十世紀以來任何一部著名的小說媲美而當之無愧。它是本世紀英國小說中最偉大、最親切的作品之一。”

斯托利從一九六二年起就開始寫《薩維爾》，十多年來，幾度易稿才最後完成。《薩維爾》出版後，引起了英國文藝評論界的注意。《泰晤士報文學副刊》稱讚“這部描寫童年和成長過程的小說，樸素、厚實、結構緊凑，帶有强烈的自傳性，是斯托利才氣橫溢之作。”

外國文訊

樑上有雙燕

（古巴）吉列爾莫・卡夫雷拉・因方特著
杜　漸　譯

吉列爾莫・卡夫雷拉・因方特（Guillermo Cabrera Infante）是當代古巴著名小說家。本刊一九七六年七月號曾有拙作《誰是落入陷阱的老虎？》一文，對這位作家的生平及其著作做了概略的介紹，當時把名字譯稱「因芬狄」，實應以「因方特」譯之爲宜。茲順予更正。

因方特目前寓居倫敦。他的作品有長篇小說《三隻落入陷阱的老虎》和短篇小說集《在和平一如在戰爭》。他因同卡斯特羅有了爭執，結果丟了外交官職務，流亡國外。《樑上有雙燕》這篇小說描寫的是古巴知識分子的精神苦悶。作者通過隔壁廊前簷際的燕巢，因美國老婦放下遮篷而巢碎卵亡，象徵古巴國家民族當前的危難，而知識分子對待這一危機，迄仍猶疑不決。作者運用象徵手法寫出古巴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通過覆巢之下無完卵的暗示，指出知識分子的猶疑是害事的。這篇小說寫於古巴革命前，但在作者離開古巴以後始行發表。它表達了作者對古巴革命前後所持的一貫的態度。

——譯　者

隔壁住着一對年老的夫婦，在他們的廊簷間掛着一卷青綠色的遮篷，遮篷老是捲起來，從未見它們放下。我曾有一兩次見他們走出露台，他們是相當老的人了，又矮小，像縮了水似的。一年之中，在那兩三天冷得要晒太陽時，他們才出來取暖。要是我沒弄錯，他們是美國人，雖則我從未聽見過他們的講話。

有一天，我的妻子告訴我，有兩隻燕子在那廊簷間築巢。

她說：「你看，牠們總是有一隻留下來照顧那小巢，而另一隻飛出去尋找稻草呢。」

「那留下來的準是隻雌燕。」

「你怎麼知道的？」

「因爲牠難看些。」

「眞的？」她懷疑地望了我一眼。

在那歪歪扭扭地捲起來的遮篷上形成了一個袋子，一隻肥胖細小的燕子在守望着，而牠的伴侶口中叼着乾草，正在設法從袋口鑽進去。

她提議道：「我們得告訴隔壁的人，否則他們放下遮篷，燕子蛋就會跌下來打破啦。」

我妻子像看一隻罕見動物一樣望着我，大概把我當作世界上最善心的男人了。

「牠們甚至可能已經有了小燕，」她以認眞關切的口氣說，「牠們還未學飛前會摔死的。」她像女人常有那樣，强人之難地加上一句：「爲什麼你不去跟他們講講呢？」

「我們看看再說吧。」

這差不多等於是說「下個世紀再說吧」一樣，她的臉色一變，催促道：「你應該現在就去！」

「不成啊，親愛的，我需要完成這本書呢。」

早先那種欽佩的表情，完全從她的臉上消失掉。

「嗯，寫完一本書比救兩隻可憐的小鳥的生命還要急迫嗎？」

「可是，親愛的，牠們連巢都還未結好呢。」

她的語調變得越來越帶命令口氣了。「你想怎樣，呃？要等到燕子蛋跌落下來才去嗎？」

她贏了。

「好吧，我一寫完這一頁就去。」

但等我站起身來時，她老早就改變主意了。

「看來，我想你還是把這事留到明天辦吧，已經晚了，再說，他們也從來沒放下過那遮篷的。」

「那好吧，親愛的，明天我下班回來時，我去跟他們

談談就是了。」

「好的，可別忘啦！」

第二天下午，我放工回來，決定去找那對老夫婦談談燕巢問題。五點過後，天氣怡人，我居住的建築物是一間公寓大厦，有一個中央天井，在天井中間種有一棵高大而多葉的棕櫚。在夕陽中一切都抹上了玫瑰紅色，一陣涼爽的清風，把初夏的下午暑氣消除掉。

我按了兩次門鈴，門才打開，開門的是個滿臉雀斑的金髮姑娘。她有多大年紀？她穿着一件鬆身的黃紅柳條袍子，腰間束着一條黃燦燦的腰帶，脚穿拖鞋。她的長髮像水波似的垂下，把她寬濶而稍爲有點兒蠢相的額頭遮住，她根本不漂亮，但却有着美國姑娘那種吸引人的外貌。她看去不像是個女佣人。

「老先生和老太太在家嗎？」

「對不起，我不會西班牙話。」

她不會說西班牙話，而我的英語又太差，如何把那事解釋得清楚呢。我知道要講清楚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是說，那對年老的夫婦是否在家？」

「哦，你指的是爺爺和奶奶。」她用英語說，「他們不在家，都出去了。要到晚飯時才回來。」

她講話的聲音好像不是由她口裏發出來似的，講得又快，我差點聽不懂她說什麼。

「嗯，那是有關燕子的事。」

她竊笑說道：「這對我可是新聞了，我不知道我祖父母養燕子來消磨時間呢。」

我認爲她這玩笑開得並不到家，這弄得我相當狼狽，我決定把遮篷上的燕巢解釋清楚，免得她以爲我是來白撞的。我告訴她，我希望他們能知道，免得無意中失手把燕巢毀掉。我當時竟沒想到，竟忘了講清自己是住在隔壁的鄰居，而且是個有妻室的人。

「你請進來吧，我爺爺奶奶回來，我會轉告他們的，現在你先把那燕巢在什麼地方指給我看看吧。」

那公寓裏的傢俬擺設並沒有我想像的那麼豪華，不過看去頂舒適。厨房的佈置跟我們完全不同，起居室也大得多。當我們走到露台時，夕陽把附近大厦的牆壁照得通紅，我家廊簷的百葉簾已關閉起來了。

在遮篷上，雙燕正忙於在日落前把巢築好，其中一隻叼了一根又長又彎曲的乾草回來，却無法塞進遮篷去，牠擊拍着雙翅，在空中定住，用爪子推乾草進去，但乾草彎得更厲害，更沒有辦法塞進去了。燕子茫然不知所措了，

這時雌燕探出頭來，想飛出去，於是雄燕放棄了，任由那乾草跌了下來。牠鑽了進去，跟着一隻燕子又鑽了出來，這隻是那雌燕嗎？牠飛到大廈後邊不見了。

「眞逗人愛，」那姑娘笑了起來。她的笑很緊張也很直捷，但她的身體却不顯示出一點感情。

廊上開始涼快了，它在中午是很熱的，但現在從公園吹來的微風已使它涼却。夕陽只照到對面大廈的高層。我們走進屋內去。

「你坐一下好嗎？」

我立即接納了這邀請，坐在窗檻旁的一張小板櫈上，她正向客廳走去，看見我這樣，微笑着回轉來，坐到床沿。這時我才明白自己弄錯了，但我並沒有設法更正過來。

我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嬌。你呢？」

「塞爾維斯特雷。」

「這名字眞有趣，我是說，我頂喜歡它，我想我是沒辦法講得準確這樣拗口的名字，像你講得那麼順溜的。」

「你當然可以的。」

「不，我講不來。」

「試試看吧。」

「我永遠也講不準。」

「試一次看，即使試一次也好。」

她試試叫我的名字，可講出來的却不知所云，發音像「西米得你」。

「不，不是西米得你，我根本不是西米。」

「明白吧？我是永遠也發不準那音的，不過聽你講頂好聽，你再講一次。」

「塞爾維斯特雷。」

「再講，」

「塞爾維斯特雷。」

「再講，再講，再講！」

她大笑起來，把身子往床上一倒，我看得見她長得歪扭難看的白色牙齒，用牙箍套着，我不喜歡她這付笑相。我想她需要牙箍套上她的大笑呢。當她止笑時，她仍躺在床上，她的長袍掀開，露出膝蓋，我可以看得見她的大腿。有好一陣，我們誰也沒說一句話。

「嬌，你的名字也很有趣呢，」我這麼說，爲的是打破沉默，可我的聲音顯得很空洞，於是又再次沉默起來。

過了好一會，她說：「我沒有什麼有趣的，甚至連名

字也俗不可耐，它頂傻氣，又過時，根本毫不有趣。」

這次沉默得更久了。我們都知道，不論誰再講下去，就會講出些不合時宜的話來了。她驀的坐起來，顯得很嚴肅，非常嚴肅。她樣子很鎮定，但這種控制下面隱藏着衝動：她的沉默就像一道河壩，擋住在不斷上昇的河水。有一陣我以爲她一開口講話準會說髒話了，我會聽得明白嗎？我懂得男人講的所有英語髒話，但女人講的却一竅不通。不過，她只是盯着我，她的眼神並不煩亂，她那歪扭的嘴是生氣的，但她的目光並不生氣，雖然那裏面也有着點兒古怪。

她站起來，解開了作爲腰帶的綁帶，袍子打得更開了，我認出那原來是件可以改妝的罩衫，用腰帶一圍就變了樣的。現在她是個女人了。她赤着脚站在那兒，雙腿牢牢地挺立在石階磚上。有一陣我不去想她的年齡。

她說：「我喜歡你的頭髮，我總是喜歡非常黑的頭髮的，我喜歡黑色的東西。」

她用手指撥弄我的頭髮，突然她彎下身來吻我，她的吻是粗野的，我覺出她的牙箍壓着我的嘴唇，跟着壓着我的牙齒和舌頭。

我伸手把她摟緊，伸手想去撫摸她，但她一把將我推開。

「不要！不要！」

她的聲音並不生氣，但很堅決。

最後，她吻罷了我，站在那兒，在我摸摸嘴唇看有沒有印上她的唇膏印時，她猛地一耳光摑過來，摑得我頭腦昏黑，等我知道是什麼回事時，她已摑了我好幾個耳光了。我兩頰發燙，右眼流出一滴眼淚來。

「你追求的就是這個吧？」她喊叫道。

跟着她生氣地走出房間，我最後看到的是她的腿，我心想：「她有着一雙足球運動員的粗腿呢。」

我留在那兒，不知道我是留好還是走好。

很快，我聽到抽泣聲，設法聽出它是從哪兒傳出來的。有人在另一間房間裏啼哭，我走進去，發現阿嬌在那兒，雙臂扒在桌上，頭夾在兩臂之間，肩頭在抖嗦，我爲她難過，忘了剛才她摑我耳光那回事了，我忘却難道是想得到更多親吻嗎？我摸摸她顫抖着的肩頭。

「別管我，」她說，我不明白爲什麼突然會想到荷里活的神秘女郎嘉寶。

「請別哭吧。」

從桌上傳出一陣像壓抑的抽泣又像是笑的聲音。

「那麼你以爲我在哭嗎？」

她突然狂笑着抬起頭來。

「你以爲我在哭嗎？這可眞是我在這古怪的一天中聽見的最古怪的話了。」

她站起來，面對着我，讓我看清她根本沒有哭過。

「我哭？爲你哭？爲你這個拉丁美洲的野小子哭嗎？」

她笑得更響亮了。

「蠢材！」

她向大門走去，拉住門拴，但却沒有把門打開，相反却把頭抵住門板，這時她眞的哭起來了。她靜靜地哭着，但我還是害怕所有隔鄰的鄰居都會聽到她哭呢。

「你這蠢材，蠢材，蠢材！」

我走過去，用手摸摸她的頭，她的頭髮很硬，但很順，她冷靜下來，過了一會，她擰動門拴，把門打開，我想把它關上，但她用力一拉，把它拉開來。

「我們還會見面嗎？」

她這才最後望我一眼。

「不，我明天就走了，明天一早就走啦。」

我走出大門，回過頭望了她一眼，心想她等會又會再哭一場的。

「再見。」

「別了，西米得你。」

兩三天後，我在自己家的露台上看一本新書，我已設法忘却一切，但我明白回憶它似更容易些：

當時門關上時，我在那兒站了一陣，在門上有一個卡片，上面寫着「沙林格先生夫人」的字樣。我想去按門鈴，並不是我想再見見這神經質的美國女人，而只是想證實剛才發生的到底是否確是事實。也許這一切只不過是我胡思亂想出來的吧？根本沒有人來應門，因爲屋內根本沒有人。屋內空無一人，一切都沒發生過。我記不起她的容貌，也記不起她的聲音了。嬌這個人根本不存在，我的名字也不是叫塞爾維斯特雷。這整件事全是謊話罷了。

「塞爾維斯特雷。」

我身後響起了妻子的講話聲。

「老天爺，那些人啊！」

「什麼事？」

「你看那些人！」

「親愛的，你說的是哪些人？」

「隔壁的人，隔壁那對老夫妻嘛！」

我從我的書本抬起頭，望向隔壁的露台。他們中的一

個，那老太婆正在把遮篷放下來，燕子繞着那青綠色的遮篷布在亂飛。

「他們竟把遮篷放下來！」

「原來如此。」

小小的燕子蛋跌落地上，有一隻在露台的牆壁上碰碎了，留下了一團黃白的污漬。

那小個子老太婆就像那些燕子一樣大受驚震，跑進屋去，發抖地輕聲叫着：「歐內斯特，歐內斯特！」向她丈夫撲去。

兩隻燕子拍着翅膀，繞着打碎了的蛋在悲鳴，那雌燕停落在濺得一地的蛋黃旁，用喙子在喙着，牠從蛋白裏叼起一根濕的小樹枝，飛向那曾經是牠們的巢的地方去，設法尋找原來的那個地方，不停地向綠色遮篷的塑料布撞碰，牠更覺迷惘，終於把那小枝從口中扔掉。

我妻子眞是氣壞了。她走到露台邊，望着隔壁的露台。跟着她走向我這邊來，把所有的激憤全用在一句話上：「你竟沒有講給他們聽嗎？」

我望着她，啞口無言，叫我怎樣解釋好呢？

岡恩的小說集《突破點》

寒濤

占姆士・岡恩（James E. Gunn）是美國科學幻想小說作家協會的前任主席，寫作甚豐，除了一本美國科學幻想小說史料研究外，他還寫有十本書，七十五篇小說，一套電視片集和一部改編成電影的長篇小說。《生與死》的中譯本即根據岡恩的小說《The Immortal》翻譯的。

《突破點》（Breaking Point）是岡恩的短篇小說集，收集了八篇小說，它代表了作者創作的發展過程各個階段的特點。

岡恩說，這些小說是他試圖完成的一個任務，就是：說明科學幻想小說每一樣他所知道的東西，包括小說的背景、象徵、主題和人物性格。他特別喜歡把人物放在不平常的環境中，面臨困難的抉擇，而情節的發展一直將人物推到一個轉捩點上，不是突破就是被環境壓碎。

岡恩指出近代的科學幻想小說作家已經成長起來了，他們讀了大量的科學幻想作品，同時又能夠熟悉文學，他們要寫出達到文學主流的批評標準的小說。

在《突破點》這本小說集中，包括有《突破點》、《一個名叫史密斯的怪物》、《灰姑娘的故事》、《玩具熊》、《一個擁有明天的人》、《綠拇指》、《權力與光榮》，還有一篇中篇小說《傾聽者們》。書由達夫科學幻想小說出版社出版。前面還附有康薩斯・羅蘭士的介紹文章。

外國文訊

傾訴

何達

每天我都在傾訴
向着一眼望不盡的
　山山
　水水
山上的樹
水上的帆
也向着你
——即將遠行的人

每天我都在傾訴
向着一時數不盡的
　日日
　夜夜
日裏的雲
夜裏的燈
還有你
——深夜不眠的人

有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即將發生
　億萬人的生命
　億萬人的幸福
全集中在一個焦點
在一個共同的問題上
　爆發
　延長
達到一個共同的
　結論

每次我拿起筆
　放下筆
我都在傾訴
向着憂愁的心
　快樂的心

向着平靜的心
　焦急的心
從各個角度
用不同的語言
傾訴我的希望
　我的懸念
有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即將發生

如今我們思考
要用最大的廣度
在最大的規模上
　構思
在最大的構思中

行動

有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即將發生

冬天來臨的時候
滑雪去吧
夏天來臨的時候
去到那海浴場的沙灘
游泳
或者曬太陽
但是請不要忘記
有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即將發生

告訴你的鄰人
告訴你的兒女
當你在林蔭路上漫步
挽着你最可愛的情人
談着你們的前途
　你們的婚姻

請不要忘記告訴她
有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即將發生

每天我都在傾訴
向着直率的心
　精細的心
向着敏感的心
　偉大的心
我傾訴
沒有一件事
像這樣地迫切
沒有一件事
像這樣地深沉

當春天來到的時候
要動員億萬人的意志
　億萬人的精力
來保衛
讓花不要殘
樹不要倒
大廈不要傾頹
一切美好的事物
不要碎成片
　化成灰

有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即將發生
億萬人的歷史
將在苦鬥中得到延長
億萬人的未來
將在烈火中得到考驗

我傾訴
用着念念不忘的激情
向着你
向着他
也向着我自己
有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即將發生

一九七七，十，十六　香港

日落日出

余盈

閑情似乎不適合這個時代，然而，又怎會沒有閑情？

那落日，這會兒，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

在記憶中，幾十年來，我似乎是第二次看到那麼美的落日。

它像個橙黃色的圓月，掛在灰濛濛的天邊。

用橙黃來形容那顏色，實在太過粗略，應該說是：帶着橙色基調的、燦爛的金黃。

天空的確整個是灰色的，這就把落日顯得更突出。

不只天空是一片灰，地面上那屋宇的海洋，大致也是一片啞灰。

然而，閑情不適合於這個時代，我爲什麼要去欣賞這景色呢？

我手上的報紙，社會新聞版上，刀光拳影，血迹斑斑。國際新聞版上，仍然有巨魔，張牙舞爪；仍然有被壓迫者的呼號，仍然有小戰場在冒着憤怒的黑煙。

那落日，仍然吸引我的注意。

原來，它的色調分佈得並不均勻。原來，它的底部，色澤較深，上部色澤較淺。叫人覺得，彷彿落日裏也分成天與地兩部分。天，是淡淡的金黃；地，是深深的金黃。

眞是惹人幻想，幻想一個美滿的世界。

大概注視太久，我的眼睛受不了了，發生了錯覺。覺得有幾個灰藍色的、圓圓的日影，錯落有致地、重重叠叠地印在金黃色的圓餅旁邊。

閑情的確不適合於這個時代。我猛地警覺，忙看看手錶，生怕把自己失落在這片渾圓的金光裏。

我問自己：「忘了什麼沒有？有什麼該立刻做的事沒做麼？」

我看看地面上那片屋宇的海洋。我知道，無數屋頂下面，有無數生靈像我一樣忙碌。

這是個忙碌的都市，大多數人必須十分忙碌，才可以維持生存。

然而，我仍然想偷閑，想耐心看完難得一見的美景。不需要多久，落日已經掉下更低的天邊。那裏，遠山完全被那灰成一片的雲霧掩蓋。於是，落日在我們眼中，不是落在山後，却落在雲霧裏。

落下三分之一了，落下半個了，整個落下了。

雲霧一定很濃，它把落日的光輝，密密地封住，不讓它透射出一縷半縷的光線。

於是，落日落完了之後，展開在我眼前的天地，就是上上下下一片灰。一片最單調的都市景色，毫無美感。然而，剛才那落日，却那麼美。

「這個露台朝西，夏天一定很熱，可是，可以看見落日，也不壞！」一個朋友說。

「嘿，我現在才發現，這裏附近一帶，完全不同啦，現在全是高樓大厦，像個小城。前幾年，還很荒凉嘛！我記得，我就是從這個露台往下望，看見這裏那裏，全是荒地，沙塵滾滾。這個世界變得眞快！」一位親戚說。

親友們從客廳出來，走進這個露台，談論起來。所談所論，全圍繞着「變得眞快」這個話題。

從建築業的蓬勃，談到虛假繁榮，談到各種政治勢力在這片彈丸之地的角門，談到這急激變化的時代，談到這個城市的人口成份與及人口流動，談到出洋求學潮，移民潮，再回過頭來，談到個人，談到親友的聚散。

露台外已經沒有美景可供欣賞，即使有美景，大家也沒有閑情去細談它。

閑情不適合這個時代，無論你站在哪一個人生崗位，無論你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你都會被捲入急促進展的時代急流裏。

然而，人又怎可以沒有閑情呢？

不知是誰，注意到露台上的一盆曇花，興致勃勃地但

又惋惜地說：「開過了了？」

「開過啦，中秋節後一天晚上，開過了。」

只好去注意別的盆栽了。玉蓮、富貴竹、玫瑰、茶樹、橡樹……，大盆小盆，每盆都經過細心的培育與及修剪，賞心悅目，明明是閑情逸致的結晶品。它們吸住了偶然掠過的眼光，誘發了一縷縷忙中帶閑的情意。

露台外，一條伸展在近處的柏油路上，有一羣青年男女走過。不知怎地，一看見他們，就叫人聯想起緊張熱烈的團體生活，聯想起廢寢忘餐的激情，聯想起把全世界的難題都担在肩頭的抱負。

他們在走着，議論着，步調似閑實忙。

不知其中那一個是誰，只見他把臂一揚，高聲說：

「到大嶼山看日出，……露營……座談會……」

他的語聲，連我們都隱約聽見。

看來，他們是屬於那樣子的一羣，他們把忙與閑都結合在一起，忙得很閑，閑中也忙。他們不虛度生命，每天每天，他們追趕着日落，追趕着日出。

他們把工作的碩果交給日落，把一個個新希望寄托在日出。

英舉行兒童喜愛文學讀物調查

秦　毅

一項爲英國和威爾士十二至十四歲的四千名少年兒童進行的最受歡迎文學作品調查表明：一千六百零四名（即佔百分之四十）的兒童喜歡閱讀伊妮德·勃萊頓（Enid Blyton）的作品，而喜歡讀狄更斯（Dickens）的作品的只有一百五十八名。

這是英國雪非耳大學（Sheffield University）教育學院從一九六九至一九七四年向七千八百三十九名少年兒童進行的閱讀調查的一個組成部分。這項調查的結果最近始行發表。

雖說伊妮德·勃萊頓的作品是十二至十四歲的兒童最喜愛的讀物，但在十至十二歲的兒童最愛讀的十種作品中，勃萊頓的作品只有一本，書名爲《神秘的七個》（The Secret Seven）。而在十四歲兒童最愛讀的頭十名的作品中，全無勃萊頓的作品。

一九七一年三月也曾對少年兒童進行作品閱讀調查。調查結果表明十至十二歲的兒童喜歡閱讀安娜·塞韋爾(Anna Sewell)寫的《黑色美人》(Black Beauty)、史蒂文森（Stevenson）寫的《金銀島》（Treasure Island）和路易薩·阿爾科特（Louisa M. Alcott）寫的《小婦人》（Little Women）。只有十四歲的少年兒童以同樣的興趣閱讀當代和十九世紀的作品。

舞蹈的孩子

爾格安（美）

——一九七七年八月爲L·L·而寫的詩

走動的孩子，
是音樂的步行，
雙臂與雙腿呵
是講話的表情。

孩子旋轉旋轉
像活的火燄。
孩子在舞蹈
她全身在燃燒。

一聲不響
在半空裏搖，
孩子的手呵
變成飛鳥。

動態是音樂，
聽吧，雙手在搖鈴。
孩子是歌，
她唱歌用眼睛。

雙足看地板
雙腿是眼波的一閃。
雙臂望天空呵
孩子是舞蹈的化身。

舒巷城譯·七七·九·愛荷華

我們的詩死了

（居港馬華文學工作者）　原甸

我們的詩死了
死在黑色的囚室裏
死在檢察官的利剪下（死在冷
酷的檢查尺下）
我們的詩死了
死在電視機前
死在「功夫」的拳頭下
死在造愛的鏡頭邊
我們的詩死了

死在武俠小說的劍口上
死在言情小說的淚水和唇膏裏
死在新潮音樂的噪聲中
我們的詩死了
死在踏踏的馬蹄下
死在汪汪的犬猜聲中
死在四重彩、六合彩以噸計的
紙表格下
我們的詩死了

死在銀行的電腦計算機裏
死在昂貴的房租單上
死在像債卷一樣的
學費、電費、水費和醫藥費的
雪片似的單據中……
我們的詩是死了
死得這樣的悽涼
死得這樣的寂寞
沒有花圈
沒有輓聯
沒有哀歌
——連靈堂也沒有
覆蓋着我們的詩的屍體的是——
層層的白眼
層層的白眼
層層的白眼
覆蓋着我們的詩的屍體的是——
層層的嘲笑
層層的嘲笑

層層的嘲笑
覆蓋着我們的詩的屍體的是——
層層的壓迫
層層的壓迫
層層的壓迫……

只有我們來祭她
我們——
我們的詩的兒子
我們的詩的女兒
我們用頭顱撞破白眼來祭她
我們用頭顱撞破嘲笑來祭她
我們用頭顱撞破壓迫來祭她
我們的詩呵
妳自田野來
妳自工廠來
妳自戰場來
我們的詩呵
妳自貧窮來
妳自飢餓來
妳自痛苦來
妳自歡樂來
我們的詩呵
妳是赤着脚來
妳是流着汗來
妳是晒着陽光來
妳是披着風雨來
我們的詩呵
妳是一路流着血來
妳是一路吶喊着來
妳是一路戰鬥着來
妳是一路斷殺着來
有人呵有人
要把妳拉進深山野村裏
用仙瘴靈氣酸化妳
有人呵有人
要把妳拉進豪華的客廳
用軟綿綿的沙發軟化妳
有人呵有人
要引誘妳到權貴的宴席邊
用大樽大樽的白蘭地灌醉妳
有人呵有人
要把妳拆骨、肢解、分體
倒置妳的首足
扭畸妳的軀體
要妳陰陽怪氣
要妳如瘋子發咒語
並備贈妳一面破黑旗
——「現代主義」

但妳還是赤着脚
流着汗、吶喊着、斷殺……
直至我們來祭妳……

當詩的世界沒有詩
當歌的世界沒有歌
當詩人都斷了琴弦、啞了聲音
我要說：
——我們的詩死了！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 H.K.

從紐約到愛荷華

秦　松

黑色的紐約

大約在九時以後
一切光的眼睛因斷電而封閉
猶如突然停止的呼吸
突然心臟的麻痺如麻痺的四肢
機器操作以及升降梯病在等候中
女孩子們哭泣在等候中
男孩子們叫嘯在等候中
街燈與街樹如黑色幽靈的羅列
街路伸展成黑色的河流
掀起黑色的風暴如白色的恐怖
雖然如此　紐約市還沒有死透
紐約市呻吟在腐爛中如一支
　死不透的歌
冷凍的解凍　緊閉的並未解放
人羣爬在她腐爛的肉體上
進行着盜竊和强奪的戰鬥
尖銳的口哨如刀鋒在黑暗中
唰唰的響　如拳擊在死刑台上
你們當然知道　視覺目盲
耳的聽覺就更敏感起來　所以
電話鈴響也能令人心驚肉跳很久
電話公司也就特別忙碌　但是
忙碌的地下車却找不到他的終站
如驚慌的人潮找不到他的岸頭
以及他們的方向和光源
漫漫長夜的漫漫等候
九　十七　十九　廿四小時的
長夜等候　當眼睛復明
所謂光的道路比長夜更長
沒有方向的無奈等候
煩躁在不安的光中　乃有
不爲什麼的爆炸的可能
可能還有什麼　不必我說
你已經知道　已經在新聞紙上
在時代週刊的彩色封面上
看到和想到以及驚覺到
斷電之後的腐爛　以及
復活的光天化日之下的腐爛

一九七七，九，三，在愛荷華。

拉颳地亞航空站

喂！你是某人？（每一個女站務員
對每一個旅人的熟悉又陌生的聲
音）
某人是我　踏鐵鳥的我
飛往一個叫做鋼鐵的城
不　一個鋼鐵城外的小城
聽說那兒有朵朵金菊開着朵朵陽光
有青青的大地舉着高高的藍天
如我記憶中的故國
是的　我是到那樣一個地方
去看看我的朋友晒晒萬古常新
　的太陽
以及太陽一樣燦麗的金菊花
高粱一樣收成的安保羅
不用說　當然還有來自同一根源的
愛我華的華苓　她的豪放一如
豪放的北國　就這樣我匆匆地踏上
　鐵鳥
忘了我的行裝以及我的琴
也許那兒有遍地歌聲如遍地陽光

一九七七，九，七，在愛荷華。

在陽台上的夜

透明的夜如這裏透明的天空
燃燒的夜在沒有灼熱的太陽
也如此熱烈的陽台上
一如在一條夜航船的艄板上
好像能聞到海的氣息
好像有一個共同的航向如共同
　的期望
來自黃河　恆河　尼羅河流域
來自千島　羣島　半島　冰島上
來自北歐　南美　東亞　西非
來自童話王國的丹麥
來自雪峯的瑞士
來自赤道的新幾內亞
來自霧色的英倫
來自不同國度的不同的脚步
集聚成一朵旋轉的金葵花
旋轉成一個新的地球
向一個新的宇宙起航！
星球們對話在這透明的夜空
說着通往銀河系的航綫
說着關於明天的太陽
來自印尼的古典面具也從牆上
　走下來
躺在沙發上的波南招貼也要飛起來
朝鮮的染織掛幅也飄舞着要發言了
當然　酒杯和銀色的餐具更是
　興奮的
發出叮叮噹噹的金屬聲響
陽台上的銅鐘就更鏗鏘了
穿唐裝的菲律賓女孩如蝴蝶一樣
　向我飛來
她回憶起在中國的美好時光

詩二首

夏樺

赴陽朔途中

夜的桂林，畫在漓江上，
濃墨九馬山，淡墨新娘渡。

是朦朧月色，抑或是夜霧？
山在水的宣紙上慢慢滲化、模糊。

瑰麗的山水帶來許多神奇的數設，
依着船欄，聽途人爲我一一細訴。

鐘聲響了，芭蕉葉遮住的渡口飄出一葉小舟，
接去夜歸的村人，也載走了我心中的祝福。

松谷道上

踏着潮濕的石階，
走進翡翠般的山谷。

一陣夏日的豪雨剛過，
鳥兒又鳴叫着展開了翅膀。

這裏的每一片綠葉都在閃光，
你看，空氣裏正瀰散着他們的清香；

而饒舌的小溪呢，老是伴着我，
好似在矜誇自己的善於歌唱。

在北京　上海　杭州以及很多她
去過的地方
是的　她說古老的中國像新生的
火鳳凰

新的青年像山峯一樣壯
江河一樣的浩蕩
她的喜悅如我的欣慰
啊！我的年青的故國！

在此刻陽台上的透明夜色裏
我能看到你高大飛揚的形象
我能聽到你來自東半球的高歌

一九七七，九，八，夜在愛荷華。

棠皮牛

金依

中篇小說（中）

屋邨中間的空地，四面都是高樓。這時已是晚上，空地中間爲兒童遊樂場地，有滑梯，有千秋，有水泥橋和地圈，……却沒有人。淡藍的燈光下，冷冷清清。

石櫈上，坐着任基和阿棠師徒倆。

任基的一支拐杖倚在石櫈旁，他一條腿竪在石櫈上，那條廢腿吊在石櫈下，眼瞪瞪的看着阿棠。

阿棠呢，與其說是坐着，不如說他蹲着，他掏出一包香烟，給師傅遞上一支，自己也拿着一支，都點着了，噴了一口煙，然後說：

「基叔：這不是十分明白嗎？我和阿慧都有手有脚，都能做工。結了婚，不是一樣做工嗎？不是一樣養家嗎？我媽同樣也開工的。不見得打工仔都娶不了老婆，都養不活兒女。基叔，你不是一樣把一羣孩子拉扯大？」

任基噴了一口烟，他以爲鬼靈精徒弟又有什麼鬼主意，原來却這樣簡單。

「我知道！」任基道：「不過，我知道有什麼用呢？你剛才不是沒聽見，我老婆說，我什麼主意都拿不了，我家一切是她作主的。」

「不，基叔。這事不是你作主，也不是她作主。」阿棠道：「是我和阿慧作主。你說，對不對？」

「對，對呀！」任基道：「那你去跟阿慧說，只要你兩個有了主意，我不反對就是了。」

「基叔，我知道你不會反對。」阿棠笑道：「只是現在，我却沒有機會向阿慧去說，而且，阿慧好像也有心事，也許正如你說，怕我養不了你們，但她沒有把她自己算在裏面。」

「那麼，你是——」老實的任基，却似乎聽不明白。

「阿慧現在不肯跟我出去。」阿棠道：「我沒有機會讓她明白我的意思。」

「你是要我跟她說？」任基這才明白了。

「對了。」阿棠仍然笑着：「正如基嬸說，我走師傅路綫來了。基叔，我是你徒弟，我只是想跟我們打工仔爭一口氣。假如阿慧眞的要去找個有錢的對象，我當然不愁找不到老婆。但是，她不太沒志氣了嗎？」

任基在抽烟，沒有答腔。

「當然，我也是喜歡阿慧。」阿棠不笑了，十分誠懇：「我相信阿慧也不是一個沒有志氣的人。我只怕她一時消沉起來。基叔，我是託你鼓勵鼓勵她，只是這樣，再沒別的了。」

「哦，好！」任基點點頭：「我跟她說說，我看她好像是有點心灰意冷，大概是聽了她母親的話。不過，她決不是有了別個男朋友，你放心吧。」

「我當然放心。」阿棠又笑了：「基叔，我說，我們打工兒女，都要有志氣。我們能成家立室，要有後

石橋上，坐着任基和阿棠師徒倆。

代。我們也要鼓勵我們的後代有志氣。基叔，這是你教過我的。你說，做人要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對不對？」

「哦！」任基點着頭，他也記不起幾時跟這個徒兒丟過書包，他這話，也是從師傅那裏聽來的。就是阿棠的師公。

這是當日他去做學徒的時候，他跟的是個好師傅，但是，老板却把學徒當雜役，每天指派他做許多瑣碎雜務，還諸多挑剔，打打罵罵。

師傅好多時護着他，偷空教他手藝，但有時連師傅也受氣。他捱不下去，打算不學下去了，師傅就教他這兩句話，說：「貧賤不移，就是志向要堅定，威武不屈，就是不怕打罵，如果無理打你罵你，你頂回去，我幫你！」

果然，師傅幫着他，當他敢在被打罵之時叫喊、還口、閃避之時，師傅常常挺身而出。

不久，師傅和他一起給辭退了，師徒倆便上街給人修理傢具，把沙發椅翻新。過了好些日子，他也學了不少手藝。後來，師傅又帶他進了另一間傢俬工場。

任基記起他的師傅，想起師傅的鼓勵和愛護，他也覺得，自己應像師傅那樣，愛護自己的徒弟。

何況這個徒弟又是那樣聰明伶俐，勤勞乖巧，而且是那樣深深的記着他的教導。是這樣的一個好徒弟啊！

是的，他要幫這個徒弟的忙，正如徒弟說：要給打工仔爭一口氣！

任基丟了烟蒂，一手把身旁的拐杖抓起來。堅在石樓上的一條腿也踏下地來，似乎立即要去向女兒說話。

「基叔，別忙。」阿棠把師傅按住：「也不是請你立即就去跟阿慧說，我也不是急着要結婚，三年五年都不打緊，只要阿慧也能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就是了。」

「三年五年？」任基疑惑地看着阿棠：「人家叫你牛皮棠，你眞有那麼的耐性？」

「基叔，事實也要這樣吧？」阿棠道：「總得阿慧的弟妹有一兩個出身，能幫着負担家庭。當然我和阿慧還是兩家的支柱，但那時人多好做作，你和基嬸也就更加安心了。基叔，你說對不對？」

「哦，你這個鬼靈精！」老實的任基也笑了，他似乎既喜悅又安慰，這個徒弟，深謀遠慮，有紋有路，比他自己强多了。

「基叔，現在，起來活動活動吧。」阿棠這才把師傅扶起來，任基撐起那支拐杖，阿棠在一邊攙扶，走向那空地中間。

兒童玩樂的設備就在這裏，阿棠把任基扶到一組水泥地圈旁邊，說道：「基叔，我們打擂台，怎樣？」

「打什麼擂台？」任基道：「我怎樣跟你打擂台呀？」

「你扶着這個圈圈的邊沿，」阿棠讓任基一隻手扶穩了，他却跳到那些圈上面，由這個圈跳到那個圈，跳來跳去，喊道：「你用拐杖來打我，看能不能打着我，試試看。」

任基見他跳得有趣，故意挑逗，果然把拐杖伸出去打他，因一手扶着地圈，他站得穩，那手杖揮來揮去，兩條腿也左幌右幌，但他老是沒把阿棠打着。

師徒倆竟然玩了一陣子。這時，阿慧從窗口看下來，只見淡藍色的燈光下，阿棠在地圈上跳來跳去，她父親又在把拐杖揮來揮去，十分詫異，不知他們爲什麼打起來了？莫非阿棠使父親生氣了，才拿起拐杖打他？

阿慧正想跑下去，忽然又看見阿棠跳下地來，幫她父親拄好拐杖，小心地扶着她父親，兩個親親熱熱的走到一副翹翹板旁邊。阿棠把她父親扶到翹翹板一頭坐下，他坐另一頭，兩個玩起來，一上一落的，阿棠邊玩邊指手劃脚，她父親一雙脚不住地往地下蹬，讓身子升上去。

阿慧看得笑起來，那麼大的人還玩翹翹板。

不過，當看見阿棠遷就着她父親，讓她父親只用小力就蹬起身子時，她明白了，阿棠是幫她父親在鍛練着腿力。

也只是玩了一會，阿棠已扶了任基，到一旁石櫈上坐下來。讓任基那條傷過的腿伸在石櫈上，他給任基按摩。

這一切，阿慧都看見了。她知道，阿棠眞是她父親的好徒弟，是個難得的好徒弟。

她聽不見，阿棠和她父親，現在已經轉了話題了。

「基叔，只要你這樣多活動一些，你的腿會好的。」阿棠說：「我常常來跟你一道做做運動吧，不幾個月，你就可以把拐杖丟掉了。」

「常常來？」任基道：「好是好，只是你要開工，加班，常常來，太費時間了。」

任基記得，阿棠在他跌傷後逐漸復原時，也有過這個提議，那時他也是這樣回答他。

阿棠沒有常常來，那是因爲阿慧叫他避一避。

現在阿棠舊事重提，任基還是這樣答。在任基來說，也確是老實話，他不想太妨礙這個徒弟的時間。

不過，他又補上一句：

「如果你想見阿慧，你就來吧！」

「我當然想見阿慧，」阿棠十分乖巧地笑道：「不

過，我不心急。我常常來，是爲你練腿，使你丟了拐杖也能走路。你整天坐在家裏，不出去，腿是好不了的。我看你心裏也煩悶，收工了來陪陪你，開心開心，又可以見見阿慧，這不是很好嗎？」

任基瞅着這個徒弟，他了解阿棠的坦誠，阿棠是關心他的，不光爲了阿慧。

但他也想多一些機會，讓阿棠見見阿慧，使他們不致於冷淡下去。因此，這也是一個一舉兩得的好辦法。

這個老傢俬匠笑了，他笑的是這個徒弟果然是個鬼靈精，他心裏嘉許着，想：「好的，這是有志者事竟成，你有此志，我一定玉成你！」

於是，他說：「好吧，你來吧！」

果然，以後只要隔一天，阿棠就來一次。好多時是收了工，立即就來，穿的還是開工衫。

有時阿慧給他開門，有時是基嬸開門。

阿慧只是點頭招呼，也不多話，但阿棠從她眼神中，看到她的心，彷彿在想：「你這個鬼靈精，借頭借路，想來看看我吧！」

但是，阿棠却不跟阿慧多說話，誠心誠意的扶着任基，到下面場地做運動。他還帶了跌打酒，給師傅練腿力後，按摩搓揉。

基嬸見了他，就不免討厭了。

「你這牛皮棠，又來做什麼？」基嬸一開門就喊：「總是借頭借路的來，告訴你，天天來也沒用，你枉費心機了！」

阿棠也不說什麼，只是笑笑，扶着任基又下去了。

爲此，阿棠對任基說：「基叔，你不忙向阿慧說什麼，待你腿好了，丟掉拐杖，慢慢再鼓勵她不遲。免得她們都說我借頭借路，我誠心的希望你眞能丟掉拐杖，我們一起又去開工，多教我一點手藝。」

「阿棠，你早已滿師了。」任基道：「我也沒有什麼手藝可以教你了。而且如果我眞可以丟了拐杖，也沒有人會僱用我了，人老，沒氣力了。」

「基叔，我們可以上街的。」阿棠道：「專做沙發翻新。怎樣？現在也可以試試看的。」

「做是可以做。」任基道：「但是，你太吃虧了，賺錢更少了，我不願連累你。」

「基叔，不要緊的，」阿棠道：「這可以證明你還可以開工，不是一個廢人。你不是說過，你希望能開工嗎？」

「我不願你太吃虧，」任基道：「你現在每天多少工錢？改上了街，又可賺多少？我手脚慢，幫不了你多少，而且現在還要撐拐杖呢？」

「基叔，還是可以試試看。」阿棠道：「也不要你走遠，就在這屋邨周圍，我們擺個檔口，很簡單，我先幫着你，做開了，以後我仍去開工，只幫你買料，晚上也來幫你。你的腿不是好了好多了嗎？先找些工夫做做，不久就完全會好的。」

任基聽來，阿棠倒眞是有計謀，有紋路的，這樣，他便不用再在家中做「廢人」，過着既煩悶又氣惱的日子。而且多少也好賺點工錢。

「試試吧。」任基道：「不過，你不去開工，錢少賺了。怎辦？」

「基叔，不要緊的，」阿棠道：「開了檔，你有生意，事情就解決。我不久又可以去開工。只有這樣，才兩全其美。別儘顧慮我，試試看吧！」

果然，不幾天，阿棠就做了兩個沙發墊，拿了些膠布、傢俬布的樣辦，又拿了張爛沙發櫈子，拆開了，師徒兩個，就在任基住的單位外面，修理起舊沙發櫈子來。不多久，便有人來問價錢，幫襯他們把舊沙發翻新。

這都是師徒倆的本行，任基雖然一條腿不大靈活，但這是他閉上眼睛也做得老熟的手藝，雖然做得慢一點，但功夫却是十分妥善的。加上阿棠的幫忙，這就順順當當地做了下去。

師徒倆就在任基住的單位外面，修理起舊沙發櫈子來。不多久，便有人來問價錢，幫襯他們把舊沙發翻新。

修理翻新過的，擺在一旁，等人來取。屋邨外人來人往，見了都讚好。於是，生意漸漸的也有了。

任基收了工錢，除了工料費，都給阿棠。但阿棠却只取車錢飯錢，師徒倆推來推去，結果平分。

任基有了收入，但阿棠却比在外邊做少得多了。基嬸見了，却不十分讚賞，她對任基說：「你老鬼能做得多少？阿棠撈到街邊，更沒出息了，難道他以爲這樣就可以開傢俬舖嗎？」

阿棠聽了，向任基道：「當然不能開傢俬舖。而且我們如果開了舖，就不是給我們打工仔爭氣了。撈街邊也難不倒我們，餓不死我們，這才顯得我們有本事呢！」

這事，阿慧看在眼裏。

任基還沒對女兒說什麼，但是，阿慧却十分明白阿棠的想法，是的，有手，有手藝，肯做，怕什麼呢？

插圖：阿立

文藝書訊

■逆弟　金依著。《海洋文藝叢書》之一，包括六個中篇小說，爲近年作者在本刊發表的作品，題材多從生活中提煉，通過作者入微的觀察，用細膩筆觸勾繪出一幅一幅有血有肉、充滿濃厚生活氣息的現實畫圖。並由阿立插圖。三十六開本，橫排，道林紙印刷。海洋文藝社出版，定價港幣五元五角。

■金色的喇叭　海辛著。長篇小說，分二十四章。寫父子、母子、兄弟和愛侶間的錯綜關係。作品的良好意願是：期待在破曉時分，用自己金色的聲音喚醒人們去迎接金色的明日。三十二開本，直排。香港中流出版社出版。定價港幣六元。

■《今古奇觀》談片　雙翼編著。《今古奇觀》從明代的一些著名話本選編而來。四十篇中多屬精粹之作，流傳很廣。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社會和市民生活。本書選談其中二十五個比較主要的故事。敘述之餘，兼加分析，可供喜讀古典小說者之參考。三十二開本，直排。道林紙印刷。香港上海書局出版。定價港幣六元。

■《三言》選談　雙翼編著。選談了明末馮夢龍纂輯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中一些反映當時社會生活、表現出封建社會中人民良好願望的篇章，夾敘夾議，揭示了作品歌頌愛情，批判黑暗面的特點。三十二開本，直排。道林紙印刷。香港上海書局出版。定價港幣七元三角。

思嚴

第八講：建安七子與竹林七賢

這一講的題目，是魏晉時代兩個文士集團的稱號，他們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都佔有一定的地位，也有相當的影響力。在時間上，他們又是互相銜接，前後映照。所以，把他們拉在一起來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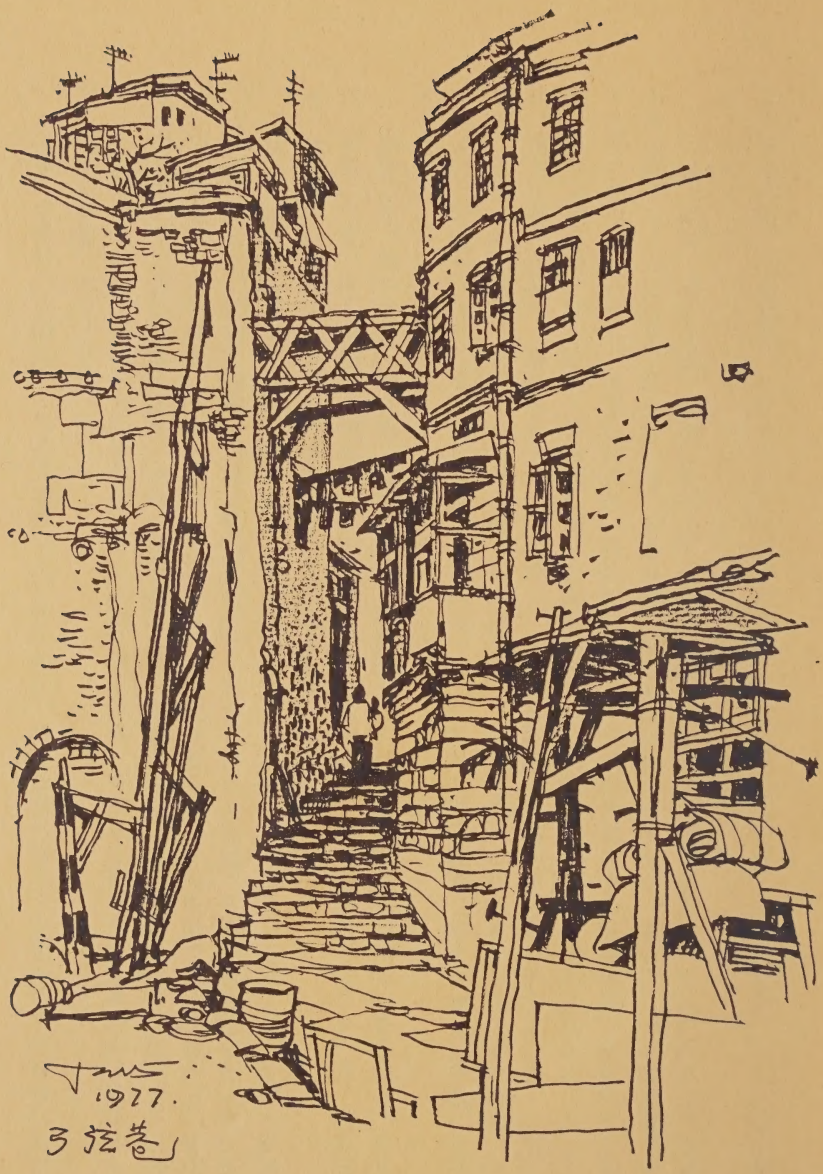
先講「建安七子」。在本篇之前，講五言詩興起的時候，已經點過他們的名字，不過沒有詳細地談到他們的作品，這裏準備補充一下。

建安七子

建安是漢獻帝的年號，這一時期的政治大權，操在曹操手中。後來曹丕篡位，結束了建安這一時代。但在這一時期中圍繞在曹氏父子左右的幾個有名文士，人們習慣稱呼他們爲「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之名，最先是在曹丕的《典論・論文》中出現。這裏就先從《典論・論文》說起。

《典論・論文》是曹丕的一篇著名文章，也是我國古代最早的一篇文學研究的大作。文章不長，但涉及的範圍很廣泛，它第一次提出



弓弦巷（速寫）　　歐陽乃霖作

了文學的作用，文學體裁、作家與作品的關係，以及對文學批判應有的態度。這裏把他對「七子」的批評文字，引錄下來：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禎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巵、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傷也。應瑒和而不壯，劉禎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這段文章，對「七子」的長短，皆有所批評。他說這七個人「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都是博學多才的高手。但自古以來，文人相輕，這種惡習，是要不得的。一個人的才幹，無論怎樣高，也是有所長，有所短，不能樣樣皆能。如果看不見自己的短處，把敝帚珍而重之，這就是沒有自知之明。

曹丕在這裏指出王粲、徐幹，善於辭賦，陳琳、阮瑀善於表章書記；又指出「應瑒和而不壯」；「劉禎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所謂「體氣」，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風格，作品的風格，是由作家的性格和氣質決定的。

曹丕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孔融已經給曹操殺掉了。儘管孔融曾多次反對過曹操，在政治態度上和曹氏父子不同，但曹丕對他的文才，仍然是極力褒揚，說他「體氣高妙」。可見曹丕在對待文學方面的態度，是不囿於政治成見的。

「建安七子」中，在辭賦方面擅長的，曹丕說是王粲和徐幹。特別是王粲，「文多兼善」。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把他稱譽爲「七子之冠冕」。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人，少年時候，得到蔡邕的賞識，蔡邕把家裏的書籍文獻都贈給他。後來

因中原大亂，避難到荆州，依附劉表，劉表並沒有重用他。他有名的《登樓賦》，便是這個時期的作品：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皐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樓」是指荆州當陽縣的城樓，王粲飽經戰亂，到荆州依附劉表，而未能得到重用，他的心情，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所以，他的《登樓賦》一開始，就以「銷憂」的心緒來描寫週圍景物。樓宇是高敞而沒有能匹的，荆山漳水是美麗的，北面還有陶朱公范蠡的墓塚，西面有楚昭王的陵墓；花果遍野，五穀盈疇。這一切，雖然是美麗可愛的，但因爲不是自己的鄉土，縱美麗也不值得留戀。這裏反映出王粲對劉表的態度了。

跟着在這篇賦中，他發洩了更多的思鄉情緒，「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人情同於懷土兮，豈貉達而異心」。但他終於不是回到故鄉，而是回到曹操的麾下。

王粲不但擅長辭賦，五言詩也寫得很好。他有一首《七哀詩》，是他離開西京時候所寫的，堪與曹子建媲美：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荆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七哀詩》共三首，這是第一首，寫的是當董卓的部屬在長安作亂時，人民流離失所的逃亡情況。《七哀》是樂府的古題，意思是說：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嘆而哀，鼻酸而哀，是謂「七哀」。讀王粲這首詩，的確是見者酸心，聞者墜淚了。古人筆下的中國，是狹義的中國，指的是中原長安，至於長江以南的荆楚，就稱之爲蠻荒了。

王粲的詩賦，有其一定的現實意義和社會性，像上面所舉這一首，他把董卓的部下指爲豺虎，他用白描的筆觸繪畫出一幅悽凉的流亡圖，他毫不誇張，如實地反映當時的情況，却能深刻地打動人們的感情。劉勰把他列爲「七子冠冕」，是有道理的。

除了孔融、王粲，還有陳琳、阮瑀，曹丕說他們擅長表章書記。表章書記如何好法，現代人不大留心去研究它。陳琳初期是何進的主簿，後又歸袁紹，曾爲袁紹草檄，聲討曹操。據說他的文章，能醫好曹操的頭痛病。即使他的文章眞有這樣的功力，也不過是爲統治階級服務而已，沒有什麼價值可言。陳琳最後還是歸到曹操的懷抱。不過，他們這些人，五言詩都做得不錯，能傳的反而是這些了。

還有劉禎、應瑒和徐幹，這三人都在曹操手下做過官，也都有文名。曹丕《與吳質書》，稱讚劉禎「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可是，這些人的作品留傳下來的並不多，《文選》中有劉禎的《公讌》詩一首，我們看看它如何「妙絕」：

「永日行遊戲，懽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翱翔。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旁。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爲魚防。芙蓉散其華，菡萏溢金塘。靈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凉。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

這一類的詩，在語言上，有一種清新流暢的感覺；但內容方面，十分貧乏，如何「妙絕」。實在令人費解。如果與王粲的《七哀詩》比較，眞是不可同日而語了。又如徐幹的詩，也是描寫閨情離恨，個人懷抱之類的作品，麗則麗矣，但沒有可傳之處。曹丕對他們的讚語，還是值得商榷的。

總括來說，建安這個期間的文壇，可說是濟濟多士了。李白詩說：「蓬萊文章建安骨」。建安詩歌的特色，是運用新興的五言詩形式，吸取民歌中的精華，揉合在一起。以曹氏父子爲倡導，輔以「建安七子」，還有一批不列入「建安七子」中的文人，形成一時之盛。劉　在《文心雕龍》評這一時期的文風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幷志深而筆長，故慷慨而多氣也。」慷慨而多氣，這就是「建安風骨」。

人們知道，一個時代的文學風格，是一定的社會形態的反映。建安時代的詩人，都是經歷過長時間的戰亂，飽經憂患，對於當時的社會現實有一定程度的反映，這就是「建安風骨」的來源。這一時期，不但五言詩得到鞏固和發展，就是沉寂多時的四言詩，也復活起來了。另一方面，緊接着建安之後，出現了文風的轉變，華麗駢偶的辭賦體，和玄虛放

諡，隱晦曲折的詩篇，那就是西晉早期的文風。

竹林七賢

這一股文風以另一個集團的文士爲代表，就是「竹林七賢」。名爲「七賢」，實際上是以嵇康、阮籍爲代表，其餘五人，除劉伶以飲酒聞名，傳下一篇≪酒德頌≫外，其餘四人都無詩可傳。「竹林七賢」的由來，據≪魏氏春秋≫說：「康偶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愠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游於竹林，號爲七賢。」

嵇康，字叔夜，他的身世，是有點撲朔迷離的。他是介乎魏晉兩代的人物，據說他少孤家貧，勤於自學。≪晉書≫本傳說：「初康家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這是說他曾與向秀做過打鐵的雜工，是否如此？但他不是豪門地主出身，是可以肯定的。他學識淵博，詩文都很有名，待人喜怒不形於色，好老、莊之學，尤好談養生服食之事。他做過中散大夫，後人又稱他爲嵇中散。

嵇康因爲得罪了鍾會，被鍾會向司馬昭進讒言，因而被捕下獄。這時候，曹魏政權已經落入司馬氏之手，魏帝暗弱，大將軍司馬昭一面剪除宗室，圖謀奪取政權，一面排除異己，屠殺文士。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重重，政治上的黑暗恐怖更是駭人，嵇康就是這樣作了犧牲品。嵇康臨刑前，三千太學生支持他，上書請釋放嵇康，但沒有得到允許。嵇康雖死，說明他在當時士大夫階級心目中，是很有威望的。

嵇康的遭遇既然如此，他的詩，充滿了消極虛玄的傾向，也是很自然的了。他雖然也寫過五言詩，但以四言詩佔多，≪贈秀才入軍≫詩十九首，是他寫給哥哥嵇喜的，想像嵇喜在軍中的生活，這裏引錄兩首，可以看到嵇康的思想狀況：

第九首說：「良馬既閑，麗眼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

第十四首說：「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兩首詩的詞采，都表現出一種瀟洒不羈的風格。他設想在軍中熟習了騎射的技巧，左攬「繁弱」的良弓，右接「忘歸」之矢，馳騁中原，何等威武！尤其「目送歸鴻，手揮五絃」兩句，更有悠然自得之概。但詩中又流露出了老、莊道家的虛無主義，「游心太玄」就是說他對於玄學的大道，有所領悟了。「得魚忘筌」和「郢人逝矣」兩句，都是取自《莊子》的故事。《莊子・外物》篇說：「筌者所以在魚，得魚忘筌。」又說：「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郢人逝矣」是沒有可以與自己合作表演的對手，也就無人能了解自己而不須多言了。這些都反映出嵇康的思想，深受道家學說的影響。

和嵇康交往的阮籍，就是「建安七子」中阮瑀的兒子，他的遭遇雖然沒有嵇康那樣悲慘，却也是個輕視禮法，敢於牴觸孔、孟的人。他著有《大人先生傳》《達莊論》《通易論》，都是推崇老、莊學說，醉心當時的玄學，所以，他自然和嵇康有共通之處。

阮籍討厭當時的上層統治階級的黑暗政治局面，又憎恨權門貴族假借禮法名義陷害異己。所以，他就只能縱酒佯狂，以圖保全自己，避免遭受殺害。他不滿司馬昭的所作所爲，却又爲他的加九錫寫勸進書，這就反映出他思想的矛盾和脆弱的一面。

他的詩，是用一種隱蔽晦暗的詞句，來掩飾他自己思想的矛盾。他寫了八十多首的咏懷詩，都是感慨良深，憂思抑鬱的語調。這裏引他兩首爲例：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蓬，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變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第一首寫深夜不寐，由不寐而點出週圍的景物，明月、清風、孤鴻、飛鳥，這些都構成他憂思傷心的因素。第二首

借時序的推移和草木的榮枯，暗喻統治階級爭權的反覆變化，使人感到有自身難保的悲嘆。

在他的詩篇中，還有不少篇章表現求仙避世的消極思想，和宣揚莊子的「齊萬物」、「等生死」等虛幻的唯心主義，他和嵇康不同的地方，是寫的都是五言詩。從藝術方面來說，他的五言詩，功力是相當高的。可惜這些消極虛幻的主題思想，留給後人的不會是好的影響。

除了嵇康、阮籍外，「竹林七賢」中還有一位酒徒劉伶，他的酒名很大，怪誕的行爲也很多。他在家裏飲得大醉，脫光衣服，說是以天地爲屋宇，「幕天席地，縱意所如。」但他究竟還留下一篇《酒德頌》，收在《文選》中，使後人知道他的酒名。至於其他四人，山濤、王戎、向秀、阮咸，都是熱衷功名利祿，爲司馬氏効勞，也沒有什麼詩文留傳後世。

「竹林七賢」雖然被後人拉在一起，但他們的政治思想是不完全相同的。嵇康與阮籍是同一類型，康死而籍得以保全，就因爲阮籍還能夠和司馬氏虛與委蛇。至於山濤、王戎、向秀，在政治態度方面，與嵇、阮完全不同。所以，嵇康才有《與山巨源絕交書》，把山濤罵得一文不值。

尼泊爾短篇小說選集出版

童　曼

最近畫廊出版公司（Gallery Press Inc.）出版了一本尼泊爾短篇小說集（Nepalese Short Stories）。這是一本英譯短篇小說選，由卡魯納·卡爾·華伊迪亞（Karuna Kar Vaidya）翻譯。全書共一百二十七頁，取價較昂，每册七點九五美元。

選集收入了十一位作家的作品。作品內容在於描寫尼泊爾的社會生活，涉及了人與人之間存在的憤怒、罪惡、嫉妒和愛情各方面的題材。有些作品還描寫了諸如貧窮和疾病的家庭問題。

外國文訊

韓牧

友情一萬二千里

那個大島

我生長在這古老大陸的東端
隔一個海峽
隔一段累贅的歷史
你生長在那個孤懸的大島上
也許　歷史註定了你我無緣
我不知道有你的存在
你不知道有我

二十幾年就是這樣子過去了
你我都成長
一天　我收到一封信
你說你讀到我的詩
在新大陸的西岸

用不着到海邊去看雲
用不着攀上最高峯去眺望海平綫
你我太遙遠
翻開地圖
一個浩瀚的海洋把我們連起來
我是說
一萬二千里的浪濤把我們隔開

用一枝鉛筆
從我　到你　連一條直綫
啊　那個大島像一把大刀
把我們切斷

其實相反
正因爲你我的視綫

不約而同的投向那個大島
纏住山水　纏住城鄉
纏住苦難和希望
大島　一萬個解不開的死結
把我們結連

我們信賴歷史
於是
歷史安排了我們的機緣

看你的《童年》

從來就不愛看小說
從來就以爲小說都是「花假」
今夜看到你的《童年》
我流淚　我失眠

其實我沒有相似的命運
我生活在海峽的這一邊
當幼年失學
少年失戀　青年失業
我都沒有淚
證明我沒有脆弱的感情

誰可以不流淚啊
鐵柵欄裏伸出來的
母親的手
「有好幾個指頭沒有了指甲
指節上斑斑駁駁全是疤痕」

哥哥在前綫「殉職」了
找不到屍首
找不到答案
應當哀悼還是慶幸還不知道
誰可以安眠

見面的禮物

謝謝你這一雙小巧的
晶瑩透亮的白玉雕
一個老成的騾子　垂頭負重
一個天眞的鴿子　昂首欲飛

墨西哥的白玉礦沒想到
墨西哥的雕刻家沒想到
你也沒想到
你送給我的是騾子鴿子
而我竟收受了
沉鬱而輕盈的
你的靈魂的雕像

不應該屬於我　我不配
不應該留你在我的書桌上
你原是屬於大陸　海島和天空
我看你實在太累了
我要你休息

年齡

與你相逢

我覺得自己老
與你交談
我覺得自己年輕起來了

年輕了十年吧
啊　與你同年了

與你同年了
我還是比你老啊

羞慚

在你的劇本前
我的詩句
竟變成一聲無力的嘆息——
要賴也是賴不了的
你的劇本我的詩　是同樣的主題
你大筆淋漓
揮寫那些可怖的經歷
你粉墨登台
重演着昨夜的惡夢
吹不散推不開的重重的白霧裏
一位熱血的青年
失踪

你眞勇敢　我眞躭心
躭心在落幕後的舞台上
你也遭到劇中人的厄運

我的詩句是殭伏紙上的怯弱的蟲
長長短短　有藍色的雲斑
用圓珠筆寫　不是用生命
不要再說你喜愛它們了
這使我羞慚

還有許多

還有許多書刊要給你看
還有許多幻燈片要給你看
你看
還有許多地方要帶你去
還有許多朋友要介紹你認識

還有許多話要對你說
寫信不行
我的話連着動作和表情
錄音不行
我不要獨白　我要交談

不要三天
我要你留在這兒三年
三年才可以把話說完
不過三年內肯定有新的話題不斷
地出現
所以
我要你留一生

一九七七年九月末，
在九龍半島。

沙洲港度假記

錢歌川

美國的勞動節是在九月第一週的星期一。一九七七年的勞動節，落在九月五日，從星期六到星期一，有連續三天的休假，即他們說的長週末。我女兒寧娜和女婿同根，又另外從他們個人應有的假期中，拿出一個星期，加在這長週末上，合起來便有十天可以出去度假了。

這次度假的地點，經選定爲緬因州的沙洲港（Bar Harbor）。我們原可在八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就出發的，因別的事情耽誤了兩天，延至二十九日下午三時，才離開紐約市朝目的地進發。車子開到新罕姆夏州的邊界上，還沒有進入緬因州，便已經是晚上九時了。因爲當天趕不到沙洲港，只好在此地過夜，待明晨再上路。這地方叫海港口（Portsmouth），是一個相當大的市鎮。我們在州際交通圓環（Interstate Traffic Circle）的霍衛祥生汽車旅舍（Howard Johnson's Motor Lodge）住下。雙牀的房間每天四十餘元，還算公道。這鎮上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州營烈酒店，不要付稅的，我們預定歸途中來此買酒帶回紐約去。

旅舍中設有游泳池，是小孩們最高興的，所以我們安頓下來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去游水。第二天上路前又去游水，所以弄到十一時才離開旅舍驅車北上。下午三時，便抵達目的地的沙洲港了。遊憩勝地的旅館，一般都是很昂貴的，友人今夏去遊邁阿米，花了八十一元的旅館費，既

無別的選擇，自然非住不可，我們來的沙洲港，是營地多於旅館的，所以我們決定去搭篷帳露營。近年大約是因爲住旅館太貴的原因，經營營地的愈來愈多了。有個沙洲港營盤，一面臨海，設於林中，很合理想。但我們去紮營的地方是在島的最北端，名叫哈德萊岬營地（Hadley Point Campground）。一家人（父母子女）才五塊錢一天，每多一人，另加五角。營地上備有連凳木桌，有水有電，可以自炊。附近有厠所和盥洗間，有浴室和洗衣間（自動的）。洗澡一概淋浴，投入二角五分錢，便有十分鐘的熱水供應。這個營地也有游泳池的設備，供住客游泳，不另取費。入夜我們也可花一塊錢買些乾柴來，升起營火，取煖驅蚊。

龍蝦是緬因州的特產，我們把營盤紮好之後，就去吃龍蝦，以當晚餐。那家店子叫作特倫敦橘鮮龍蝦出售處（Trenton Bridge Lobster Pound），每磅售價二元八角五分，現賣現煮，趁着熱吃。在煮龍蝦的時候，我們先吃蛤（clam），吃完蛤，熱騰騰的七隻大龍蝦，便送上來了。這一頓花了三十元，比上中國餐廳還貴。

緬因州臨大西洋的海岸綫，照直綫量去，有二百三十五哩，如照鋸齒狀的海邊曲折計算，便有三千五百哩長了。緬因州這種參差不齊的海岸，是全世界無與倫比的。有人形容這種蜿蜒曲折，變化多端的海岸，有如謎一般的古代東方的圖案。在離奇的海岸附近，還有兩千多個小島，大都無橋可渡，必須乘船前往。

對整個美洲來說，緬因州的海岸是最早被發現的，也是最早被勘探，繪成地圖，而殖民定居的。在公元一千年的時候，維京人（Viking，八至十世紀時刼掠歐洲海岸的北歐海盜）顯然是到過緬因州的白馬歧（Pemaquid），而巴斯克（Basque，歐洲比利牛斯山西部地區的古老居民）的漁民也在哥倫布很早以前，就到緬因水域來作業過了。一六零七年，新英格蘭第一個殖民地，就在這兒成立，比清教徒乘五月花船渡來時，還早了十三年。

緬因海岸的形成，是萬古以前地殼大變動的結果。地質學家告訴我們，說這兒的海岸是最後冰期達到最高潮時所產生的。那時地面上有兩哩厚的冰河，每一英畝地區重達一千四百萬噸，把土地壓低下去，而弄得紊亂不堪，冰河撤退後便留下緬因州這樣一個零亂無比的海岸。

不過在我們今日看來，海岸綫愈是零亂，風景就愈加優美。沙洲港成爲消夏勝地是沒有匹敵的，它又是亞凱第亞國家公園（Acadia National Park）的總部。所謂亞凱

第亞是以前法國殖民地的名稱，位於現今加拿大東南部新蘇格蘭(Nova Scotia)與新布朗斯威克(New Brunswick)的一部分地方，一七一三年由法國割讓與英國。爲什麼這個國家公園會取名叫亞凱第亞的呢？原來這公園和其他國家公園有所不同，它以前並非國家的產業，而是後來由私產捐獻而構成的，差不多有五百人把私人產業捐獻出來，才造成今日這個規模，所以在國家公園中它確是比較小，佔地只不過四萬一千六百四十五英畝，而且東一塊西一塊，散亂在私人產業之間，甚至有海灣隔斷的。

從前有一個英國人，領有沙洲港對岸的斯可狄克半島(Schoodic Peninsula)，他有意要把這半島捐出，以擴展這個公園，只是因爲名稱不愜意而躊躇了。公園管理局的人很是機警，馬上把當時的公園名辣斐葉特(La Fayette)，改爲亞凱第亞，便從那英國人手裏取得了半島的產權，使公園的面積又增加了二千英畝。

遠在十七世紀的初頭，法國著名的探險家夏普倫(Samuel de Champlain)，第一次看到了亞凱第亞公園所在地的小島，便把它命名爲荒山島(L'Isle des Monds Deserts)，因爲他看去是一片荒凉。島上有大小十幾個湖泊，島的大部分土地是屬於公園的，此外還有農田、漁村、市鎮、遊憩勝地、和世外人家。這兒不但有湖，又還有山，如卡狄拉克山(Cadillac Mountain)，便是美國大西洋岸最高的山，高達一千五百三十呎。我們驅車到山頂去看大西洋上的落日奇觀。那時大洋上煥發出紅、紫、和黃金的輕淡優美的色彩，海鷗無聲地飛向遠島的家去，各處燈光，時隱時現，有如螢火一般。

亞凱第亞國家公園的建立，就是爲着要保存緬因州的一部分怪石嶙峋的海岸，以及岸邊的山，近海的島，那些自然美景。這公園的名稱，就使人聯想到美國的一部分傳統，因爲亞凱第亞在它成爲英國乃至美國的以前，原是法國的呢。

在這公園中可供遊覽的地方很多，現在我們就由總部出發吧。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沙洲港是亞凱第亞國家公園的總部，人們分明是來遊亞凱第亞國家公園，而偏要說來遊沙洲港，因爲沙洲港遠近馳名，而知道這公園的就不多了。

沙洲港是一七九六年建立的，到一八七零年代才爲避暑客所發現，那是波士頓人哈威(Alphaeus Harvey)在這島上建造了第一個消夏小築兩年以後的事。隨着就有木造的大旅館興建起來，讓那些由輪船和火車載來的遊客有地

方下榻。費城和波士頓的大家巨宅都來此築了別墅，以便度假。在一八九零年代的繁榮中而成爲暴發戶的人們陸續到來，例如銀行家穆根（J. P. Morgan），出版家普利遮（Joseph Puletzer），航業巨子萬德比爾特（Cornelius Vanderbilt），皮革大王阿斯托（John Jacob Astor），鋼鐵大王卡內其（Andrew Carnegie），汽車大王福特（Henry Ford），煤油大王洛克斐勒（John D. Rockefeller）等人都接踵而來，以此爲避暑勝地。尤其是最後一位，在此修建了許多哩的馳道，又捐出一萬一千英畝的土地給亞凱第亞國家公園。這是沙洲港的黃金時代，而造成它的世界聲名。

話雖這樣說，實際沙洲港的傳奇是從半世紀前的一八四四年開始的。那年美國畫壇哈德遜河派的創始者柯爾（Thomas Cole）來到此地寫生。他的畫招引了別的畫師和作家，也一窩蜂地擁來，對此地這種單純樸素，原始健全的生活，大爲欣賞，正如歷史家斯特利（George Street）說的，「也許沙洲港這地方比美國海岸上其他遊憩地，更能使人獲得樸素的生活和高超的思想吧。」

沙洲港的市鎭雖小，然無所不有，除了吃當地土產的龍蝦店外，還有幾家很好的餐館。也有幾個畫廊，陳列着一些畫師的作品。有高度技藝的手工藝者，也都集在此地。沙洲港有好幾個清潔陰凉的公園，我們可以在綠茵上或長椅上觀海或沉思，以體味閒中趣。

這裏有銀行，有郵局，也有各種各樣的商店。有一家石頭店可以把璞玉一般的瑪瑙石切片，在上面繪畫。又有一家專售貝殼的商店，海中的螺殼貝類，應有盡有。這兒還有凉鞋製造者，陶器製作者，珠寶設計者，又有舊書店，當然也有新書店，有健康食物店，有成衣店，有禮物店，總之，除了缺少一家中國餐廳外，無所不有。我們汽車跑了幾十哩路才在隣鎭的班戈（Bangor），找到一家「勝利樓」，而且外面還打出波利尼西亞餐廳（Polynesia Restaurant）的招牌。這是中太平洋的島羣，我不知道它和中國菜有什麼淵源。進門才看到中國的對聯、圓門等等裝飾，又在紙餐巾上標明粵菜。其中僱用五個大廚，生意極好。

在沙洲港和斯可狄克半島之間的海灣，稱爲法國人海灣（Frenchman Bay）。灣中有好幾個小島，最近岸邊的是沙洲島，稍離開的爲羊豪豬島，禿豪豬島，燒豪豬島，最遠的爲長豪豬島等。灣中水深二百九十呎，夏天來消暑的人，在海灣中划船，或乘輪船遊覽，海風拂面，水波不

興，是城市人難得的享受。我們以大人二元七角五分，小孩二元購買船票，乘船在海灣中遊覽一週，來回恰好一小時。

法國人海灣在緬因州海岸上是風光最美的，也是有歷史背景的，夏普倫在一六零四年秋，到達緬因海岸，九月六日渡過法國人海灣。他的到來，開始了一百五十年的法國勢力。在法國人和印第安人與英國人的戰爭中，法國兵船埋伏在這海灣中，以便襲擊經過斯可狄克岬的英國艦艇。

逛過市鎮，又看過海，現在就要去遊山了。在沙洲港的南下端，也就是亞凱第亞國家公園的東部，臨大西洋上有一座一千零五十八呎高的山，名叫夏普倫山（Champlain Mountain）。別的山我們都是乘車蜿蜒而上，惟有夏普倫山，因爲它有懸崖峭壁，所以要徒步攀登。我們驅車到山麓，把車停好，便循懸崖山路（Precipice Trail）而上，全程有一又十分之四哩，走不到幾步，就是從地下凸出來的大岩石，過此就是堆積的大塊亂石，好像是從懸崖上拋下來的。這些石塊愈堆愈高，一直堆到峭壁之下。

我們循着箭頭指示的方向攀登，有時得向下走，然後再向上去，才可前進。大石塊有的傾斜，有的壁立。我們入山不久，在必經的路上，就遇到一個小的峭壁，足有一個半人高，壁上釘有兩個抓手的鐵杆，壁頂上也釘有一個。我們上有人接，下有人推，鼓足幹勁，總算一鼓作氣就爬上去了。有的中年婦女試了一下，獨自爬不上去，只得放棄，第一關過不了，便談不到登山了。好些同路人，看到我們是七十多歲的老人，又帶着兩三歲的小孩，都勸我們不要試圖爬上去，因爲愈上去愈陡峭，聽到登峯造極的人轉來說，實在太辛苦了，到了頂上眞希望有降落傘可以下山，免得再費勁爬下。

普通在石塊與石塊間的距離，兩三呎是常事，有時還要沿着峭壁，在一塊高過一塊的大石上攀登，總之，這裏全無平路可走，箭頭指示的路綫，也沒有任何形式的山路，而只是從這塊岩石跳到那塊岩石，逐步向上爬而已。

我們連爬帶走，好不容易才把那些穿空的亂石走完，達到半山，上面便是懸崖峭壁了。看指路牌知道我們才走了十分之六哩，到山頂還有十分之八哩，老妻已感疲勞不堪，手掌都快要擦破，我們便帶了那個不到三歲的小外孫停下不再前進，讓年輕人繼續登上山頂了。就我個人來說，七四高齡，還有餘勇可賈，決心要爬，是可以爬上去的。據說這條亂石通路是布蘭諾教授（Professor Rudolph

Brunnow）開發的。他是一個愛好爬山的人，後來從懸崖（但不是我們爬的這個）上失脚，掉下到公海中淹死了。

依照汽車遊覽的馳道，從夏普倫山再向南行，就可達到黃沙海灘（Sand Beach）。這公園的海岸雖長，但這是唯一的沙灘。我們走到沙灘上，用手舀起一把沙來看，便可發現這「蛙藻」沙（"diatom" sand）主要的成分原是細碎的貝殼。這海水中鹽的含量，略等於一加侖水半杯鹽，水的溫度在夏天也不過華氏五、六十度，水雖夠冷，但不能阻止人們下海游泳。附近有一條海濱小徑，不到兩哩，你如果喜歡沿着巉岩海邊閒步的話，這倒是最理想的。

由黃沙海灘再行南下，便是雷鳴洞（Thunder Hole），從石級向海邊走去，走到一個有鐵欄杆的地方，就可看到下面有一條石崖中的裂口，原是大洋向荒山島上打成的地洞。如果波浪夠大，潮水衝進洞口，填塞起來，水已無地可容時，只好向上衝去。閉在洞中的空氣受到壓縮，因而產生雷鳴一般的聲音。我們在風平浪靜的時候去遊雷鳴洞，覺得名不符實，如果在暴風雨後，海上波濤洶湧時來遊，便大不相同了。

再往南行就到了水獺崖（Otter Cliff），最南端是水獺岬（Otter Point）。每在東北風吹過之後，巨浪打到水獺崖上，激起幾丈高的浪花，頗爲壯觀。崖高一百一十呎，上有青松，下有碧海，海上點綴着捕蝦浮標，空中沙鷗飛來飛去。當日夏普倫爲水獺岬附近印第安人的炊烟所吸引，而在高潮中揚帆直駛緬因海岸，後來便發現了荒山島。遊客中心（Visitor Center）的人安排了一個免費導遊的節目，要我們在早上八時到水獺岬集合，然後從一條鋪滿朽木屑的小徑，直達岩石上滿長海藻的海濱，由專家來講解海洋與森林交界處的生物狀態。那人採集了許多不同形式的海藻給我們看，說它們的特質是根極牢固地抓住海濱的岩石，不至被潮水衝走，葉身極爲光滑，可以隨波漂動。他又展示各種海產貝類，如貽貝或稱淡菜（blue mussel），還有藤壺（barnacle）是附在岩石上的甲殼動物。又有海螺（periwinkle），海葵（anemone），海胆（sea urchin），海星（star fish）等等給我們傳觀。講了一個鐘頭，使我們增加了許多知識。

我們又去了西南港（Southwest Harbor），登上山毛櫸山（Beech Mountain）看落日，到這時已經環島一週了。鷹湖（Eagle Lake）是島上最大的淡水湖，廣達四百五十二英畝，水深五十呎。湖中有各種鮮魚，湖水供飲料

水用，禁止游泳。環湖有馬車道。

我們在驅車遊覽的途中，有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子來搭乘我們的便車，原來她是大西洋學院（College of the Atlantic）的學生，經過校門口時下車回校去了。沙洲港的這個高等學府，是以研究生態學（ecology）爲主的。人與環境的相互關係，是課程的核心。尋求適當的方法，以發展思想行爲及感覺的習慣，對於配合天天在改變中的世界是有必要的。這個私立學校，是四年制的專科，今年（一九七七）有男女學生一百多名。院址就在法國人海灣的海濱上。它常有爲公衆服務的活動，如公開演講，詩歌朗誦，畫展和電影。附近的居民徵得講師的允許時，可以免費去旁聽他們的課程。另有暑期班，任何人都可去註冊上課。

沙洲港還有一個著名的實驗，機構名叫賈克生研究所（The Jackson Laboratory）。據說這是世界上最大的研究哺乳動物遺傳學的機構。我們去參觀時，還有一位研究工作者爲我們講解了一個多鐘頭。這研究所成立於一九二九年，經歷了三十年代的不景氣，第二次世界大戰，甚至一九四七年沙洲港的大火（研究所也被燒毀），仍能保全至今的，全靠員工的奉獻和朋友的支持，因爲它一部分的經費是由捐贈而來的。他們每年的費用，達二百五十萬元。研究成果卓著，世界知名。

他們基本的研究，是哺乳動物在行爲和疾病上的遺傳，已得到的綫索是：許多病如癌症等，都要或可能都要受到遺傳因素的影響。他們現有三十七位科學家，有遺傳學、免疫學、生物化學、細胞學、胚胎學、輻射生物學、心理學各方面的專家，又有一百多個助手，每天孜孜不倦地在做研究工作。

因爲老鼠和人在生理上最爲近似，所以他們採用老鼠作爲研究的工具。那些在遺傳上受到控制的老鼠——近親繁殖的，混血的，變異的——便是生物醫學研究上首要的素材。他們每年培養二百萬隻老鼠，每天有六千隻以上出生。在研究所中每年用作實驗的老鼠，也達八十萬隻，而送到別的研究所或外國去的，每年也有一百萬隻之多。眞是意想不到的呀。我們只知老鼠的爲害，未料它也有佔大的用途呢。

沙洲港度假期中，我們遊覽又參觀了以上所描述的這些地方，獲得良好的印象。直到勞動節的當天，才拔營離開沙洲港踏上歸途，沿路又停下來買東買西，回到紐約寓所已經是第二天的時辰了。

在森林裏吃的果子

張茅

在長白山原始森林一個林場作客的幾天，房間的桌面上每天換來一碟松子和一碟胡桃。松子和胡桃是林區的特產，主人用他們的特產歡待客人，對於我們從海外千里迢迢而來的訪客，比吃到什麼奇珍更爲興趣盎然。

吃松子我的興趣很大，出門之前，先抓一把放在口袋裏，坐林區小火車的時候，賞雪的時候，晚上閒談的時候，一顆接着一顆的剝吃，直到把客人送走，才發現桌面上我剝出來的已是一大堆松子殼。我在林場裏能夠留下給別人的印象，大概就是這一回事——愛吃松子。爲此，離開林場的時候，主人要特別給我送了一大包。

林場的松子是吃之不盡，長白山到處都是紅松，一株紅松收穫的松子可不少。林區吃的松子特別新鮮，剝開殼來，松子肉像一粒米色的小瑪瑙，體外有一層油脂，如嚼香飴，在這裏的土特公司買到的松子，比不上在產地吃到的可口。

林區的山胡桃是一種楸樹的果實，它的肉薄於這裏常見的合桃，入口肉質嫩滑，吃了一顆，就忍不住要再吃一顆，常常是如此不甘釋手的。

進了森林，我們嘗試學着辨認哪些是紅松、白樺、楓樺、椴樹、楸樹。楸樹高一丈至兩丈，木質結實，可以做傢具，四月開白花，七月長果，果子像雞蛋，外皮綠色，成熟後變黑色，去了硬殼，裏面便是可口的胡桃。

還有一種椴樹，是蜂蜜中最好的蜜。

秋天的高度

阮妮妮

秋天，像一個英偉的男子。

海，寬濶了。

山，峭峻了。

天空，升高了。

有時候，被行進中的船吸引住，願意隨着它出大海。

望見黑耳鳶在太陽下盤旋，高高的天穹，引起了心中飛馳的慾望。

山的輪廓，經過畫筆的勾劃，顯露着綫條的功力。

空間驟然向四週擴張，視野變得深遠，春天經常處於迷濛的海上一個個小島，此刻給我看清楚了眉目。

一年裏最適宜登高的季節來到了身邊，我的感覺比別人遲緩，人家早已興致勃勃的攀登回來，我才說應去行山，這話可犬出別人意想之外，引起一陣小議論和訕笑。也許我這意外的提議，增加了他們的興趣，很快定出了下一次登山的節目。

每個人都有一個心中的高度，要登的是一個小山，或是一個大山，都希望向不同的高度進發。有些人先是小山，走過了一些日子，走出味兒，感到小山不能滿足，便去走較大的山，選擇更崎嶇的山路，付出艱險的代價登上山頂，得到的滿足越大。每個人心中的高度，隨着人生的觀念和意識的境界發生變化，有的停止了，有的從原來高度走向下坡，敢於登攀的爬山者則越攀越高。

我愛秋天，愛它的高度。

得書所想

林楓偉

在舊書攤買到一本棋書，我不會下棋，得到這本書却令我感到滿足。

我是爲朋友高興，我知道他拿到這本書會快樂得像個孩子，他會立即擺開棋盤，一着一着的對拆下去，通宵達旦，把一切事情都忘得一乾二淨。

書裏的古譜，共五十局二百二十七變，有「當頭炮鴛鴦馬對屏風馬」、「當頭炮對順手炮」、「先手屏風馬對當頭炮」，又有「讓先」、「讓子」的布局，這樣豐富的內容，我可以意料他看了立即着迷。

這些古譜，四百多年前開始有人手抄，流傳了四百多年一直賴於手抄，沒有印成書本。抄本僅有三份，分別由三個人收藏。現在我檢到的書，第一次由手抄印成書籍，發行僅一萬冊，這萬分之一冊，分散在八九億人之中，是不容易得到的。像我不懂棋藝的人收藏起來，物非所用，委屈了這本書，白費了別人的心血，把它送給朋友，以他的現在的造詣再去研究書本上的經驗，他的得益相信不少的。

別人得不到的東西，很可能由自己手上意外得到。這樣的轉贈於人，「投其所好」，大可以投之再投。

「投桃報李」，禮尚往來。

投桃的人未必想到要報李，他只是想到把好的桃子贈給別人。

選美

（千里達）西華乃保羅作
李昕譯

西華乃保羅，一九四五年出生於千里達的西班牙港。他是著名小說家V·S·乃保羅的弟弟。一九六四年，他到牛津大學攻研哲學和心理學，後來又改修中國文學。畢業之前，他已開始寫作，《選美》——便是他的第一篇作品。第二篇是《神秘的人》。他的一本小說《火蠅》將在今年出版。

——譯者

在道吾市有兩間五金店，其中一間叫「東方市場」，店主是百蘭薩。其實，這間五金店毫無東方風味，只是名字由百蘭薩的父親所定（此人以幻想著稱），誰也沒想到要去改它。另一間離開東方市場只隔幾間房屋，那就是「大衆士多」，店主是雅利安。雖然同是五金店，但兩位店主却能和平共處多年，而且百蘭薩先生似乎很樂於告訴顧客：「我與雅利安先生是老朋友了，十年以來從沒有頂過嘴。」但是，近來兩人的關係有點冷淡了，問題出在年青的雅利安身上。他父親送他到美國學習商業管理，學成歸來時，他不但帶回花恤衫，還帶回了滿腦子新思想。對百蘭薩的第一個打擊就是「大衆士多」安上了霓虹燈廣告，廣告上是一個穿牛仔裝的男人在說話：「如果這不是

全市最好的商店就咒我！」

百蘭薩太太也鬧着要裝上一個旗鼓相當的廣告，雖然先生是位明達人士，但怎樣勞心焦思也想不出個好道道來。他感到雅利安的廣告已集中了所有的智慧，他能想到的，最好也不過是借用「三王朝聖」的故事，畫着三王橫過沙漠，朝着發射靈光的「東方市場」走。可是他又怕這樣做會有褻瀆神靈之嫌。因而，他對裝設廣告問題採取了一種相反的態度。

「我們商店的價值在於商品的質量，」他對太太說。

「別胡說了，你們兩家出售的商品完全一樣。」太太說。

「我是個純樸的人，太太，向純樸的人出售商品進行交易，難道你以爲他們會去注意霓虹燈嗎？」

但是，百蘭薩先生却高估了純樸的人。顧客們喜歡雅利安的霓虹燈，結果，一部份顧客離開了東方市場，轉到大衆士多光顧去。

接着，雅利安先生採取了第二步革新行動。道吾市的商店習慣於把商品陳列在行人道上，特別是一些大部件商品。雅利安先生可不這麼幹。「這樣只會降低商店的格調，」他對父親解釋。他重新裝修商店，在朝路的一面，安上玻璃櫥窗，而媳婦則在櫥窗內把貨品陳列得十分美觀，還貼上標語：「人行道是給人行的。」這樣一來可吸引了不少人，百蘭薩商店的純樸顧客更少了。

「那個人使你變成了笨蛋，」太太對百蘭薩先生說。

「你得承認那確是有獨創性的，」百蘭薩先生近來變得喜歡貶低自己了。「我也不曉得是什麼一回事，不管我怎樣努力，我總想不出像這樣有獨創性的東西來。」

「哼！『人行道是給人行的！』，你把這叫做獨創性嗎？」不管怎樣，她也奇怪爲什麼偏是雅利安而不是自己的丈夫想出這個來。

「你準備怎麼辦？」太太的指責口氣是很明顯的，但不管百蘭薩先生怎樣往自己可憐的腦袋裏挖，也挖不出什麼新名堂來。

「爲什麼你不把店子擴大呢？」太太提醒說。

百蘭薩先生似乎想的不是這個。

「你可以把藍納夫的店子收買過來，」她變得溫和了：「你的問題就是低估自己。想高一點嘛。」

擴店的意見實在很合百蘭薩先生的胃口，有一陣子他也想得很高，但過不了多久，他又變得陰沉了。

「眞可惜，雅利安變得太厲害了，我們一向相處很

好，就是他那隻狗崽子儘往腦子裏灌了新思想。你看他爲什麼變得這樣呢？」百蘭薩問。

「那是做生意。雅利安是個商人，可不會爲你做善事的，你早該看到這點了。好了，買了藍納夫的店子吧，行嗎？」

「我可不曉得該怎麼辦，你知道藍納夫是個守財奴，像鐵釘一樣厲害。」

「想高一點嘛，別再低估自己。」太太堅持說。

「你可能是對的，我可能是低估了自己。」先生變得開朗了。「沒有你，太太，我可不知道怎麼辦好。」

「嗯，你不該說這樣的話。」

他們相互對看，感到十分幸福。

東方市場隔壁的店子是出售單車的，店主藍納夫先生對顧客及同行都採取一種憤世嫉俗的態度。百蘭薩先生對他很了解，一向不想接近他，所以太太不得不在幾天以前就煽動他的野心，以促使他與藍納夫先生談判。

藍納夫先生站在店前的人行道上，百蘭薩先生朝他走去。

「藍納夫先生，午安，你在呼吸新鮮空氣吧？」

藍納夫往地上唾了一口痰，再從口袋裏掏出一條布條，開始擦亮一部單車的把手。

百蘭薩先生乾咳了一下，說：「你看，我們可以到那裏去談談嗎？」

「什麼？你有什麼麻煩嗎？」藍納夫先生突然快樂了。

「不，不，沒有麻煩。」百蘭薩先生大笑。

甚至連藍納夫先生也有點失望的味兒，他陰沉地看了百蘭薩一眼說：「進來。告訴我。」

藍納夫先生坐在櫃枱邊的櫈子上。櫃枱上寫着一行黑字：「恕不賒欠。」

「是這樣的，藍納夫先生，我想擴大東方市場……」

「雅利安使你頭痛，對嗎？我一直在想遲早會這樣，」他高興了，一面看着櫃枱上的黑字，一面拍打大腿。「你要聽聽我的意見嗎？」

百蘭薩先生不安地挪動一下身體說：「不是要你的意見，而是……」

藍納夫先生笑了，「你是想要我的店子，對嗎？」

「可以這樣說。」

「一萬元，百蘭薩先生，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嗯！」藍納夫那樣爽快出售的態度叫他担心。

「我說一萬元。」

「你不考慮……」

「一萬元，百蘭薩先生，一分不多，一分不少。這個店子的價值就等於同重量的黃金。」

「那我得考慮一下再答覆你。」

「這就對了，百蘭薩先生。但要快，否則我會改變主意的。」

「他要我一萬二千元，」百蘭薩先生對太太說。

「只值八千。」

「我知道。別担心，我會要他減價的。」

「我不能給你多過八千，藍納夫先生。」

「一萬，百蘭薩先生。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太太，他是個很難交易的人，但我已設法叫他減到一萬一千。」

「那個地方值不了九千。」

「你以爲我不知道嗎？別担心，我會要他減價的。」

「我可以給你九千，藍納夫先生。」

「你知道我的答覆是多少，百蘭薩先生，一分不……」

「好的，好的。」

「我想我可以使他減到一萬元，如果我再加把勁的話，太太。」

「想起來，這個價錢也不壞。」

「我知道。別担心，我去叫他減到一萬，你等着瞧吧。」

「好了，藍納夫先生，就依你吧。一萬元。」

「現款？」

「對，對，現款。」

「那麼，這個地方就屬於你的了，百蘭薩先生。」

「好了，他減到一萬了。」

「好傢伙！你看堅持就是勝利，不是嗎？一萬二千元！哼！他把你當作什麼了？」

「我告訴你我會擊敗他的，只花點時間就是了。」

大衆士多並不滿足於現有的成績，店員又穿上制服了，而雅利安先生則退居於店後面的寫字樓裏面。但眞正破壞兩人的長期友誼的却是第二個步驟——雅利安先生減價了。百蘭薩先生無能爲力地看着大衆士多瘋狂地大減價，而自己的計劃却又進展得異常緩慢。當他買過藍納夫的店子時，太太高興得不得了，她似乎已看到一間豪華的商店和直綫上升的利潤，但她失望了。面對着擴大了的空間，百蘭薩先生不知怎麼辦好。他拆掉了原來分隔的牆壁，把原有的商品分散開來。這樣看起來店裏空得可憐，沒辦法，他只得增加了一點二手貨。除了這一點點以外，他什麼也想不出來了，想像力完了，太太的美夢完了。百蘭薩先生心灰意冷，只能從對雅利安和大衆士多的未來的預言中尋找安慰。

「我知道你能幹什麼，」一天，太太十分興奮地說：「那可是個好主意。」

「什麼？」百蘭薩先生一向不感到生活有多大樂趣，但最近，則感到完全沒有樂趣了。

「你可以做道吾市小姐選美的贊助人。想想你找到一個眞正漂亮的姑娘，東方市場小姐——你知道她胸前要掛上一條彩帶，寫上贊助人的名字的——如果她選上了，雅利安就得爬回來求你，他以後就得夾着尾巴做人了。」

「這需要錢的，太太。而且哪裏有人想當東方市場小姐呀？」

「記着我說過的話，想高一點。」

百蘭薩先生眞的想高了，他看到了成功和報復，希望之火又再次點燃了起來。

如果從過去所引起的怨恨來判斷的話，道吾市的嘉年華小姐選美毫無疑問是最重要的活動，冠軍跟着就參加全國小姐競選。但按傳統習慣，總是被劃入那一組沒有機會入選的小姐中去。當然，這組小姐參加競選有一大好處，那就是給那些熱門小姐一個表現慷慨的機會。有一年，全國冠軍在選美之後就說過：「我認爲道吾市小姐很出色。」百蘭薩先生對這件事的評論是：「她是良心不安。」這種不禮貌的評論是可以理解的，因爲這樣的選美使道吾市人很傷感情，但又不能不參加。作爲道吾市商會的一員，百蘭薩對選美倒十分重視，當道吾市小姐又一次落選之後，他會說：「等着瞧吧，終有一天會把她們都打垮，叫他們大吃一驚的，那時候，看看笑的是誰。」

現在，他越想越相信自己就是解除道吾市人負担的人，他變得那麼熱情高漲，連太太也担心起來了。

「你忘了雅利安，他也參加選美的，」她提醒丈夫。

「雅利安？他算得什麼？」

對城市的責任感和確信上帝的庇祐使百蘭薩先生信心百倍，而太太也被他的熱情所感染了。

百蘭薩先生發現了列達，他以前的店員，可以參加選美。她現在西班牙港一間大商店工作，一般說來她樣子還算漂亮，而且在城市生活了一段時間後，使她變得既有儀態，又有信心，百蘭薩先生相信她是很恰當的人選，而她也樂於在道吾人面前顯露一手。

「但你對這選美活動懂得多少呢？百蘭薩先生？」

他不得不承認自己一竅不通。

「那麼，從開始就得有專業人員作指導。」

「當然了。」

「那不是就在台上走走那麼簡單，你知道的，得花錢……還有要懂得怎樣花。」

列達離開東方市場後，講話時語法和詞彙的變化，使百蘭薩先生驚訝，還有點不安。

「別担心，我不會省錢的。」

「我認識一位理髮師，她在這方面很有經驗，最好去找她。」

「好的，好的，全依你。」

每當百蘭薩先生要講合乎「文法」的話時，他總帶着一種諷刺的美國口音，他自己曉得這點，所以渾身不帶勁。他離開列達時，那種責任感和庇祐感開始動搖了。

那位理髮師很可愛，但却十分傲慢，她是在紐約受過訓練的。

「最主要是看你扮演什麼走過舞台，」她告訴他們。「依我看，要就是扮成羅馬人的樣子，要就是扮希臘人。」她長久注視自己長長的、閃閃發亮的指甲。「或者扮埃及人也行，這是很獨特的。」

百蘭薩點了頭，盡量控制自己的美國口音。「你喜歡扮什麼呢，列達？羅馬人？希臘人？埃及人？」

列達在考慮。「扮埃及人好嗎？人人都想扮羅馬人或希臘人的。」

「你可以扮依絲斯，」理髮師說。

「那是什麼？是神還是別的什麼？」百蘭薩先生問。

列達難爲情地望着窗口外面。

「是女神，百蘭薩先生。是埃及古代的生育女神。」

「你喜歡扮依絲斯嗎？列達？」

「依絲斯聽來很不錯，很有獨創性。」

「還有一件事，」理髮師舉起手，朝着光線研究自己的指甲。「你有什麼嗜好嗎？」

「有……我看點書。」

「這可以用。還有呢？」

「坦白說……」

「當模特兒？」

「那……」

「這也可用上。還得有點什麼特別的，就像你說的有獨創性的。」

「這兩種嗜好有什麼不好呢？」

列達望着窗外。

「從儀態上說，或從禮節上說，需要有三種嗜好，百蘭薩先生。」

「園藝怎麼樣？」理髮師建議。

「但是……」

「不用『但是』了，就用園藝好了，聽起來不落俗套，那是很有幫助的。」

「什麼叫『不落俗套』？」

「百蘭薩先生……」列達望着窗外。

「她要扮演依絲斯，」百蘭薩對太太說。

「誰是依絲斯？」

百蘭薩先生有點猶疑。

「是埃及的……生育女神。而且她還有三種嗜好：閱讀，當模特兒，園藝。」

「園藝？」

「你總得要點『不落俗套』。」

「啊！」

雅利安的計劃仍處於秘密狀態。當百蘭薩先生忙於在東方市場四壁張貼列達和金字塔的相片，日夜不停地談着選美時，大衆士多則默默地發財致富，對比起來，百蘭薩先生的說話就顯得過份誇張和緊張了。

「也許你不該過份宣傳，」太太對他說，「這樣會倒霉的。」

「倒霉！到時候就知道了。不過，我了解他，他肯定在別處搞鬼的，」他盯住她說：「你想他會賄賂評判員嗎？」

「不會的，如果眞的這樣，我們總會知道的。」

「反正是一樣。」兩人臉上都蒙上了陰影。

但是，看來雅利安先生只關心公衆的利益，他發表了一本小冊子，要求大家在嘉年華會中表現出「理智和守秩序」，反覆說明他「堅信民族的寬宏大量和自制力。」至於參加選美的事，却一字不提。「他想當市長呢，」百蘭薩先生說。

選美在一間電影院內舉行，當百蘭薩夫婦到達時，一位穿着誇張的熱帶服裝的姑娘帶他們到指定的位置坐下。雅利安一家來遲了，雅利安先生高興地對百蘭薩先生笑了笑，擠過人羣走近他說：「百蘭薩先生，今晚總算是等到了。」

「是的。我想你一定有什麼特別的東西會叫我們大開眼界的，對嗎？」

雅利安大笑。「不，不，百蘭薩先生，沒這回事。對我說來，這僅僅是娛樂而已，我想你也不會有不同的看法吧？」雅利安先生拍拍他的肩膀，百蘭薩先生皺起了眉頭。

「祝你好運，老友。啊，百蘭薩太太，你看來……」雅利安先生開心地揮動手臂退走了。

「狗崽子，」百蘭薩先生低聲說。

一共有十位姑娘參加選美，要出場三次：穿泳衣，穿晚禮服，穿自選的服裝，最後一次是決定性的一次。

主持選美的是一瘦個子，他來道吾市本身就是對道吾市的一種讓步，但很可惜，在西班牙得到觀衆熱烈捧場的笑話，來到這裏却沒人欣賞，甚至還有喝倒采的，道吾市的人確是不好對付的。

「現在是今晚最重要的節目——穿泳衣上場。」選美主持人很優美地轉動脚跟向大衆宣佈。

前六名競選者走過舞台，她們看起來十分相像，各自得到同樣的掌聲。

「十一號競賽者，馬方酒樓小姐。」

沒人上台。

主持人急忙看看手上的名單，恐怕眞的下不了台，他對觀衆說：「大概她在放假了。」觀衆却對他板着臉。他扮了個鬼臉，用手拉拉後幕說：「馬方酒樓小姐在哪裏呀？」

小姐終於出現了，穿着一件綉了龍的比基尼泳衣。觀衆倒吸了一口氣，甚至主持人也禁不住吃了一驚。接在她後面的列達，對比之下就黯淡無光了。而大衆士多小姐雖然很可愛，却也顯得過於一般化。

跟着而來的穿晚裝上台也與剛才一樣，馬方酒樓小姐又是最有吸引力的一個。其他的小姐都穿上十八世紀的西方晚禮服，只有她穿着中國式的緊身的、兩邊開叉的紅色旗袍。對此，主持人也不得不格外爲她鼓掌捧場。

百蘭薩先生已失去了耐性，他變得衝動了，直到現在，列達沒有給觀衆留下任何印象。

「該死的人！他太狡猾了，我告訴你。」

最後一場競賽開始了，各種羅馬女神在台上緩步而行。

百蘭薩先生放心了。

「這些人沒有一點想像力，他們只會扮演羅馬人或希臘人，好像一輩子也沒聽說過埃及似的，但是……」他對太太說：「他們今晚就會聽到，對嗎？」

「你太興奮了，自制一點。」

馬方酒樓小姐這次令人失望了，扮演中國寶塔對她實在不合適，何況寶塔還傾斜得叫人担心呢！

主持人介紹：「中國寶塔。」但觀衆仍是不聲不響，而馬方酒樓小姐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又再優雅地轉動脚跟，向觀衆介紹：

「東方市場小姐扮演依絲斯，埃及的生育女神。」

觀衆有點騷動。列達謹愼地走過舞台，緊身的衣服使她行動不便，而那頂有兩隻牛角的方形帽子看來戴得並不平衡，她一手拿着一根什麼東西，另一手則是一卷什麼古代文稿。

「依絲斯？」

「我從來沒聽說過。」這一類的低語傳進百蘭薩先生耳朵裏，他碰了碰太太，笑了。

「大衆士多小姐扮演花與果。」

百蘭薩先生一下子僵硬了。觀衆在沉默一陣之後，爆發出如雷的掌聲。大衆士多小姐穿着一條草綠色裙子，裙子上扣滿各種鮮花，胸部和背部則蓋以芭蕉葉子，那上面也纏着羊齒類的嫩葉和鮮花，而頭上頂着的是一籃滿滿的水果，從籃中往地下吊着成串的玫瑰。觀衆站起來，大聲唱采，有人高興得把草帽扔到了台上。

「很有獨創性！」

「花與果是本地的特色！」

「看，她有眞的芒果與橙子呢！」

主持人提高聲音叫喊：「女士先生們，你們該到這裏看看！」他忘了自己並不担當廣播員，這一次觀衆倒眞的笑了。大衆士多小姐往人羣裏扔下一朵玫瑰花，人人都知

道，今年的道吾市小姐在西班牙港的選美中一定得到重視了。

在選美結果宣佈之前，百蘭薩夫婦就離開了，在回家路上，兩人沉默無言，直到上床睡覺。

第二天，他們看到報紙，知道列達是第三名，在訪問中她表示如果不是贊助人的影響，她會表現得更好的。她說：「在這類競賽中，必需要有專家而不是業餘的人來指導。」

在全國選美中，道吾市小姐得到第二名，爲此，雅利安被道吾市人選爲市長以示謝意。他眞是名成利就，大衆士多分店林立，每一間都有霓虹燈廣告寫着：「全市最好的商店。」而百蘭薩先生，現在是全市唯一的舊貨店店主。他會指着大衆士多說：「你可能不相信，從前我與雅利安——對不起，我是說市長——是好朋友。我知道是難以置信的，他現在有那麼多分店，但從前我們可是同行同業呢，而且我與他在競爭。想想看！」

說完他會哈哈大笑，而且笑聲中毫無不愉快或惋惜之感。百蘭薩先生是知足的，因爲，東方市場是道吾市中「唯一」的舊貨店呀！

文藝書訊

■魯迅與美術二集　黃蒙田著。作者繼《魯迅與美術》一書後的又一本圍繞魯迅美術活動爲中心內容的集子。包括文章十四篇，爲美術青年瞭解魯迅對新興美術的貢獻，提供了參考資料。香港大光出版社出版，定價港幣五元五角。

■魯迅散文詩注析　何林著。《天地叢書》之一。書中注釋了魯迅的《野草》，並對其含意與藝術手法加以若干剖析。適宜於中等文化水平的讀者閱讀欣賞。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定價港幣五元二角。

■魯迅親友談魯迅　張能耿錄寫。根據作者五十年代間訪問魯迅一些親友所得資料整理編寫而成，並附魯迅不同時期的照片多幅。澳門爾雅出版社出版，定價港幣四元。

■詞曲論稿　羅忼烈著。共收入考研王安石、周邦彥、陳洵、韓上桂等詞曲的論文十篇，皆爲著者近年探發詞曲心得之作。中華書局香港分局出版，定價港幣十三元。

■晨暉　海辛著。長篇小說，通過兩個抹卓青年的遭遇，與青年朋友探討如何正確對待人生、戀愛等問題。香港上海書局有限公司出版，定價港幣六元五角。

■爐煙集　方修著。輯集了作者過去一年來所作文章十四篇，大部分爲文藝評論和文藝隨筆。新加坡洪爐文化企業公司出版，定價坡幣一元二角。

■直面慘淡的人生　羅燕平遺著。共收作者遺著十四篇，另前記一篇、紀念文章二篇。作者在文章中流露出其對社會不平等現象的憤懣及樂觀的精神。新加坡洪爐文化企業公司出版，定價坡幣六角。

瘋人院前

瞿明

阿嬋鬼影似地折回來，再次走近高街的精神病院。她不曉得自己是不是瘋了？

「自己是瘋了嗎？」——她迅速否定這可笑的念頭。連自己也神經不正常，怎樣去找尋瘋弟的下落？

弟弟也不是瘋了的，醫生診斷有誤吧？什麼精神分裂症？她不懂。好端端的有手有脚有頭腦，能說會想，分裂什麼的！弟弟沒發瘋，他只是有點兒不舒服。……

慘白的路燈，使濕漉漉的斜坡發亮，污水竟也變得銀閃閃的，彷彿在欺騙人間，它們是清澄純潔的。

香港的斜坡也眞多，上斜坡多吃力，一步步挨上，委實是艱困的行脚。

很累。阿嬋站在第三街，全是舊樓，無數亮着的燈，家家戶戶都幻化成無數發光的小格子，頂着那並不漆黑的天。仰望，一種奇怪的色調，是暗紅，還是瘀紫的？總之是曖昧的顏色。幽幽的雲像烟似的輕，月亮跳出來，又陷落陰影裏，那些飛烟在掩掩映映，月是天空的眼，忽而緊閉，偶爾竟意外的暴突着眼珠，惡狠狠的，慘白慘白。

透心寒。鬼祟的月亮伏在瘋人院的屋簷上，露出半邊臉，窺探這剝落了的古老的建築。

阿嬋也在窺探，可惜門禁森嚴，她只能看見無數的鐵枝，那些密匝匝的綠色的木條，狗隻也難爬出。鐵枝內是長廊，還有門，門內有門，層層密封着，那是三層高不透氣的大石棺。

連牆壁也是灰白灰白的，沒些顏色。

絕對正常的人關進去，也會吃不消。她不能送弟弟進去受苦。

「阿嬋，阿嬋，不要怕，報紙說這幢瘋人院將會拆卸，現在已告封閉。」——「哦哦哦。」——她自言自語的，嘆了一口氣，但暗忖：更多更宏偉的精神病院會誕生，因爲太多太多的瘋子要擠進去了，眼前的高街瘋人院許是太狹。……

面對瘋人院，她拒絕聯想弟弟的將來。她後退，却縮進另一小小的院子，同樣的建築形式，同樣的綠色的窗櫺，又是密匝匝的木條，是鎂沙酮治療試驗中心。忽然感覺背後有什麼東西搖動，搖出一名柳枝似的長瘦的男人，眼沒神采，臉無油光，冷冷的木木的表情，然而，偌大的酒糟鼻似曾相識——「爸爸」，阿嬋幾乎想一把拉住他，但父親不是死了嗎？

入夜哪。

心在跳，砰砰的錘子在體內敲擊，急激地。又狂猛的想起爸爸來了，但印象彷若隔紗，漸次渺茫起來——父親似乎一度有寬濶的肩膊，眞行，可以搬運比她更高更濶不知有多重的貨物。可是……不知怎的，他竟莫名其妙的消瘦了，像有吸血僵屍把他所有的脂肪，精髓吮盡。可憐的媽媽，在以後的日子裏，眉頭老是下彎着，沒揚起，亦一直沒笑了。

長時間賴在家裏的爸爸，瘦呵瘦的……

小學還沒畢業，媽媽撫着女兒的肩膊：「阿嬋，你不要去讀書了，家裏支撐不來。」母親哽着聲：「你爸爸不顧家，吸毒。」

阿嬋不能理解吸毒的後果，只恨着，幹嗎什麼也不吃，吸那使全家人挨餓的毒。爸爸不顧家？怎麼他整天都不捨得出外走走。很疑惑，想不通，含着大泡眼淚，緊緊抓着窗框，眞可惜，再不能穿美麗的校服了，校服是她所有最體面光鮮的一套衣着。

以後，阿嬋和媽媽一樣，她手提着的不是書包，而是飯盒，要在工廠開餐了。

匆忙早退，可把飯盒留在廠內。唉，她不覺得餓，只感到兩腿變成沙袋，奔跑了幾小時，弟弟在哪裏？

她站在窄路中間，同樣的外觀，左右兩幢的樓宇都是醫治人們的好去處。

醫「道友」，醫「瘋人」？一剎那，爸爸、弟弟都伸出蛇形的灰青手臂拉扯她，彷彿聞到尿臭的味道——是媽媽，天天嗆咳着綠色的痰涎，嚴重的風濕症使她喪失幹活的能力，她臥床兩年了。

斗室內，嗆咳及「乞吐」之聲不絕。

那種難聞的味道竟也充塞公園，公園很髒，弟弟年幼時最愛在公園玩，家裏太狹。今天，阿嬋竟優優地循瘋人院下坡路走，朝英皇佐治五世紀念公園兜圈。媽媽曾頂認眞的說起那兒的鬼故事來——沒頭鬼要找替身，月黑風高的某一夜，不辨方向飛來的奪命球從斜刺裏把一名巡更的警察射死了。據說，一顆頭顱好端端便砰嘭一聲墮地。

「媽媽，我怕呀。」

「不要怕，有媽在身邊。……唉，不是爲了仔細女嫩，死倒可好，一了百了，眼不見爲乾淨，你阿爸……」

媽媽是紅着眼兒說的。

阿嬋便曉得不再懼怕什麼邪魔鬼怪了。

現在的她，却發毛，只剩下自己，路旁靜寂。

偌大的西區，人海茫茫，藏着個不足五呎的男孩，怎樣進行搜索？

工友何嘗沒勸告自己，要冷靜——

「你盲頭烏蠅去找阿光，總不是辦法。」

「或者會自動回家呢。」

阿嬋的手心濡濕，全身發汗，許多驚心的想像在出現——弟弟會離家，自甘自願的跳樓，或者是狂性大發，不知不覺的撞車送命……

她怎樣也揮不走三姨來報訊的神情，異常緊張，一幅深褐色的面部地圖，滿是鐵路似的皺紋——「一點鐘，阿光打電話給我，好似食錯藥，竟然話你阿媽變了骷髏骨頭，全屋塞滿老鼠。」太深的皺褶，使三姨的小眼睛像陷入深溝中：「嚇死我，阿光承認自己就快發癲，又說爸爸叫他去西環……大吉利是，吐，莫非白日見鬼，你阿爹已經過身八年。」

阿嬋在廠門外，呆着。早上，她還吩咐弟弟好好將養着身子，不要上課，請假一天休息。

然而，病人却走出街外，打電話，說自己流浪西環。

近一個月，阿光仔眞失常。

碌架床像船，不斷搖，睡在上格的弟弟左右轉身無數次。

本來是精壯活潑的年紀，才十三歲吧，可常常不言不語，俯伏身子，臉孔緊貼窗上的鐵枝。

人人都說阿光「有福」，升中試派位派入名校，大約是一登龍門，負担百倍，弟弟的書活像眞金白銀，厚、重、價錢貴。它令他頭疼，更令媽媽頭疼。

夜深，枱燈仍亮。

「阿光，睡覺吧。」媽媽和姐姐輪流催促死啃着課本的「有福」的人休息。

唯一的小桌子，擺滿母親吃的藥丸，弟弟的書簿，還有那特小的鬧鐘，滴嗒滴嗒地。

開朗的光仔破天荒的苦着臉，他很喪氣：「家姐，我上了三個月課，聽不明白神父講英文，全部英文，講得又快又深，我不明白。」

「其他同學呢？」

「少數不明白，大多數明白。有錢，就有補習先生，有些同學英文講得像神父一樣快。」

「……」

「我怕讀不上。」

阿嬋沒作聲，她在深呼吸，有點使性子的提高聲調：「你一定要爭氣。」

皮包骨頭的父親彌留之際，曾再三叮嚀：「你要挨到阿光出身，教他要爭氣，不要讓他入錯行，工字不出頭……」他咽氣困難——「別讓光仔學我，有力做到沒力，沒力做到乞食……」

爸爸是苦力，但已沒力作工久了。這時刻，他連多吸一口空氣也已乏勁。阿嬋感覺父親的軀體强烈的抽搐着，像正撼動一個空箱。

「你想挨死一世騾仔？讀書不成，你想想將來會怎麼樣的？」姐姐是激動的，那以後，便不再去嚕囌弟弟早睡了。

阿光是值得心疼的。別家的孩子還只懂打架、踢波，他已經曉得幫桂叔賣雲吞麵了。他爲什麼到西環？他曾在西環的大牌檔討生活呢。

可是，舊地重臨，近碼頭的攤檔失了踪，據說是被迫遷了，阻街的罪名不輕。

數小時以前，阿嬋跳下船來，太多的路擺在眼前，可不知道該鑽進哪個街口？

弟弟在海邊嗎？

海邊是車龍。貨車側向大路，排排站，宛如沉默的軍隊，海的守衛。

阿嬋要搜索戴厚眼鏡的男孩，但海旁全是上了年紀的勞動者。

海水正冲擊着石級，岸邊的階梯沒入那黛色的浪花深處，阿嬋的視野搖動，陣陣昏眩感直湧上頭，她站立不穩。

前幾天的感冒還沒好，爲了贏得勤工獎，她怎樣也得撐持着開工。

爲了唯一的弟弟，豁出全年薪水也可以，阿嬋毫不後悔今天的早退，雖然仍有些悵悵然，白丟了幾十塊錢的勤工獎。

想想阿光的厚眼鏡便安心，他眼鏡愈厚，說明他愈加勤力。不管這想法滑稽不滑稽，阿嬋可藉此寄托了一點微茫的希冀。

海邊，並沒戴眼鏡的孩子。阿嬋焦灼的退出碼頭，轉入電車路，笨重的舊車箱在車軌上懶洋洋的拖脚步。一系列的海味店，傳來怪異的味道。一些店舖陳列着各種魚類的屍體，鹹魚在半空，在阿嬋的頭上，吊臘鴨吊什麼都令她想起上吊。一些鹹魚瞪着失去光彩的眼珠，在半空可憐兮兮地好像正對着自己表徵着什麼。

不走大路，走小巷，便出現窄而長的斜坡。大榕樹委曲的生存，整日吸着廢氣，黃塵不停的撲打葉子，幼小的木屑在滿天飛颺。

夜了，看不見浮塵。

——西區這麼大，你找得着他嗎？

——你知道他躲在哪裏？

——阿光發神經，很易出意外。

工友們的聲音又嗡嗡的在腦袋裏響。

「誰說阿光會發神經？」阿嬋首次暴怒的乾叫，她從來是沉靜的，吶喊過後，她又墮入深深的懊悔中——不應該向善良的工友使性子，阿嬋腦袋空空的衝出工廠，衣上沾滿線頭，她要儘可能早一步找着弟弟，她不要光仔受任何委屈，更不願他被鎖進精神病院那一類的地方。

「危險！」這是修路牌上的兩個大字。

路被挖掘得破破爛爛，堆滿石塊，瘋人院被路燈照得冰涼晶亮。唯一的伴侶何時來了？指示「危險」的紅牌下，蹲坐了一隻靜靜的白貓，渾身是柔軟的白毛，眼却是

黑色的，大門仍然緊閉，地上橫陳着些粗粗的麻繩。

該是歸家的時刻，母親會很担心呢。

——我還沒找到弟弟。

——許多年沒過海了，順便逛逛街吧。

阿嬋不禁失笑，丟了勤工獎來逛街，她沒那麼濶氣，痛楚尖尖的咬進骨肉去，想起錢，想起弟弟……

眞的不能再找藉口了，她害怕回家，於是她跑出來，三姨來報訊，媽媽將會知悉一切，她更害怕交代。

天還是暗紅，沒全黑，不太夜的夜。

她的視綫被吸住了——瘋人院的石壁，竟有茂密的草長出來，還有些支根，幼幼的像豆芽般，凌空拋露身子。路燈孤獨的佇立，閃着沒生命的白光，一個銀色的圓環，却圍着那燈泡，像緊箍咒，朝向戒毒所作法，冷冷的迎送那些黃瘦的行屍，來了一批又一批，全是空洞的眼睛，悽惶無告。

想想，弟弟浮突的眼亦是空洞的——「我長了鬚，頭發白，又遇見火山爆發，炸死啦，那些不是石頭，是書，好重，好厚，姐姐，救救我。」

黑漆而極狹小的一個梗房，弟弟老在胡說八道。一星期內已把可笑的幻象重述三次。

「阿光，你什麼也不該想，你要爭氣。」她把一塊肉夾進弟弟的碗裏。

屋子是太小，稍暗，還有些老鼠及蟲豸等，但要適應啊。西區之內，斜坡上的攔檔眞棒，木脚高高低低的，便能遷就地面的傾斜度，又不見得會塌下來。是山一樣的牢固呢。還有碼頭中那些凌空搭架的木板，是船與岸的橋樑。看，遠處的大樹，在半空中垂直的長出根，倒因泥土的水份不足，便努力搶掠空氣中的養料。石頭也堵塞不了野草的反抗，壁壘森嚴的建築叢中，竟綻出頑强的籐類植物。

「回家吧，一切有辦法。」她掠掠頭髮。在廠裏，她是眼明手快的車衣女工，每期糧都成了「拚命三郎」，拚命的勇奪勤工獎。

這不是個好地方。精神病院活像死城，愈早拆卸愈好，那些鐵枝眞刺眼，囚牢一個……

爸爸沒機會進鎂沙酮中心，他死了。

弟弟可能進瘋人院，那或許是將來的事。

但現在是現在——現在她必須歸家。

三婆的黑色的日子

竹紫君

晨早六時左右了，天色還是一片灰灰暗暗。高擎的路燈經過一整夜的點燃，疲態畢露，却責任未了，有氣無力地朝路旁灑出白光。這時，大多數人還在夢鄉裏，可是，在這道不到一百米長的斜坡上，已有兩個人在默默地工作着了。其一是穿着早已褪成慘白的黃色制服的掃街工人，另一就是有點兒龍鍾的賣拖鞋的三婆了。

他倆誰也沒有理睬誰，都緊閉着嘴，繃着面孔，各幹各的。掃街的揮動着特大掃帚，勤快而又熟練地清除着斜坡路上的垃圾污物。嚓、嚓、嚓、嚓、嚓、嚓，那掃帚摩擦地面所作的單調節奏，給正在開檔的三婆增加了無限的安全感，因此三婆感到特別悅耳。

三婆早已把檔開啓了，那間長、濶、高分別不到六呎、三呎、八呎的鋅鐵小屋，陳舊得近乎破爛了。內裏，擠迫着一個五格木架，架上，擺放着各種類型的拖鞋。大大小小，紅紅綠綠，黃黃黑黑，約莫也有百幾十對吧。

木架旁的空隙地方，堆着五個紙皮箱，挨着幾枝短短的衣裳竹。三婆吃力地把紙皮箱一個一個地搬出來。這五個紙皮箱，除了一個裝着三張小凳子，一個裝着二張鋪滿塵埃的篷紙和一些繩索之外，其餘兩箱，都是一些斷碼貨，合人眼又不合人脚，賣來賣去，都賣不掉。三婆嘟囔着說那是一些垃圾，搬出搬入，白費氣力。可是，三婆打從心眼裏不願意把那些垃圾拋掉。她盼有一天會出現奇蹟

啊，垃圾一旦變成銀紙，就是淨賺的了。

最後的一個紙皮箱，裝着十來對金銀拖。拖底，是兩層薄薄的輕膠夾着水松木，拖面，綴着兩個像尾指般粗幼的金環和銀環。那嬌艷的色澤早已褪盡，顯得格外地暗淡無光。三婆看到這些拖鞋，就像被割了一大塊肉似的，既痛且恨。

那是好幾個月的往事了。那天，三婆到行裏買貨，看到很多人都在訂購新潮金銀拖。三婆一向少買新潮貨，她怕賣不掉會更快變成垃圾。尤其是兒子在的時候，賺多賺少只是一種樂趣，無謂担那麼大風險。可是，自從那不肖的兒子離家出走後，三婆在心碎之餘，彷徨之餘，她開始變了，變得那麼愛錢。彷彿，金錢越多，越能控住那顆破碎的心，彷徨的心。三婆不滿足於擺賣普普通通、老老實實的拖鞋了。那些拖鞋，顧客們買慣買熟，要多開一元幾角貨價也不容易。她蠢蠢欲動，她想賣新潮貨，謀取更高利潤。

行家們訂購金銀拖踴躍，三婆對金銀拖的銷路充滿信心。她毫不猶豫地去訂下了三打。三婆不懂文化，可是，她的婆仔數算得可準可快哩。她在心裏暗計：每對金銀拖來價十元，賣出十三元。每對賺三元，一打賺三十六元，三打就是一百零八了。一百零八元，這是一個多麼誘人的數字啊。倘若賣普通的拖鞋，每對僅能賺五、六角，要賣多少對才有這個數目！三婆很愜意，彷彿，一百零八元早已在手了。

出乎三婆的意料之外，當金銀拖送到檔口的當天，她對面的，也是賣拖鞋的四嫂也擺出了金銀拖來了。三婆很不高興，特別是後來金銀拖大量存貨，而又面臨過時的時候。想到血本無歸，她可罵人了：「衰婆呀，人賣，她又賣，專頂爛市。」

三婆的檔子和四嫂的檔子很接近，幾乎是篷帳頂着篷帳。三婆的一言一語，四嫂聽得清清楚楚。三婆的謾罵，四嫂初時沒吱聲，無非是體諒三婆年紀老大，體諒三婆心境不好……。可是，後來三婆越罵越兇，四嫂也生氣了，她抑壓着激動的情緒，說：「你賣你的，我賣我的，我們河水不犯井水嘛，有什麼好吵的？何況，你入貨時，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訂金銀拖呀。再說，你的貨爛市，我的貨也好不到那裏。」

四嫂的一番話，把三婆的口堵住了。

「衰婆！」現在三婆搬起那盒金銀拖，狠狠地用力摔在地上，又禁不住從喉頭裏沒頭沒腦地罵了一句。

當三婆架起最後的有雨檔雨、無雨蔽日的篷帳後，街上的行人也逐漸多起來了。四嫂帶着她那十二歲的兒子阿球也來開檔了。四嫂看到三婆，對兒子說：「叫三婆早晨啦。」

「三婆，早晨。」阿球大聲叫道。

「唔，乖。」語調冷淡，看來還有氣哩。

三婆坐在檔前喘息。開了近一個小時的檔，檢這拾那，脚都站到痠軟了。她捲高褲筒，慢慢地揉着膝蓋骨。別人的膝蓋骨圓圓滿滿，微微突了出來。三婆的膝蓋骨却凹了下去，退化了。

三婆留意着行人，誰要是稍爲在她的檔前停留，她都會殷勤地向他兜搭。可是，行人來去匆匆，連瞟一眼拖鞋檔的目光也吝嗇起來了。

三婆很苦惱，這地區，很多舊樓都被拆掉了，新建的又大多是商業樓宇。熟客越來越少，討兩餐都漸見艱難，也就別說多賺了。

三婆忽然動起要在檔前兼賣些別的東西的念頭。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三婆投眼對面，看不見四嫂。她不安多於奇怪地問阿球：「你媽去了哪？」

阿球叱着牙齒，淘氣地說：「不告訴你，等你心思思。」

「小壞蛋！」三婆討了個沒趣，嗒嗒然，罵道。

這時，有一個顧客停在阿球面前，指着一種人字花的男裝褐色拖鞋問：「有沒有同這款式，但鞋底要比較薄的一種？」

阿球伶俐地答道：「啊，那種嗎？明天來吧，明天有貨。」

「我這裏有，過來試試吧。」三婆連忙說。她恨不得一手把顧客拉了過來。

結果，這宗買賣給三婆做成功了。三婆賺了八角錢，她好不開心！

阿球可火了，衝着三婆說：「三婆，你搶走了我的顧客，你簡直是隻自私鬼！」

「說得好聽點，誰搶走你的顧客哪！你沒貨，顧客當然問有貨的買。」三婆裝出一副理直氣壯的模樣兒。說實在的，她就有點兒欺負小小阿球。

「你有貨，買你的！」阿球扮了個鬼臉，說：「你要賺那麼多錢幹什麼？老嫗嫗，死了也是益了別人的。」後一句放低了喉音，幾乎等於是說給自己聽的。

「要錢吃飯唄！這裏，誰個不知道三婆又窮又孤苦伶

仃？」三婆得了小利，語氣倒溫和得多了。

「你窮？我親眼看到你的銀行存摺是七字頭，後面跟着五個零呢！」阿球說穿了三婆的秘密，而且故意把小數以下兩個零當整數讀，把三婆的存款擴大了一百倍。他捉弄了三婆，一時感到滿足，大樂。

三婆大吃一驚，她聽不懂阿球的話，可知道阿球揭露了她的全部財產。事實上，阿球是知道的。那次，三婆拿着那個銀行存摺，小聲問阿球，內裏，是不是寫着七千元。三婆不識字，連存摺裏的阿拉伯字也不懂。她存完錢回來，想起那位銀行小姐邊和同伴談笑，邊做工作的情形，很不放心。她不敢把存摺隨便給別人看，錢財不可露眼啊！她再三猶豫後，才去問阿球的。她以爲阿球小孩子不礙事嘛，可是，這一個小傢伙，現在竟然像唱歌似的把這個絕大秘密公開出來。

於是，三婆懷慍成怒，惡狠狠地戟指着阿球，罵道：「你這個壞蛋呀，你這個忘恩負義的小畜生呀，你拖着兩筒鼻涕的時候，你騙走了我多少煙仔餅呀！你，你，你，現在大啦，威啦，懂得造謠啦……。」

阿球眨眨眼，張大着嘴巴，正要還擊點兒什麼，却被媽媽叱住了：「阿球，不得對三婆無禮！」

四嫂馱着一大袋鹹乾花生，到了檔口，微微喘着氣。

三婆看到了四嫂那顏色鮮明的花生，一時忘了告狀，忙上前抓了幾粒，剝了開來。哎，粒粒飽滿。三婆問：「賣的？」

「是啊，賣兩粒花生，幫補幫補。」四嫂喃喃應道。

「賣賣花生也不錯！」三婆對自己說。

於是，她決定兼賣些花生了。她需要去買些貨回來。她下意識地摸摸內衣袋。三婆的內衣袋是自己特別加縫的，袋口用扣針扣着。內裏，有百多元現款。還有一個永生銀行的存摺和一張身份證。一年前，居住的那層舊木樓發生一場小火後，三婆就一直把這些東西帶在身邊，以策萬全。

批發花生的商店離這裏不遠，來回也用不着半小時。三婆付託四嫂替她看一會兒檔子。

三婆一邊走着，一邊思忖着賣多少斤花生，可以賺多少錢。漸漸，嘴角浮現笑容。

忽然，她「噢」的一聲叫了起來。原來，她走錯路呀。本來，應該往右轉的，她却向左行，拐了個彎。這條路，是通往永生銀行的。三婆行慣了，一時不覺察，脚步也不由自主了。她本想折回去的，可是一想，算了，反正

行了那麼多路，不如繞過永生銀行，兜個彎，一樣也可以到達那間花生批發店的。其實，三婆能看看永生，她是高興的。往往，三婆看到永生銀行幾扇金碧輝煌的大門當着緊緊關閉的時候，她會感到自己的財產受着絕對的保護；當看到永生銀行敞開大門，裏面業務頻繁，她又會感到它正是一間極可信託的銀行。

永生銀行在望，奇怪，今天門口爲什麼亂糟糟的？似乎，還有人在排隊哩！三婆心裏怦怦直跳，三步併作兩步，來到了永生。一打聽，原來是擠提啦！她這可慌張了，立即找到了隊尾，跟上去。她問排在她前面的那個中年漢子，是否眞的發生擠提，那焦躁的漢子不耐煩地說：「不是眞的，排隊幹什麼？」

三婆不敢再多問下去了，可是，她又有點兒不相信。她離開隊伍，她準備去問問銀行裏的那個素稔的職員小姐，但是，她看到銀行的所有人等都馬不停蹄地忙着這，忙着那。電話鈴聲也響個不停。

三婆慌忙地再走回隊尾，又落在好幾個人的後面了。她相信眞是擠提了，她在乾着急，她希望快快輪到自己支出全部的財產。

她慶幸自己及時知道這件事情。於是，她想起菩薩，她感激神明指使自己在這危急的關頭來到永生。

個半鐘頭過後，三婆憑着她的存摺，她的指模，她的身份證，領取了全部財產七千大元。她那雙拿着巨款的手，因爲過度的緊張而不斷地抖動着。她匆匆把錢塞進內衣袋裏，跌跌撞撞，步出了銀行。

三婆決定先把錢存進離這裏不算很遠的滙裕銀行，然後再去買花生。

三婆捂着袋口，急急地走。轉了個彎，倏地，她感到背後有一個碩大的身軀朝她壓過來。一剎那，三婆的頸部被對方箍着，她感到一陣嘔心的窒息。當她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已經太遲了。她來不及呼喊，就被箍暈在路邊了。

路上的行人看到一個老嫗暈睡在地上，都紛紛繞道而過。人們害怕她是一個垂死的、或是已經死掉的傳染病病人，怕沾惹了她，會給自己招來大大的不幸。

遠處，傳來了電視新聞報道的聲浪，清晰可聞：本港消息，今早某某銀行發生擠提事件。銀行董事局指出，該銀行流動資金充裕，有足夠現金應付客戶提款。有關方面正在追查謠傳該銀行資金短缺的消息的來源……。

獨幕劇

偷

大白

時：夏天的晚上。

地：郊外一海濱別墅中。

人：大牛秋——小偸，體格粗壯，頭腦較遲鈍。

老鼠炳——小偸，與秋相反，瘦小，但頗狡黠機警。

曼　娜——別墅女主人，三十一二，頗具風韻。

劉約翰——曼娜的情夫，三十五六，紳士型。

馮孟濤——別墅主人，六十外，商人。

阿　瑛——女傭。

警　察

（佈景是別墅的客廳，一如古堡的建築形式。可是傢具和擺設都是現代化的，集古典與現代美於一室之中。正中兩個圓拱形窗子，窗上鑲了五彩玻璃，窗框鑲着粗圓的鐵枝，窗前掛了很厚的布幔。右邊通向內室的甬道一直延展到舞台右端，一個古老式火爐，火爐架上置了許多小擺設，一張屋主人馮孟濤的照片。火爐前有一把搖椅，一張擱腿的矮櫈子。火爐旁邊有一個小鐵架，擱上一枝撥火的鐵棒。左邊安放了沙發和茶几，更向左，是進來的大門。大門用很厚的木板做成，門上一個小窗子，也鑲了鐵

枝。門和沙發之間，有一道鐵欄分隔着，旁邊的小几子上放了一具電話機。）

（開幕的時候，客廳裏黑沉沉，沒有亮燈，也沒有人。只有窗外透進來兩道月光，和不時傳來一兩陣海水打擊着海灘岩石的聲音。）

（一會兒，大門外有細碎金屬相碰的響聲，接着，門打開了一綫，一個黑影探頭進來，稍爲疑遲一下，就閃身入內。跟着，又是另一個，這個顯然個子很高大，他綽號叫做大牛秋，而先進來的是叫老鼠炳。大牛秋進來之後，摸到牆上的燈掣，啪一聲把屋裏電燈開亮，老鼠炳要阻止也來不及。）

老鼠：哎唷，看你，這樣冒失的，萬一屋裏有人的話，不是糟了嗎？

大牛：有人？你不是說屋裏沒有人的嗎？

老鼠：是的，是沒有人，我是看着他們都走了。不過，我是說萬一有人。況且，如果沙灘上有人走過，也會看見我們在屋裏面的。你快把門鎖上吧。

（大牛秋回身把門上的匙拔出，把門關了，又在裏面鎖好，再把匙放進衣袋裏。同時，老鼠炳却走過去把兩個窗的布幔拉攏。）

老鼠：（周圍視察着）好一間堅固的房子啊，你看，窗口有這麼粗的鐵柵，大門是那麼厚，門鎖又是那麼堅固，如果沒有門匙，可眞不容易進來。……（忽然想起）門匙呢？你收好沒有？

大牛：（拍拍袋）收好了。

老鼠：（高興地）好啦，現在我們可以慢慢來發財啦。

大牛：（不明白）爲什麼慢慢來呢？

老鼠：（瞅他一眼）你還不明白？難怪人家說你四肢發達，頭腦簡單。我不是給你說過嗎？這裏的別墅主人，一個星期只來一次，看守的只是一個女傭和一個花王，但是他們都到市區去了。

大牛：那也犯不着慢慢來呀，還是快一點，看有什麼值錢的，拿了就走吧。

老鼠：急什麼，看，多精美的傢俬，多厚的地毡，自我生來就沒有享受過。（他走到火爐旁的搖椅坐下，搖盪着。）多舒服的椅子啊，有錢人就他媽的懂得享受。

大牛：（走到酒櫃旁拔開了一瓶酒，嗅着。）是的，還有多香醇的酒……

老鼠：（馬上制止）你可不能喝，你這個人，就是愛喝酒，一喝就喝得醉醺醺的，萬一……

大牛：（接上）你不是說他們不會回來的嗎？

老鼠：是不會回來的。傍晚時候我經過大門外，明明聽見那個花王對女傭說，要請她到市區去看戲，宵夜，然後，他又在女傭耳邊不知說些什麼，那女傭起初不肯，然後就拉拉扯扯，打情罵俏的，那女傭連大門匙也遺留在地上，給我撿到了。

大牛：那就可以放心啦。你要享受，我也要享受，我就只喝它一點點，不會醉的。

老鼠：我說萬一我們要抬走一個保險箱，如果你醉了，我一個人就不夠氣力啦。

大牛：（喝了一口）你好開心呀，可是我看沒有人會在郊外別墅放保險箱的吧？他們每個星期來一次，也不過是玩樂一下，誰要放貴重的東西在這裏呢？

老鼠：（笑起來）這下子你不蠢，說對啦。

大牛：那麼我們來做什麼？

老鼠：來發財呀。大財沒有，小財也不錯。這裏總有些值錢的東西，比方電視機啦，冰箱啦，都要靠氣力才可以搬走的。

大牛：（洩氣，坐下來）噢，那些東西拿去賣值不了幾個錢的，而且也不容易脫手啊。

老鼠：可是，來了總不能空着手走，我們還是去找找看吧。（站起）聽說這姓馮主人，是個大商家，該有點值錢的東西的。

（老鼠炳先走，大牛秋隨後，正在這時，外面有汽車聲傳來。）

大牛：（叫住）老鼠炳，你聽到沒有？有汽車呢。

老鼠：（呆住）聽到了，可能不是來這裏的。

（老鼠炳走到窗前，把窗幔微微撥開張望，這時，門外有些輕微聲響，大牛秋一驚，也走到窗幔那邊去。）

大牛：（急了）有人——

老鼠：（止住）噓！

（兩人急不及待，鑽進窗幔背後。正在這時，女主人曼娜用門匙開了門進來。後面跟了劉約翰，他捧了一大紙袋食物。曼娜看見室內亮了燈，不覺詫異地停住了脚步。）

曼娜：咦，爲什麼開了燈，難道——

約翰：（也呆住了）你說有人？

曼娜：但是，我明明打發他們走了的。（她大聲叫）阿瑛，阿瑛……

（約翰退了一步，有點驚惶地站在大門口。可是曼娜叫了兩聲，看見沒有人答，她走到甬道口張望了一下，鎮定了。）

曼娜：（回頭）她不在屋裏，可能是忘了關上燈掣，進來吧。

（約翰像鬆了一口氣，捧着紙包走進來，這邊曼娜走過去，關好了門，把門鎖了，把鑰匙放進了手袋。）

曼娜：看你好像有點怕呢？

（約翰把紙包放在几上，聳聳肩，做個鬼臉。曼娜走過去，放低手袋，親熱地。）

曼娜：打鈴，別怕。你看，現在只有我們兩個人。

（曼娜擁抱約翰，他也擁抱她。）

（這時，老鼠炳和大牛秋出現在甬道口，想逃逃不了，很快又閃縮回去。）

約翰：曼娜，我總覺得有點兒不對勁。

曼娜：什麼不對勁？你不要老是疑心生暗鬼吧，我早安排好了，今天下午，我給了阿瑛一個電話，說這個週末不來了，叫她跟花王阿勝放假回家去。他們巴不得有這個機會呢。所以，你放心好了。

約翰：只是，爲什麼電燈亮着的呢？難道她在白天會把電掣開了？而且，還有那瓶酒。

曼娜：什麼那瓶酒？

約翰：你不見桌上那瓶酒的蓋子是打開了的？

（曼娜奇怪地走近，拿起酒瓶看。）

曼娜：（笑起來）可能是阿勝偷喝了。我知道，他是個酒鬼。

約翰：他常常偷酒喝麼？

曼娜：誰知道呢？有時偷了也不奇怪的。不過，無論如何，這裏現在只有我和你。

約翰：（相信了，舒了口氣。）但願這樣。

曼娜：讓我們享受這安靜的一晚吧。

約翰：是的，曼娜，讓我們享受這甜蜜的一晚。（他打開紙袋，取出食物，還有一瓶香檳。）這裏有吃的，有喝的，沒有人騷擾我們。（開了香檳，去拿兩隻杯子斟滿了，把一杯遞給曼娜。）我們乾杯。

曼娜：（接了酒）爲我們的愛乾杯。

約翰：是的，爲我們的愛。

（二人喝了一口，約翰走到搖椅去坐下，曼娜走過去坐在矮櫈上。）

曼娜：約翰，你眞的愛我麼？

約翰：眞的，曼娜，我心中只有你。

曼娜：那你就快點想辦法吧。

約翰：一定的，你等着瞧吧，沒有人能阻擋我們相愛……沒有人……

（約翰隨手拔起了火爐旁的火棒，揮了一下，以示堅決。曼娜笑着，握住他的手，依偎過去。就在這時，約翰忽然把曼娜推開。）

曼娜：（莫名其妙）什麼事，約翰？

約翰：（不理，站起來，厲聲叫。）誰在那裏？

（曼娜驚望，這時窗幔微動。）

約翰：是誰，快走出來！

（窗幔後的大牛秋和老鼠炳步出，狼狽地向大門口逃，但是約翰已經截住。）

約翰：（揚起撥火棒）不要動！

（二人站住了。）

曼娜：你是誰？

老鼠：（驚惶地）我們，我們是……過路的。

曼娜：你們走進我家裏來幹什麼呢？

老鼠：沒有什麼，我們只想找點水喝。對了，我們口渴得很，看見這裏沒有關門，就進來了。

曼娜：我不相信，我看你們是想進來偷東西。

老鼠：不是的，我們沒有偷過你一點東西啊。

大牛：我只有喝過你一口酒吧了。

約翰：但是，你們是存心進來偷東西呀，你這兩個蠢材，你知不知道，做小偷是最卑鄙的勾當呢？

老鼠：（求情地）知道的，我們以後不敢了。

約翰：不錯，待你們嘗過鐵窗風味之後，你們就知道警惕了。現在，我要報警啦。

大牛：（微驚）什麼？報警？

約翰：是的，我要報警，讓你們得到應有的懲罰。（回頭）曼娜，你打電話吧。

曼娜：（猶疑）打電話？

約翰：是啊，快去打電話。

曼娜：但是，約翰，我們……（她沒有說下去。）

（約翰頓了一頓，老鼠炳乘機走向曼娜。）

老鼠：請你不要打電話，饒恕我們一次吧。

（曼娜走近了約翰，低聲地和他談論什麼。）

（老鼠炳和大牛秋呆呆地站在那裏等待着。）

（曼娜和約翰咬完耳朵，回過頭來。）

曼娜：你眞的以後不再來偷了？

老鼠：當眞的不再偷了。

（曼娜猶疑了一下。）

曼娜：現在你想我們應該怎樣做？

老鼠：馮太太，請你放了我們吧。

曼娜：你怎麼知道我姓馮的？

老鼠：你門口不是有「馮廬」兩個字嗎？（向約翰）馮先生，我們眞的不是壞人，請你——

約翰：（截住）你叫我馮先生。

老鼠：是的，恕我們騷擾了您倆老吧。

（約翰向曼娜望了一眼，失笑。曼娜也忍不住笑了。）

約翰：（大意地）好吧，你們走吧。

（老鼠炳回頭，向大牛秋打個眼色，二人經過約翰面前，一個乘其不備，把火棒奪了過來，曼娜和約翰驚得退到一角。）

大牛：現在，不要動。

約翰：（驚住）你——

大牛：（獰笑）你以爲我們這就走嗎？馮先生，你錯了。

曼娜：你想怎樣？

大牛：我們是來「做世界」的。你現在明白啦？

（曼娜驚惶望約翰，約翰稍動，大牛秋把曼娜拉過來。）

大牛：（喝着）不要動，你一動，我就先打死她。

（約翰只得馴服地站着。）

約翰：老友，不要亂來，你要什麼就要好了，不要傷害人呀。

大牛：好啦，現在你把身上的東西都拿出來，我是指貴重的東西。錢包啦，戒指啦，手錶啦，墨水筆啦。

（向曼娜）你也一樣。

（於是，約翰依言從身上一件一件把東西拿出來，曼娜也一樣把項鍊手錶脫下，交給大牛秋。）

大牛：（意猶未足）老鼠炳，去把他搜一搜。

老鼠：（如言去搜約翰，搜出一個日記冊。）沒有了，只有一本日記簿，一叠名片。（他去檢視日記簿和名片。）

大牛：（向曼娜）你呢？

曼娜：已經全給你了，難道你要搜一個女人的身麼？

大牛：（涎臉）我倒眞想這樣做呢。可是，算了，你的手袋呢？

（曼娜一指小几，大牛秋拉了曼娜一起過去，檢起手袋向小几上倒下，手袋裏的粉盒，唇膏，和零碎的東西洒了一地，連帶門匙在內。大牛秋檢起了一個小錢包，拿出二十塊錢。）

大牛：只有這麼少錢麼？

曼娜：我平常出外只帶零錢。

大牛：算我們倒霉。（退後，向老鼠炳叫）我們走吧。

（大牛秋掏出鑰匙去開門，老鼠炳正看着名片。）

老鼠：慢着。

大牛：什麼事？還有什麼值錢的嗎？

老鼠：值錢極啦，大牛秋，你過來看呀。

（大牛秋把門匙塞在匙孔上，走過來。）

大牛：到底是什麼？

老鼠：就是這一叠名片啊，是這位先生的，他叫劉約翰。

大牛：（不明白）劉約翰又怎麼樣？

老鼠：他不姓馮呀，他不是這個女人的丈夫。

大牛：什麼？

老鼠：你還不明白嗎？他們這叫偷情，偷偷來這裏幽會的。（狡黠地笑問約翰）劉先生，你說是不是？

（約翰微驚，不答，曼娜上前一步。）

曼娜：鈔票和首飾你們都拿走了，還要管這些事做什麼？

老鼠：我們要管呢，馮太太，他剛才說偷人東西是最卑鄙的勾當，就不知偷人老婆又是什麼好勾當呀？我倒要懲罰懲罰他一下。

約翰：（驚）你要怎樣？

老鼠：我要打個電話。

曼娜：打電話？

老鼠：對了，這名片印有劉先生府上的電話呢，我要打個電話給劉太太，請他來看看。

約翰：（大驚）別打。

老鼠：哈哈，你怕了嗎？

約翰：是的，請你別打電話。你要什麼我全依你。

老鼠：那麼，好啦，我們要錢。

約翰：我的錢，剛才你們已經全檢去了。

老鼠：可以用別的方法呀。

約翰：支票簿可沒有帶在身上。

老鼠：你寫一張欠單就可以了，我不怕你不兌現的。如果你敢不給，我就拿到你家裏，問你太太要去。名片上不是把地址寫得明明白白嗎？

曼娜：約翰，寫就寫給他吧。

約翰：好啦，你要多少？

老鼠：大牛秋，你看該值多少呢？

大牛：一萬塊錢不多吧？

約翰：什麼，一萬塊！你發瘋了？

老鼠：你才發瘋呢，自己家有老婆，還來偷別人妻子。你到底寫不寫，不寫，打電話了。

約翰：（乘機想計）好吧，我寫。

（老鼠炳撕下一頁日記簿的紙給他。）

老鼠：就寫在這裏好了。

約翰：但是，我沒有筆，怎樣寫呢？

老鼠：大牛秋，剛才你拿了他的墨水筆，借給他用一用。

（大牛秋掏袋，找墨水筆，一時分散了注意，約翰倏地撲過去，搶奪了大牛秋手上的鐵火棒，拉着曼娜一退，仗着火棒嚴陣以待。）

（大牛秋和老鼠炳一時驚呆了。）

約翰：（得意地大笑）哈哈，想不到吧，蠢材！

大牛：這，這……

約翰：這是你們的末日到了。

老鼠：你，你……

約翰：你還有什麼話說呢？

老鼠：你不敢打電話的。

約翰：誰要打電話呢？

曼娜：約翰，我們還是走吧。

約翰：不，我要懲罰這兩個蠢材一下。

大牛：（緊握了拳，防備着。）你要怎樣？

（約翰不答腔，退到大門，把塞在匙孔的鑰匙拔了出來，走向窗口。）

約翰：你們看着。（他把那根鑰匙向窗外一拋，輕佻地把手一攤。）你的鑰匙沒有啦，等會我們走了，在外面反鎖了，你們就不能出去了。到了明天，你曉得怎樣？

老鼠：這，這……

曼娜：花王跟女傭回來了，看你們能不能逃得了。

大牛：（氣急敗壞地）唉！

約翰：哈哈，這是你們應有的報應呀。

老鼠：（絕望地）大牛秋，誰叫你把鑰匙留在匙孔的？

大牛：（反駁）誰叫你把我叫回來看名片的？都是你太貪啦。

約翰：你們慢慢去爭吵吧，我們要走了，我一踏出門外，就再沒有什麼把柄讓你抓住啦。好了，曼娜，你把

你的鑰匙拿出來，開門吧。

曼娜：（突然呆住）什麼？我的鑰匙？

約翰：是呀，你剛才開門進來的鑰匙呀。

曼娜：不在我身上，我是把它放進了手袋裏。

（大牛秋一聽，連忙撲向小几，去取那個手袋，約翰一時情急，也以鐵火棒防衛着，撲過來爭奪，二人糾纏着。老鼠炳和曼娜一時不知怎樣好。）

（大牛秋奪不到鐵火棒，可也已推開了約翰，奪到了手袋。可是他發現，手袋裏沒有東西。）

大牛：空的——（他一醒起）東西都在地上。

（這邊老鼠炳和曼娜聽見，忙蹲到地上去找，約翰也加入了，最後連大牛秋也爬到地上去。可是總找不到鑰匙，他們都狼狽不堪。）

（忽然門外遠遠有人聲，大牛秋停住。）

大牛：（輕聲地叫）聽，外面有人。

（大家頓住，一室沉默，外面脚步聲。）

曼娜：（下意識）會不會是你的太太？

（約翰反應，下意識望老鼠炳。）

老鼠：我！我沒打過電話。

約翰：（醒覺）那一定是警察。

大牛：（一驚）警察？

約翰：（幸災樂禍）哼，你們的命運已定了。

老鼠：不見得你們就好過呢。警察一進來，每個人都會查問清楚的，你們的姦情還不敗露了？

曼娜：（大驚起來）約翰，那怎麼好？

約翰：（也慌張起來了）這，這……

老鼠：我倒有一個辦法。

約翰：什麼辦法？

老鼠：只要你不指證我們，我們也不指證你們。

曼娜：你快說呀。

老鼠：（對曼娜）你是女主人，我們都裝成是客人，來你別墅玩玩，玩得晚了一點，正要走了。這樣大家不就可以乘機離開了嗎？

約翰：不錯，這方法很好。

大牛：都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傢伙！我們沒有鑰匙開門呀。

（大家一時都呆住了。）

（外面人聲愈近，大門現在有開鎖的聲音，室內的四個人僵住。）

（門開了，進來的是男主人馮孟濤，後面跟隨了女

傭阿瑛和一個警察。）

（曼娜和約翰見了，大驚失色。）

曼娜：（驚駭地）你——

孟濤：（憤然）哼！

阿瑛：哎吔，太太，原來是你呀，剛才把我嚇死了。我本來想出市區去探望我的姊妹，怎料才上公共汽車，就發覺遺失了門匙，我馬上回來在外面找，竟然發覺屋裏有燈光，我疑心一定有賊進來了，馬上在附近打個電話給你，可是你不在家，是老爺接的電話。

大牛：（對阿瑛强作解釋）不錯，你太太來了別墅了。我們都是她的客人，可巧各來探訪她，大家談得晚一點，正要走了。

孟濤：（勃然）住口，我們沒有你這麼的客人！

大牛：你是誰？

阿瑛：他就是我們老爺啊。老爺聽見有賊，親自帶警察來了。

老鼠：（低語）唉，這才死定了。

孟濤：（走過來向曼娜）曼娜，你做得好事呀！你不是告訴我，說約了幾位太太去打麻將嗎？怎的打到這裏來啦？

曼娜：你現在既然看穿了，也不必辯論什麼了。

孟濤：約翰，你是我的秘書，竟然和我太太偷偷摸摸起來了，你這樣做對得起我嗎？

約翰：我……

孟濤：我看你們還有什麼話說？

曼娜：（控訴地）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你是六十幾歲的人了，我才三十出頭，幾年前你老婆死了，用錢從我媽手裏把我强娶過去，再把我冷落在家裏，這是我的錯嗎？不是的，隨你們怎樣說都好，可我不承認這是我的錯。

孟濤：（惡狠狠，想去打她）你這賤人！

警察：（阻止）不，不，馮老先生，不要動粗。有問題，還是等到法庭再解決吧。（向大牛秋和老鼠炳）至於你們……

大牛：（失縮地）我們？

警察：你們兩個到底是不是他（指約翰）的朋友？

約翰：不是的。

警察：那麼是什麼？

約翰：是兩個小偷。

老鼠：（暗自低語）我們要是小偷，那你就是大偷了。

警察：你們偷這裏的東西嗎？

大牛：都是老鼠炳跟我說，他檢到這間別墅的鑰匙，叫我一齊進來看看的。

警察：是進來想偷這裏的東西？

老鼠：可是我們並沒有拿過這裏一點什麼。

約翰：（指證）有，他們把我身上所有全拿去了。

警察：哈哈，有人指證呢，你嘴硬不了的。現在，還有什麼話說嗎？

老鼠：如果這個社會好，每個人有工作，不挨餓，誰願意去偷呢？這本來也不能算是我們的錯。

警察：你的嘴還是硬得很呀。我看別多扯了，再有話，等將來到了法庭再說吧。現在，都跟我走。

孟濤：（瞪曼娜一眼）哼！

（孟濤反身走了，警察揮着手，趕着曼娜、約翰、大牛秋和老鼠炳一齊出去。）

（室中現在只剩下了女傭阿瑛。）

阿瑛：（有點懊悔，自責。）罪過罪過，早知如此，我不出去就沒有這件事嘍……嘿！

（舞台燈光暗轉，幕急下。）

丹麥青年女詩人的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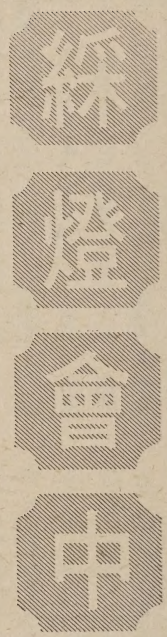
柳玲依

今年二十五歲的丹麥青年女詩人瑪蓮娜美·拉珊（Marianne Larsen），早在一九七一年已經開始寫詩並出版詩集小冊。《行動》（Handlinger）這部詩集是她近期的新作品，在丹麥青年中頗有影響，亦爲文壇所重。集中載詩二十五首，分三個篇章：《低沉的呼叫》、《影子的翅膀》和《太陽的火焰》。瑪蓮娜美的詩作，善能用各種藝術手法描寫現實生活，有諷刺形式的，有以寓言比擬的，如《好話連篇》、《愛的描述》、《舞中相逢》、《圍舞繞世界》等是；另一些詩則以憐憫、同情的心情描寫空虛、無聊、孤獨的女人，如《恐懼》等是。

一些丹麥文藝評論家說，瑪蓮娜美的詩，充盈着豐富的幻想力和明確的政治主張，敏感地反映了丹麥和北歐社會的現實。

外國文訊

過千帆



「我還沒有見過這樣大的場面！」在貼着東區一個有名公園的進出口甬道上，人們來來往往，接踵摩肩，內進的興致勃勃，出去的談笑風生。在這個臨時湊集起來的隊伍裏，一個中年漢子就是這樣高聲地說着：「我還沒有見過這樣大的場面啊！」

他在讚歎，在回味。顯然是剛才看到的一幅寬廣而斑斕的圖案，現在仍出現在他的眼前，同時也已印入他的心中，引起了聯翩浮想，因而不自覺地喊了出來。在來往行人脚步匆匆中，與我同行的朋友，也在我的耳邊低聲應和了一句：「在這裏，我也沒有看見過啊！」

走出甬道，那是幾條道路縱橫交錯的所在。這時明月當空，樹影搖動。這邊是年前開闢的兒童遊樂場，那鞦韆架、旋轉機、五彩繽紛的滑梯、新型的蹺蹺板，却都沒有引起孩童的興趣；那邊是一列裝飾豪華、別致的食肆，閃着彩色的亮光，那種古式燈籠頗爲高雅。許多侍應們正在忙着招待和等待着她們的食客。這裏入夜的情景，就像往常一樣；可是從沒有看見過，四面八方的人流，湧進一條甬道，通過它到一個寬闊的公園廣場去。

道路縱橫，汽車川流不息，特別是這個時辰，簡直如過江之鯽。在拐彎處的一隅，樹蔭下我發現幾個西婦，跟着看到她們身邊站着好幾個小孩，約略一數，有七、八個吧。猜想是幾家聚攏在一起，可不知他們在等候什麼，却

看見兩三個西歐漢子，匆匆地走過來，孩子們一下子歡騰活躍，打火機一亮，幾個綵燈便相繼點燃起來。頭兒會擺動的是金魚燈，黃綠兩色的是楊桃燈，白毛茸茸的是兔仔燈，突出一支炮筒的是坦克車燈。原來他們幾家相約，也是領着孩子參加綵燈會去了。

人流滾滾，我和朋友被擠得幾乎喘不過氣來。看，夫婦倆帶着三個孩子，孩子手裏都是綵燈，男的挾着草蓆、牀布一類東西，女的挽着一個滿盛水果餅乾的籃子。他們要到那邊廣場開闢一個陣地，一家歡愉地度一個良夜佳辰。看，一雙一對的青年男女，似乎理所當然地要來這裏湊熱鬧，年紀可不太小了，却也像小孩似的提着彩燈。看，一個年青的母親站在路邊，正在替孩子點燈，火柴亮了又滅，教孩子急得直跺脚。爲什麼做父親的沒有來？是做母親的不讓孩子感到孤寂，只好「單刀赴會」麼？

人流把我送離公園越來越遠，一路上却還是看着、想着，在人生百態中檢取一些姿影。朋友說：「多少年來沒有這樣的閒情逸致了，今晚才感到應該有這份興趣，如果連對自己周圍的事物都那麼陌生，眞是愧對那些不辭勞苦去採風問俗的人了。今次的夜遊，總算開點眼界，不枉此行。」他又說：「『今夜月明人盡望』，每逢中秋佳節，人們總喜歡引用這詩句。但比對實際的情境，便覺得古人的詩句不免過於單薄，大抵今人賞月的生趣，不會是古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生趣。這是明月下的生趣。人們要求歡樂，找尋情趣。越是生活在狹仄的環境、緊張的氣氛中，我越覺得那種歡樂、那種情趣之可貴，碰上什麼樣的機會，便要得到一些滿足，而且在方式上也有所創造。這是人羣意願的昇華，是人羣智慧的結晶。妙就妙在臨時湊集，不約而同，有某種非常可貴的感情，一下子滙成一股潛流，透過人人的內心，那怕有人覺察到，有人未必就在此時覺察到。這麼一想，剛才儲在心中的一幕幕洋溢着生趣的圖景，就再現出來了。

遠處看來，廣場上近邊的路樹，都掛上摺叠式的燈籠，亮了電燈；那邊花木掩映中，閃爍着千點萬點燈火，令人猜想有萬頭攢動。走近一看，廣場上原來是一片歡樂，燈火織成的點與線，方與圓的光圈，幾乎撒滿這塊深綠色的草坪，如果是上空俯瞰，該是一幅最美的圖案，那是千百個家庭用歡樂的燈火描畫出來的哩。看，一盞用幾個彩色氫氣球吊着的綵燈冉冉上升，冉冉上升，人們在抬頭觀看、欣賞、歡呼。有誰能夠乘風飛去，欣賞一下這人

間美麗的圖景？

太平山下，夜夜燈色輝煌，珠光寶氣。林立的大廈的門窗，閃出了白的、綠的、藍的燈光，像萬千隻神奇的眼睛在眨動。十里長街，海濱園圃，新型的路燈結成一個金黃色的網，金光燦然，閃爍如波湧。還有海上船隻的劃出輪廓的燈串，還有海上夜總會的華燈千盞，還有遠近離島的燈火萬家。這種夜色教人陶醉，特別迷住了來自千里萬里外的遊客，有人是在看過這片燈海之後，才首肯於「東方明珠」這個稱謂的。可是，今晚登高賞月的人們，想來都醉心於在自己的綵燈陣式中所創造之樂和暢敘天倫之趣，幾乎忘記眼下本已有着使萬千遊客爲之傾倒的燈海了。

眼前的廣場上，除了供照明的燈籠亮着電燈之外，綵燈幾乎點的都是蠟燭，光綫並不强，却呈現爲一種柔和之美。人們在這個時候，這個場面，似乎不約而同地突然對點蠟燭這古舊的玩意兒熱愛起來，而把別的一些現代化的玩藝都推到次要的地位中去了。在這點點搖曳的燭光中，老一輩的似乎在重温兒時的光景，或者回憶祖輩講過的古老的故事；年輕的一輩，也似乎在自己的心靈中，升騰起一種蘊藏在傳統中的因素，在不同程度上感到我們的民族節日都有自己的特色。

在燈火形成的一個個光圈裏，一家大小或躺或坐或站。有人正在把綵燈點亮，掛在近旁的枝椏上，使燈光上下交輝。有人從大包小包裏拿出食品，細意地擺設起來，像經營一次盛宴似的。有人除了亮燈籠之外，還燃起香燭，他們向月亮或者別的神祇有所祈求。有人打穿一個個用過了汽水紙蠟杯的底，權作燈罩蓋在蠟燭上，果然不僅可以擋風，而且美化了燭光，美化了自己設置的陣地。

當然，幾乎每一個家庭都帶了孩子來，彷彿這是兒童的綵燈節，不帶孩子來，還算什麼節。的確，如果少了孩子們的跳蹦嬉笑，這個偌大的廣場還會成爲一個歡樂的海洋麼？雖然，也有一兩對夫婦，枯守着自己的陣地，沒有孩子來做士象車馬；他們此來如果不是爲給未來的歡樂來個預演，就會深羨別家父母的兒女繞膝吧。

這是個中國人佔絕對大多數的社會。入鄉隨俗，所以歐美人也來了，日本人也來了。他們也喜歡中國人這個燈節？也有人懂得它的詩意所在？他們一樣的用燭光圍成自己的「小樂園」，一樣的帶來了孩子，一樣的在枝椏上掛燈綴綵，一樣的席地而坐，一樣的端出了水果和月餅。他們有人還能說中國話，他們的孩子提着燈籠和中國孩子一

起玩樂。

這是個治安不靖的地方，爲什麼今晚人們似乎這樣優閒而安詳？誰也不去心存警覺，誰也不要防範誰。這是例外的一個夜晚吧，人們可以享受太平。這又是一個所謂人情薄於紙的地方，爲什麼今夜千百個家庭可以彼此沒關欄地處在一起？誰也不去叮嚀囑咐自己的孩子切莫過家？這又是例外的一個夜晚吧，人們可以置身在大家庭一樣的環境之中；這個大家庭，甚至連不同種族的人士都融合在內。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大的場面啊！」在這裏，像這樣的場面要算是夠大的，而且是罕見的。雖然有人主辦其事，看來也不過是提供一塊場地，一個機會吧了。主要的還是人羣自發的行動，却做得有聲有色，千百家庭不必侷處斗室，而在寬闊的草坪盡一夕之歡，這是何等美妙的事！假若人們度過一夕之歡後，還從自己的創造中獲得啓發，這又是何等莊嚴的事！

如果容許我設想的話，我要說：在這個場合中，不是還可以讓人們載欣載舞嗎？不是還可以做成遍地笙歌嗎？自然，就今天來說，這不免是超越了實際的設想；那末，我們不是還有許多明天嗎？且把未了之情寄托於明天何如？

西班牙詩人獲今年諾貝爾文學獎

艾常

由十八名瑞典研究院學者和作家組成的專門小組於今年十月六日宣佈，今年諾貝爾文學獎金的獲得者是七十九歲的西班牙詩人文森特·亞歷山大（Vicente Aleixandre）。文森特·亞歷山大的詩作被評爲：表現出他在西班牙至佛朗哥的獨裁政制不能忍受肺病、內戰和孤寂的"求生力量"。

亞歷山大一八九八年出生，是個鐵路工程師的兒子。半個世紀以來，從事詩歌寫作。專門小組還認爲他的詩作能反映"人類在這個世界上的一些情況"。

頒發給亞歷山大的文學獎金共七十萬克朗（十四萬五千美元）。這個消息傳入馬德里時，一羣記者破門而入把喜訊帶給一直在孤寂和沉思中過日子的詩人，詩人爲之一怔，忙說："我感到驚訝。"

亞歷山大因身染肺病，長期困守病榻，但仍堅持伏案寫詩。由於頑疾纏身，使他沒有能够與朋友們一起離開西班牙過流亡生活。亞歷山大是屬於被稱爲"一九二七年代西班牙作家"羣中的一個。

外國文訊

凌亦清

洋行女手記

盒仔、盒仔、盒仔……

我不是嫦娥，這兒却像廣寒宮。嫦娥還可以在廣寒宮舒袖起舞，高歌於長空。但我們呢？祇能用僵硬的手重覆那些機械的運動，祇能在冷冷的空氣中輕聲細語。

別以爲我在講風涼話。大暑天冷得穿毛衣，寒冬時焗得搖扇子的滋味你可願試試？冷氣、暖氣，還不是爲了更好地保存商業「秘密」，爲了文件，爲了「工作效率」，

爲了公司的「觀瞻」，爲了波士……而已而已。我們呢？就這樣被困在緊閉的門窗內渡過一年又一年，然後——風濕、胃病都來了——你不要也得要。

正是坐「冰牢」的日子。

「喂！」亞琳拿FILE敲敲我的打字機，放低聲量說：「中午下班等我，跟你們去搶食。」

「呵，有毛有翼了。」我故作搖頭嘆氣。

她在我臂膀上擰了一下就溜開了。果綠色的衫裙一閃，叫人想起青翠的草地，亞琳好青春！不是嗎？她做事才一年左右，還算是個「丫頭」，她明眸似月，臉如太陽紅，渾圓的手指打在字盤上，就像彈奏鋼琴一樣，又靈活又優美……難怪她剛來公司的時候，叫莉莎、小萍一羣妒嫉死了，——她們再塗厚些化粧品也敵不過青春。我祇是羨慕，也懷念自己那些過去了的歲月，我常對亞琳說：「能像你這樣年輕就好了。」

「其實你比我大不了幾年呀！」她總是帶笑回答。

然而，十八廿二都不屬於我了。剛打完了一叠信，眼睛又一陣陣地刺痛，我對着眼鏡呵口氣，唉！換去我青春的便是這副日益加厚的玻璃鏡，還有像紙般蒼白的手和指骨的關節痛。

哦，希望亞琳將來不要像我。

好不容易才到下班時間。「走吧！」芬妮一聲令下，便作「三人行」。

「亞琳今天怎麼不做媽媽的寶寶？」芬妮問。

「長大成人了嘛！以後中午也不回家吃了。」亞琳抿住嘴笑，又認眞地說：「回家吃飯趕得太辛苦了，吃得再好也不長肉。」

芬妮拉着我的手，「倒是我們住在九龍的好，一水隔天涯的，就橫下一條心在中環搶食。」

「亞琳，芬妮現在已變成搶食高手了。」

「高手不敢當，說逼上梁山一好漢就是了。」芬妮停了脚步說：「亞琳，你想吃什麼？快餐店的盒仔飯或意粉、三文治或雞脾，還是上那家福建小食店吃米粉？」

「什麼都好，」亞琳說：「除了擠館子。」

「還是買盒仔飯吧！可以去露天飯堂邊談邊吃。」我告訴亞琳，露天飯堂就是那個名叫廣場的小公園，我和芬妮早已是那兒的長期食客了。

石椅都坐滿了人，祇好坐到噴水池邊。

「這兒比海運大廈裏的園林餐廳更園林了吧？」芬妮笑說。

「這飯的味道可不錯呢。」亞琳吃得津津有味似的。

「天天吃這個，不要多久你便寧願趕回家了。」我拿着飯盒苦笑，再也咀嚼不出什麼鮮茄和雞絲。

電車隆隆地駛過，像個花斑斑的貨箱，亞琳指着它說：「看！擠得像罐頭，還是在這兒做流浪漢好。」

我轉頭看看公園內嚥着盒飯的人們，暗暗地難過，這算白領生涯還是什麼？每天每天，走出盒仔房，擠上盒仔車，回到盒仔間，連吃的也是盒仔飯。……

嗯，誰願意把生活儘關在盒仔裏送走時間？

你是哪一個星座的？

忽然想起，迷信也像時裝。

時裝的款式是千變萬化的，迷信的花樣何嘗不是日新月異。灣仔鵝頸天橋下拍鞋底「打小人」的一套已遭人嘲笑，淺水灣頭的天后娘娘和觀音大士也只供人們攞景拍照之處，什麼觀掌、看相、占卦批流年諸般玩意似乎也全都落伍了，目前是星座最流行。有的人說起星座，就像炫耀最新潮的時裝。

今天上班不久，莉莎就笑瞇瞇地問亞張：「你是哪一個星座的？」

亞張是公司裏出名的「抵死友」，他轉轉眼珠答說：「我嘛，是我太座的。」

我們都竊笑起來。

莉莎呶呶嘴巴，很不高興。「人家是一片好心，想告訴你這一個星期的運程……。」

「噢，小姐生氣了！」亞張忙賠不是。「我連自己屬狗還是屬馬也搞不清，星座這深奧的……」

「抵死張」說話，準是三句不離狗馬。莉莎也許記起「賭徒愛賴」的話吧，立即不再作聲，埋頭打字了。

莉莎什麼時候迷上星座的，我不知道。這個世紀的人有着十二世紀的腦袋不能說奇怪，何況她是個趨騖洋潮流的摩登女，時興的洋迷信當然不會少她一份兒是不是？

亞琳捧着單走過，悄悄在我桌上放下一張字條——「獅子座聽着，今天你最好避免吃飯，拿你的飯錢請別人吃了就可以消除煩惱。」

我差點忍不住大笑起來，這鬼靈精。

「你怎麼知道我屬哪一個星座的？」中午吃飯的時候，我問她。

「你以爲我是古老石山？」亞琳偏起頭說：「滿街滿巷的刊物都有星座介紹，連電視節目都少不了。噢！你不聽我的忠告，提防今夜發惡夢！」

「反正我沒有一夜不做夢的。」

「呵，這就是獅子座的特有氣質，多夢，富幻想……」亞琳豎起指頭來，要演戲了。

「我也是獅子座的，可我整年也不會做一個夢。」芬妮說。

走在這大教堂的花園內，我們放聲大笑。

「說眞的，」我問亞琳：「你從前就不信天主？」

「什麼？」亞琳睜大眼睛說：「教會的書院女能不信天主？」

「要跪地懺悔是不是？」芬妮插嘴。

「當然囉！」亞琳攤攤手說：「不過，後來怎樣也不信了，因爲給功課逼得要死時，主也不來打救！還有，那些『人家打了右邊臉，再送上左邊』的道理，實在聽不入耳。」

我望望激動的亞琳，彷彿看到那一顆醒覺的心。

「芬妮，該到你說了，信釋迦牟尼還是穆罕默德？」

芬妮搖搖頭，「大神大佛我不信，祇信高一占。」

我和亞琳互看一眼，張大嘴巴。

「是這樣的，」芬妮笑說：「媽不准我在初一十五洗頭，有一天剛好是十五，爲了洗頭的事跟媽吵嘴，生氣地跑了出去，一路上想着不如意事常八九，忽然看見一個寫着『事事不如意，掌中知命運』的廣告牌，把心一橫就摸上樓去給人看掌。」

「那人就叫高一占？」

「正是！」照芬妮一本正經的樣子。「他可靈呢，一看我的掌紋就說：你這個人的特點就是遇事拿不定主意。」

亞琳笑彎了腰。

「你們知道嗎？」到我宣佈了：「媽自小將我過繼給觀音大士，我是觀音大士的乾女兒呢。」

「呵，觀音大士有眼無珠，收了你這個忤逆的乾女兒。」芬妮一手指指我的鼻尖。

笑聲再起，好不投契。因爲我們都相信，掌握自己命運的應該是人，是自己，而不是古今中外的諸神或衆仙……。

校協戲劇社工作人員談：

《牛》的演出體會

丁文

月前，香港校協戲劇社公演了九週年紀念創作劇《牛》。以下是「校協」幾位演出工作人員：舞台監督杜焯昇、執行導演之一的鄭文亮、和演員朱月翹、古天農等所述的一些演出體會。

杜焯昇：這兩年，香港社會經濟復甦了，市面好像也繁榮起來了。但是，透過表象，究其實質，我們逐漸感覺到：在這浮面的豐足的背後，是徬徨與不安；是勞苦大衆要靠雙手去掙得起碼的生活，也愈來愈沒有保障。大家都覺得：市面的物質繁榮與廣大市民生活的不安定，

構成了很大的矛盾。

今年初，我們聽到一位同學父親大半生所經歷的故事，初步覺得可以把多年來積壓在我們心裏的話講出來，便嘗試從這方面挖掘下去，終於發展成爲《牛》的胚型。

朱月翹：《牛》的故事是這樣的：年青工人李明，看透了工廠大老闆要賺錢的本性；認識到打工，只是替人賺錢，是死路一條，强烈地感到不能世世代代捱下去。他走出了工廠的大門，懷着「香港地，隨地都有銀紙執，就看你有沒有本事」的信念，希望透過自己的「本事」，能夠「不讓人欺負，也不欺負人」，掙得「一間樓、一間店舖」的安定生活，下一代也得以讀書向上。他從在街頭賣麵、賣粽，到開小麵店，夫婦倆胼手胝足地幹活，捱過了二十多年，李明終於積了一點錢，以分期付款的辦法，供一層樓居住。隨着那地區的日益興旺，小店却要被迫遷，李明只得把拆遷的賠償，加上向銀行押了樓契借來的錢，在剛建成的新邨投了一間舖位，繼續苦撐。這時，大兒子也考進了大學，「出人頭地」了。表面上，李明的理想初步達到了：又有樓、又有舖，一家人得以安居樂業，自食其力了。實際上，外表上的上升，也蘊藏着內在的淪降。終於，等不到那新邨的繁榮，李明一家便捱不住了。沒有生意，交不了租，店舖要結束了，銀行又來收樓。那大兒子在與各種社會形態，包括教育形態，相互聯繫並相互影響之下，亦已經不是走着李明本來所想像的道路。書，是讀上了；人，却變成了一個想借經濟復甦而扶搖直上，追求個人「美好」生活的自欺欺人者。李明的身旁，只留下了那成不了什麼「大器」的小女兒，和那跟自己掙扎了幾十年的老伴。李明終於支持不住，瘋了。我們就借他瘋了之後的直綫思維，回顧了一家人的經歷，撇開了種種浮面的表象，揭示問題的根源所在。以他大半生勤勤懇懇也不是沒有「本事」，但是，幾十年的辛勤勞動，究竟造就了誰人的財富？就連那一度指望的大兒子也投入了那腐朽的「黑暗大廈」；應該得到的，全部被無形剝奪去了。究竟原因在哪裏？我們就是希望通過李明經歷的折光，呈現出社會經濟和社會意識相互聯動着的社會力量。

鄭文亮：一方面，我們不能夠寫李明通過個人或者一家人持久的努力，最後還是熬出頭來，一家人能夠「快快樂樂地生活下去」了；因爲這是虛假的，這明顯不符合現

處社會條件的實際。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寫李明輕而易舉地得到覺悟；因爲這也是騙人的，「舊思想的瓦解是同舊生活條件的瓦解步調一致的」，我們不能離開兩種社會力量對壘的實際而創作。對那些勸人「甘爲牛馬，以待來生幸福」的精神鴉片，我們早已有所警惕；但對那精神上的 L. S. D. ——讓人看後感到飄飄然、感到自己「力大無窮」，以爲覺悟、以爲幸福的生活可以一蹴即至，以爲社會新力量已經明顯地佔著上風，以爲將來經過艱苦奮鬥才能達到的美景已經成爲今天的事實，……等等虛幻的假象——對這精神迷幻劑，我們却往往一不小心便放過了。

古天農：當然，我們又不能暗示李明這樣的小市民整個階層沒有「出路」，因爲這不是事實。可是，作爲個別的「李明」，仍有無數的悲劇性發展。總體地、階層地、歷史地去看，「出路」是有的；但在現處的社會條件下，大多數的「李明」還正在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沒有「出路」。這確是個難題。記得三年前在《會考一九七四》的創作裏，我們就遇到了同類的問題。當時，限於時間和水平，我們只好把劇本主題的豐富蘊涵簡單化、直綫化爲兩句說話：「最重要的，不是讀不讀下去的問題；而是我們做個什麼人的問題」來放在全劇的結尾。這只是權宜的辦法。正如魯迅所說：「我們需要的，不是作品後面添上去的口號和矯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眞實的生活、生龍活虎的戰鬥、跳動着的脈搏、思想和熱情，等等。」三年來，我們一直是在摸索中的。

杜焯昇：我們都希望「李明」能得到眞正的「出路」。觀衆關心李明，我們更關心我們的觀衆。但「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寫的社會衝突的歷史的未來的解決辦法硬塞給讀者」；「傾向應當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不應當特別把它指點出來」。我們覺得，「出路」的第一步，就是對社會眞貌的認識，對腐朽肌理的絕望。沒有這絕望，就不會渴求一條新路。我們只是希望李明的失敗使觀衆感到這條路是不通的；期望他們看後能夠對自己的社會環境以至社會的眞貌增加一點點的理解。

電影與功夫

——委內瑞拉通訊

唐民

××兄：

已許久沒有進戲院了。最近，我去看了一場電影。這是一部美國片，講一個女歌星的成名經過，「橋」雖然很舊，但歌却頗新，演員的表演還不錯，彩色的運用又較好，所以吸引了不少觀衆，在加拉加斯已上映了兩個多月，現在仍在繼續放映中。

在委內瑞拉上映的片子，差不多都是外國片。有好些影片，都曾在香港上映過，譬如一部香港譯作《血海食人鯊》的法國片，在香港已映過差不多大半年，才在加拉加斯上映（這已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而且，香港製作的影片，亦有不少在委內瑞拉映出。在加拉加斯，有兩家經常上映港製片子的戲院，這兩家戲院設備比較差，因此票價也較低。但有些一流戲院，亦上映港製片。在一間一流戲院裏，我就看過一部香港製作的武打片。

在加拉加斯看電影，亦像香港一樣，一天四場（兩點半、五點半、七點半與九點半）。所不同的，加拉加斯的戲院，沒有前、中、後座和特等超等之分，一般僅設樓下的一種座位，只有少數的戲院，才有樓座的置備，所有的

戲院都不對號入座，觀衆買了票子，進場可以隨便選擇座位。不過，樓上的不能坐樓下，樓下的不能坐樓上，因爲這兩種座位的票價不同。加拉加斯的戲院的票價，有好多種，有的收十「雙毛」一張票子，有的收八「雙毛」一張票子，有的收五「雙毛」一張票子，有的收三「雙毛」一張票子，視其戲院的設備而定。但所有的戲院，每逢星期一都收半價。這是委內瑞拉政府規定的。同時，加拉加斯有的戲院，分A、B兩室，即兩個放映間，有一個放映間放映的時間較遲，遲來的觀衆可以進這個放映間看戲，這對觀衆會方便得多。另外，加拉加斯還有一種露天戲院，票價一律收五「雙毛」，觀衆可以駕着車子進場，坐在車子裏面看戲。而且，不分什麼時候，都可進場，因爲這種戲院是反覆更番放映的，中途進場的觀衆，待戲完了之後可以在再映中從頭看起，務使看完一套戲爲止。

在委內瑞拉上映的非西班牙語的外國片，一律配上西班牙文字幕，就像在香港上映的外國片配上中文字幕一樣。此地的華僑雖然大都能通西班牙語，但就看戲來說，他們却喜看好的港製片。當地的觀衆亦愛看香港製作的有刺激性的武打片。

說到武打片，自然離不開功夫。正確地說，是武術。在委內瑞拉，很多當地人和外國人都以爲中國人十之八九都懂武術。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一件事：有一次，我的弟弟從外面坐的士回家，的士司機問他，你懂不懂功夫？我的弟弟不正面答覆他，只說請他下車，兩人比過就能知道。的士司機是大隻佬，我的弟弟是排骨一名，但的士司機却不敢下車，只微笑着說：「你們中國人個個都懂功夫的嗎？」其實我的弟弟何嘗懂功夫？中國人又何嘗個個都懂功夫？

近年來，外國人對於中國的武術，頗爲愛好。在加拉加斯，有兩家專門教人功夫的武館。最先開設武館的是一位華僑武師。他設館授徒已有好多年了。大概是因爲學功夫的人越來越多，今年又有人從外地請兩位中國武師到加拉加斯來，另開武館。到這兩家武館去學功夫的，除了少數華僑青年之外，多是當地人和外國人。

武館教人功夫，是按月收費的。所教的功夫，亦是拳脚棍棒之類。學功夫的人，自然也不是爲了打架，一般都是爲了健身的。外國人學中國功夫，學得很勤，很認眞，對中國武師，也很爲敬重。

加拉加斯的兩家武館，都有它自己的標誌，標誌上寫着中文字，有的學生將它的標誌貼在車頭玻璃上，使人一

看就知道他是到那家武館去學功夫的。

最先設館授徒的那位華僑武師，華僑稱他爲「功夫頭」，在他的武館裏，還有跌打酒出售。到他那裏去學功夫的學生，有什麼跌打扭傷，固然是到他那裏去買跌打酒敷治，一般的華僑有什麼跌打扭傷，也多到他那裏去買跌打酒敷治的。

下次談，祝好。

弟 唐民上

坦桑尼亞英語長篇小說《血染我國大地》出版

柳玲依

坦桑尼亞的部落文學和斯瓦利語(Swahili)文學是豐富而有悠久歷史的，但用英語寫的文學作品尚很年輕。最近據《國外圖書》介紹，坦桑尼亞出版社已出版了英語文學作品《血染我國大地》。

這是一部長篇小說，作者依斯梅爾·R·姆別塞(Ismail R. Mbise)，他以一九五一年北坦噶尼喀人(North Tanganyika)爲抗議外國强佔土地而向聯合國提出著名的梅睿(Meru)土地事件爲背景，生動而有說服力地，描繪了七十年代以前作爲大國工具的聯合國的性質。他從大衆的觀點出發叙述故事。

姆別塞筆下的人物，當他們開始落入厄運，不得不同老練的西方大國打交道時，他們絕不是未開化的愚昧者，而是團結一致的、精明强幹的，繼承了不屈鬥爭傳統的英雄人物。

姆別塞指出，推動歷史前進的不是少數個人的功績而是羣衆的創造性的活力。《血染我國大地》的主人公顯然是羣衆——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被寫得很真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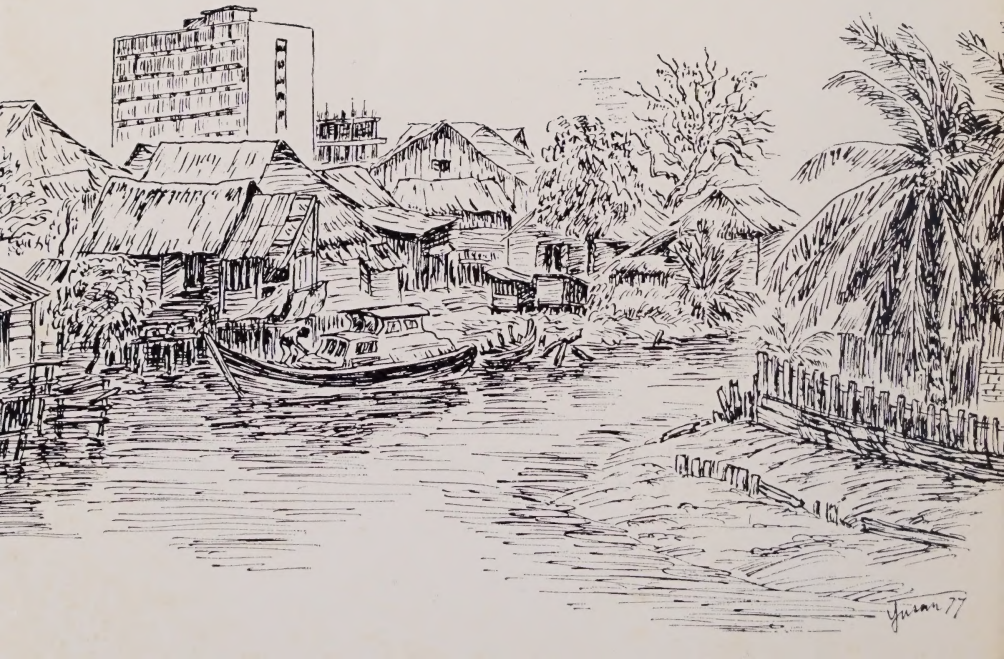
而土地本身實際上也是小說中一個重要的角色。不是金錢，而是土地和人民，才是坦桑尼亞發展的基礎。姆別塞在小說中極其深刻地說明了這一點。

外國文訊

馬六甲小景

（上）橋　（下）河畔

（馬來西亞）　育杉作



海洋文藝

第四卷　第十一期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日

編輯：海洋文藝編輯部
出版：海洋文藝社
九龍砵蘭街十八—二十六號
仁俊大廈壹樓A座
THE OCEAN LITERARY PRESS
FLAT A, 1/F, YEN CHUN MANSION,
18-26, PORTLAND STREET,
KOWLOON, HONG KONG.
發行：利源書報社
九龍砵蘭街十八—二十六號
仁俊大
印刷：大新一
香港上環
定價港幣

3 1761 11927053 6
119
no.11
77:Nov.)
NADA_HK